

孝宗敬皇帝宝训

序

皇考孝宗敬皇帝宝训凡十卷总若干条盖取诸实录所纪

宸谟圣政之深切著明者汇次成编以示继述之大于戏惟我

皇考御天下十有八年德配天地而功赞化育凡礼乐法度纪纲文物巍然焕然著在天下被之臣民固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闻也至于忧勤之念存于心而笃恭之妙自化成乎天下盖一时纪录者所不能与而亦岂训辞所能尽哉然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卓乎数千载之上而数千载之下如亲见之亦不过即典谟誓诰数篇以求其道而究其心则所以仰窥我

皇考之心者亦不能外此书而他适矣彼汉唐宋以下之英君谊辟亦岂无典训以贻子孙而无道德以为之本杂利以小其用故嗣而求之者咸泯然无闻焉是恶可同日语哉予冲人嗣大历服四年于兹盖尝面受

严训亲承

德意而躬享笃恭化成之治所谓训则有本而用则不杂矣顾于圣神功化之妙尚未敢以自信举之惧或过也安之惧或惰也急惧或前而缓惧或后也苟于是而有所未至将何以仰追

鸿烈而匹休古昔帝王之盛乎用是益增警惕冀于 朝夕佩服持循而渐有得焉庶几由周成之嗣守以驯至于虞舜之协帝夏禹之祇承者在是而后之人所以衍万世无强之休者亦于是乎在矣故既序实录之首复于是书以著纂辑之意云

正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大明孝宗敬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敬天

○弘治元年五月丁丑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天人感应之际其理甚微其机甚著盖灾异之来有因人事差失而感召者亦有人事未形而其几先见天出灾异以为之朕兆者惟在人君察识而审图之修德以禳除之语云天心仁爱人君又云妖不胜德此之谓也洪惟

皇上即位未及一年

圣心纯正天理浑然

圣政日新人欲罔开且又孝養

两宫抚爱诸弟和睦

皇后肃清宫禁宜乎和气致祥而无异也夫何近日

天寿山雨雹损坏各

陵明楼香殿兽角海马飞仙等件清宁宫后夜间有火块起落二次皆非常之变也考之载籍雨雹者阴胁阳之象又曰人君恶闻其过抑贤用邪则雹雨俱信谗则雹下毁瓦又曰火者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王者南面向明而治若贤佞分别官人有序率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嫡庶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火失其性而妖见势所必至然以今日人事验之谗邪屏迹异端斥逐冗官沙汰贡献停止赏罚不滥用度节省在廷文武群臣亦皆知畏法无敢放肆者于前灾异皆无其应若以

陛下今日之心行今日之政长久而不变二三年间天道不感应阴阳不和顺者未之有也臣等所深虑者但恐人事未见先有其几天出灾异以告

陛下欲

陛下察识而审图之脩德以禳除之耳伏愿继今以后常加脩省深思远慮防微杜渐如于决断政事必问

祖宗成宪何如合乎成宪者行之不合乎成宪勿行何也不合成宪者恐有附下罔上之私故不可行也于待左右及用人必先论其心行何如忠实纯良者任之矫伪作聪明者勿任也矫伪作聪明者恐启后日辩言乱政之渐故不可任也于听言纳谏之际必详究其言之所为何如果出于为公而无他故者从之或不出于公而颠倒是非者勿从何也颠倒是非者即系谗言或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足以惑乱

圣听故不可从也凡此皆防微杜渐之实以至于凡有以书画玩器犬马声色投间抵隙阿谀顺从取悦

圣心者一切屏逐勿令亲近则

圣心日益高明天心日益和顺而未然之灾患异常之妖孽岂有不消弭者哉伏乞圣明留意

上曰朕不德布政不均谪见于

天惟冀君臣同心各脩厥职庶灾异可弭卿等所言法

祖宗慎用人远谗佞诚切时毙当即体而行之卿等亦宜同加敬慎庶几天意可回也

○弘治二年七月癸亥早朝毕

上敕谕礼部曰近日京城雨水为灾南京又奏大风雷雨水之异朕当检身饬行祗谨天戒尔文武百官其各加修省勉图报称政事有缺失当举行改正者皆斟酌口当以闻

○弘治三年十月乙丑兵部尚书马文升奉牺牲所大祀牛羊豕每牲各混同一处糞秽不除互相抵触皮毛伤损太常寺官又乏提督之严其豕多抽分所得饲養无方往往瘦小不能称

圣天子敬

天地事

祖宗之诚孝乞敕所司预买送養备用

上命太常寺堂上官严督官军加意饲養毋怠

○弘治六年四月辛酉

上以去冬无雪至于是月不雨敕谕文武群臣曰朕以凉德缵承

祖宗鸿业宵旰靡宁图为治理乃者

天道弗顺自去冬迄今亢旱踰时田苗枯槁民庶惊惶朕甚忧惧已尝斋心露祷及遣官祭天下神祇而连日狂风屡作雨泽少降揆厥所由岂朕与尔文武群臣交脩之道犹有所未至耶自今事关朕躬者朕当究循而行之尔等与朕共理天事休戚惟均亦各宜痛加脩省革其背公徇私之毙警其因循怠惰之习固其廉慎不渝之节凡军民利病时政得失有可以兴革尔文武群臣并科道仍条奏来闻务臻实效毋事虚文用佐朕之不逮庶人事脩而

天意可回故谕

○十二月丙戌礼部尚书倪岳等奏明年正月初七日大祀

天地前期三日以孟春享

太庙值大祀斋戒之始宜免行饮福受胙礼

上曰庙享固重事而祀

天尤重今既值郊斋暂免饮福受胙庶为得礼其如议行之

○弘治八年四月戊寅太常寺以

郊庙山川社稷坛及先师孔子庙祭服乐器俱岁久敝怀乞命所司脩治之

上曰礼莫大于祀天而乐废坏不称心甚怏然其祀

天中和乐特令御用监制造其余祭服乐器皆令工部造办如式用副朕敬神之意

○弘治十六年正月乙亥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言今日早太监陈宽等传示

圣意以

郊祀重事欲待二月另择吉日亲行大礼臣等仰见

皇上敬

天之诚纯笃如此

上帝监临必加显佑伏惟

圣躬至重必须倍臻康泰乃可亲事从权改卜于礼亦宜

上从之乃以二月十一日举行

郊祀礼云

○十二月辛丑吏科给事中许天錫奏

皇上嗣大历服以来恭默体道兢虔事

天每当

郊祀之期殚致精明之德又恪遵成宪誓戒百官顷年以来文武官员自受戒之后往往放肆惰慢溷渎精禋臣实惧之今王春在迩大礼将兴乞敕礼部严加禁约违者罪之仍行南京诸司一体斋戒约礼部覆奏从之

法祖

○弘治元年五月丁卯南京刑科给事中周纮等言

皇明祖训乃

太祖高皇帝贻谋家法诚国家万世之成规伏望

陛下常在心目若首章之要曰人之奸良固为难识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则误国自此始持守之要曰朝堂决政众论称善即当施行或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权谋与决皆出于已慎国政之要曰广耳目不遍听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

陛下试思所以察奸良谨持守慎国政者果不违于

祖训欵宫中府中裁处万几一以

祖训而省察焉则

陛下之心即

高皇帝之心

陛下之法即

皇高帝之法而天下无难处之事矣且君臣上下分虽相悬而元首肱股一体无间今常参者旧例之朝仪面奏者有司之细事其得奉清闲侍左右委托腹心运筹帷幕不过近习便佞而已伏闻我

祖宗列圣延见臣僚无间朝夕或于大诰首著君臣同游之篇或于燕饮命赋醉学士之歌或召对便殿从容赐坐或同游内苑相与赋诗真有都俞吁咷气象所以百二十年来天下治安民享其福伏望

陛下万几之暇命内阁府部大臣及文学近侍等臣以时请对更番上直凡政治之得失军民之利病从容咨访面与裁决则不惟君臣上下情意交孚无偏听壅蔽之患而群臣心术邪正才识短长举不能逃睿鉴之下矣

上纳之

○弘治三年八月丁亥礼部覆奏南京守备官请增

奉先殿每日供献品物谓

德懿熙仁四庙品物定自

太祖

高庙品物定自

太宗豐俭适宜莫敢增损若谓朝廷尽祀先之礼欲其豐盛虽竭天下之奉亦何所不可致而其中牲口杂羞不过鸡鹅羔饼其俭约如此盖欲以俭德示

圣子神孙俾万世守之以为家法臣下岂敢擅议增减但南京光禄寺所支生料数少恐为厨役之累乞量为增给

上以为然令间日增鹅一鸡二

○十二月戊辰礼科给事中王纶言人君一身万化之原養之不可不周保之不可不至

皇明祖训有曰凡吾平日持身之道无优伶近狎之失无酣歌夜饮之欢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恣之专此我

太祖正心保身之道伏望

皇上远宗帝王近守家法则精神内固而万寿无疆矣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者

皇明祖训有曰察情观变慮患防危如履渊冰心胆为之不宁晚朝毕而入 晨星存而出此我

太祖勤身励行之道伏望

皇上丙枕不寐平旦有为视朝不至于太迟裁处不专于左右则内无失德外无失政而庶绩咸熙矣下礼部议

上从之

○弘治六年闰五月乙卯礼科左给事中夏昂奏迩者

皇上昧爽临朝早决几务凡臣下言事即今所司看详次第举行又节省光禄寺供用等物皆勤俭之盛德但一日二日万几惟常接于目而不忘斯有警于心而不替窃观我

圣祖尝取古帝王嘉言善行书寘殿庑伏望

皇上以

圣祖为法命翰林儒臣历考前代帝王以至我

祖宗勤俭德政或为铭为箴或为说为文或直录其事务在明白书之屏间寘之便殿以警于朝夕

上纳之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酉

上以

祖宗制度散见不一无所会粹乃命儒臣以

皇明祖训及诸司职掌口诸书因革损益之大者会粹成编名曰大明会典欲梓行天下亲制文序其首曰朕惟自古帝王君临天下必有一代之典以成四海之治虽其间损益沿革未免或异要之不越乎一天理之所寓也纯乎天理则垂之万世而无弊杂以人为本施之一时而有违盖有不可易言者唐虞之时尧舜至圣始因事制法凡仪文度数之间天理之当然无乎不在故积之而博厚发之而高明巍然焕然不可尚已三王之

圣禹汤文武视尧舜固不能无间而典制寝备纯乎是理则同是以雍熙泰和之盛同归于治非后世之所能及也自秦而下世之称治者曰汉曰唐曰宋其间贤君屡作亦号小康但典制之行因陋就简杂以人为而未尽天理故宋儒欧阳氏谓其治出于二其不能古若也夫岂无所自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至圣之德驱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举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议之遵古法酌时宜或损或益灿然天理之敷布

神谟圣断高出千古即近代积习之陋一洗而尽焉我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宪宗纯皇帝

圣圣相承先后一心虽因时损益而率由是道百有余年之太平端有在矣朕祇承天序即位以来蚤夜孜孜仰绍

先烈而累朝典制散见叠出未会于一乃敕儒臣发中秘所藏诸司职掌等诸书参以有司之籍册凡事关礼度者悉分馆编辑之百司庶府以序而列官各领其属而事皆归于职名曰大明会典辑成来进总一百八十卷朕间阅之提纲挈领分条析目如日月之丽天而群星随布我

圣祖

神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乎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太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遂书以为序

○弘治十七年三月壬戌

孝肃皇太后崩内阁大学士刘健等题臣等窃惟事莫大于送终礼莫重于祀享兹者

大行圣德慈仁寿太皇太后鸾驭上升

山陵伊迩祀享之礼宜预讲求查得成化四年间

慈懿皇太后崩逝之日群臣会议有

二后并配之文窃闻当时

先帝遇天下难处之事群臣为委曲将顺之词或者犹不能无疑焉然奏议虽成于当时而奉行则始于今日仰惟

皇上承

宗祧之重为纲常之主所宜至详至慎而不可少有忽焉者也伏望特敕礼部集议

稽本朝

祖宗之庙制质古先圣王之训典务合大公允归至当俾行之于今而无憾垂之万世而有光臣等不胜至愿

上命礼部会多官稽考典制详议奏闻礼部乃会皇亲公侯驸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六科十三道等衙门议谓

宗庙之礼乃天下之公义非子孙得以私之万古纲常有不可易者自古昔以来殷周七庙父昭子穆各有配座一帝一后礼之正仪盖阴阳相配之礼也下至春秋以鲁隐之国而书考仲子之宫胡安国传云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以此观之春秋之世去先王之世未远鲁秉周礼先王之制犹有存者祖庙无二配故也先王之制概可见已伏睹

宪宗纯皇帝成化四年敕谕群臣有曰朕心终不自安敢窃窥我先帝之至情以重违

慈意不得已而勉从群臣并配之义群臣欲权以济事亦不得已进此议也据正礼而区处适宜仁□□尽足以上副

先帝在天之遗志端有待于今日稽之周礼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是则太母特立庙以祀不失尊崇之礼自周然矣诗所谓閟宫是矣唐宋礼制无常初正终乱固无足言但其间推崇太后不配食祖庙者则别立殿以享之亦得閟宫之义至我国朝祖宗太庙之建一遵古典损益得中迄今已溢

九庙庙皆有配其配无二宏规远模成宪已定又于禁廷内建奉先殿得以朝夕供荐孝思之情委曲详尽仰惟

皇上继统动率旧章而举无不宜兹遇

大行圣慈仁寿太皇太后上仙朝夕不离丧次悲哀动乎中外传之万方谁不仰感圣孝之无已也但孝心无穷而礼有限节享祀之礼当归于至当所有奉安神主宜于

奉先殿之外相应处所建一新庙如诗之閟宫宋之别殿岁时荐享一依太庙奉先殿之仪祀专而且近礼勤而且便隆名徽号仍称

太皇太后极其尊崇永受万年之享则情义两尽罔极之恩以酬严祖之道以著而大孝之实垂诸万世无强口

上曰祀享重事礼当祥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庙制既已明白都准议特建庙奉享仍称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亲之意后世子孙遵守崇奉永为定制

圣学

○弘治元年二月辛酉

上将闻经筵命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等会举讲读官以

闻赐敕谕勉之曰朕嗣守鸿业君主万民夙夜惓惓思所以答

上天之眷副

祖宗之托务广听纳以济世隆平然非讲学则何所资以成其功况经筵盛事累朝举行朕何敢缓兹将以三月十二日御经筵命尔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与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知经筵事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刘健同知经筵事礼部右侍郎倪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汪谐程敏政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傅瀚陆鉉周经国子监祭酒费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张昇谢迁吴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董钺王臣兼经筵官吉溥敏政鉉经迁日侍讲读翰林院等衙门儒臣分直侍讲夫明众理所以立致治之本学古训所以为明理之要卿等其尚笃于辅导善于启沃毋曲说以徇好毋隐词以昧义必使言究乎理理契乎心朕当举而措之行事俾治功底成民被休泽岂惟遂朕仰承

上天

祖宗眷托之愿而卿等引君当道之责亦无愧焉钦哉故谕

○三月癸酉

上视学行释奠礼御彝伦堂授经于讲官祭酒司业赐之坐讲祭酒费闇讲商书说命惟天聪明一节司业刘震讲周易乾卦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一节讲毕

上宣谕师生曰六经载圣人之道讲明体行务臻实效尔师生其勉之

○弘治三年三月丁巳户科给事中屈伸言古昔帝王无日非讲学之时无往非讲学之地贾谊所谓帝入五学者今已无其制矣所赖以助成

圣学涵养

圣心者不过月有经筵日有直讲而已奈何一岁之中以大寒大暑而辍讲者凡四五月一月之中能举行其礼亦仅十之二三儒臣接见之时少而宫闱退处之时多儒臣开导之言寡而左右引诱之言众是不免孟轲氏之一暴十寒之喻矣伏望

皇上时御经筵日临直讲闻于耳而思之心得于心而见之行体贴扩充以成

圣学以断大政天下幸甚

上曰帝王之学以养心为要经筵日讲所以涵养此心诚不可以寒暑辍所言良是日讲近已有定期矣所司其知之

○弘治十六年五月己丑

上谕内閣儒臣曰通鉴纲目并续编深切治道朕欲便于观览尔等撮取节要撰次一本仍分卷帙陆续进呈翌日可礼监传旨欲自三王五帝以来历代事迹通为一书且命名曰历代通鉴纂要

○弘治十七年九月丁巳

上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以边事少顷又曰昨令李荣来说日讲时讲官陈善

闭邪陈字解作陈说未明止作敷陈乃可耳健等因奏曰昨李荣又言以善道启沃他他字不是诚如

圣谕

上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为不若启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计大抵讲书须要明白透彻直言无讳道理皆书中原有非是纂出若说不尽也无进益且论思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可传与讲官不必顾忌昨所讲却似有顾忌耳是日

天颜甚悦似有为昨日所传未的恐因此有所观望故特示详悉如此

圣孝

○成化三十三年十月己卯

上谕礼部臣曰朕以凉德获嗣丕基哀疚之中凡内而尊崇大礼外而抚绥大猷次第举行痛惟朕

生母恭恪庄僖淑妃鞠育劬劳恩深罔极今赖

三灵之佑托于亿兆臣民之上奉养莫逮风木之感实切于衷矧议政之初

圣慈仁寿太皇太后

皇太后圣旨咸谓

母妃须进名位式昭庆源因令辅臣考据春秋大义前代明君英辟定典口请于二圣欲遣官奉册宝诣

陵园尊为

皇太后用垂隆名于永世俟

皇考梓宫发引有期预启祔葬庶少罄孝忱于万一尔礼部具仪择日以闻

○壬辰追尊

圣母淑妃为

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遣官诣

陵园行恭上册宝拜祭告礼其册文曰

孝子皇帝臣 谨再拜稽首言臣闻德莫厚于追远孝莫大于显亲允怀鞠育之仁爱致追崇之典宣昭懿范式展孝思仰惟

皇妣恭恪庄僖淑妃天资温惠坤德柔嘉体道思齐美溢乎彤管含章履正动仪乎紫庭孝敬嘉于

圣慈贤淑简于

先帝茂膺多祐梦占怀日之祥诞育冲人序属承

天之统恩施罔极德报无由奈淑命之靡融心伤陟屺顾天下之可养诗废蓼莪睹汉家尧母之门增宋室真皇之恸拟迁旧殡升祔

茂陵惟尊称莫大逮于生前斯美谥宜加于身后虔涓吉日特举缛仪 遣大臣寅奉

册宝上徽号曰

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伏惟

懿灵如存膺兹盛典陟降左右上从

圣考于九天默佑本支益衍

皇图于万世呜呼哀哉臣 稽首顿首谨言

○十一月丁未

圣母孝穆皇太后既祔葬

茂陵

上敕谕礼部曰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祔葬毕日宜有奉享

神主之礼尔礼部其会文武大臣议处来闻于是礼部会同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等官张懋等议得周礼春官大司乐之职歌中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谓姜嫄也至宋则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别庙之享章献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兹者恭遇

孝穆皇太后祔葬

茂陵所有

神主宜于

奉先殿傍近宫室改为别庙以礼安奉岁时祭享悉如
太庙

奉先殿之仪仍乞敕奉迁官于祔葬毕暂奉

神主于

茂陵献殿以伺二十四日

宪宗纯皇帝祔

庙礼毕启行于二十六日入城得旨

奉先殿傍近无宫室堪改别庙尔还再议来闻礼部复会官议

孝穆皇太后祔葬毕日

神主宜暂建别庙奉享庶合古制但

奉先殿既无傍近宫室堪以改作合当于享

宪宗纯皇帝几筵之右别设幄殿一所以事奉享仍乞敕内官监相度相应吉地营建别庙完日奉迁

神主享祀如仪

上曰亲终当祭以礼尔等既考论明白准议乃定奉安

神主之殿曰

奉祀殿

○弘治二年十一月丁卯

上以

孝穆皇太后宗支访求未得乃敕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都御史秦纮曰朕奉祖宗丕图君临天下夙夜惓惓所不敢忌者

皇母孝穆皇太后劬劳罔极之恩无能为报去岁尝命内外官员于广东贺县寻访母后宗亲加之恩典用以上慰

圣母在天之灵下以少纾朕夙夜之忧不料访察非真以致今岁广东连山县民李福自陈的派而纪贵纪旺以獐人冒认事下该部覆奏令廷臣会审情词俱有可疑朕诚不能为怀特差科道官再加体访乃闻有惧罪密遣奸细去彼打点弥买嘱里老亲邻人等欲令颠倒是非混乱真假者果若此则的派何由可得彼小人情弊安能逭其罪哉茲事最重朕以卿风宪大臣素秉公直特专委托敕至卿即差的当土人于连山贺县及湖广江华县崇池乡等处密切体访仍出榜于三处晓谕乡村镇市土獐人等有能知灼

圣母孝穆皇太后宗姓源流明白真正者许从实开报审究来历果有根据即为奏闻重加升赏体访之际如有似前扶同欺罔夤缘回护以假为真以真为假者必重罪之其有奸细之人即解京处治使小人之计不行斯为允当夫孝有不及而推本惇亲以尽区区之心者此朕之不得已也卿其体斯至意毋怠毋忽庶无负于委托钦哉故敕

○弘治三年八月庚寅户部会官上议曰

孝穆皇太后宗亲在昔兵燹之余人民奔窜岁月悠远往事已无踪迹求之恐愈久愈渺况前日已误信李父贵等滥授官爵今日岂容再误请仿

太祖高皇帝即宿州为

孝慈高后父徐王立庙事例为

孝穆皇太后父母定拟封号立祠于广西附郭地方春秋遣布政司官致祭即以没入李父贵等贺县田八十亩为奉祭之资似为得宜

上曰

孝穆皇太后早弃朕躬朕每念及此戚然如割初谓宗亲尚可求访故寃受百欺有所不恤今卿等既谓岁久无从物色请如封立庙岁时致祭以仰慰

圣母在天之灵是或一道矧

皇祖既有故事朕心虽不忍又奚能违其悉准所议

○弘治八年正月丙申以

太皇太后圣体未安免庆成宴颁胙于文武官之该宴者

○三月壬辰

太皇太后以

圣体康复诰谕

皇帝曰粤自

英皇代予正位长乐

宪宗皇帝克尽子道以天下养二十四年无异一日孝心笃至天下所无足以表仪
万民垂法后世予观所著孝顺事实诸书所载罕有其比暨

皇帝嗣位实能继述先志敦尚彝伦奉养之礼至隆至厚乃去年七月予偶婴疡疾
皇帝夜起祝

天眷郊罢宴问安视膳寢食靡遑倾者医药奏功饮食如旧老年病体竟底康寧以
昔校今父子一道

天地所临

祖宗攸鉴徵诸孝治必有休祥予心嘉焉是用宣之于辞以表诚孝故谕
上乃奉表称谢表文曰伏以

慈颜康豫顿回海宇之春

圣训昭宣载睹月星之象思沾九陛劝动六宫恭惟

圣祖母太皇太后陛下化同坤育道配乾刚承

烈祖之宏休泽延嗣续毓

先皇之盛德养极尊亲顾慈孝之相成实邦家之共戴方向期颐之福偶违旦夕之
和臣心切问安职当尝药庆成罢宴敢同臣下之娱露祷输诚冀获

神明之佑此子孙之常分何继述之可言比者

九庙降祥

重閼协庆乃归功于定省复示宠于褒嘉臣俯念眇躬劬劳未报仰承曲谕惭惧交
拜敢不誓竭微诚勉图至孝占千年之龟筴预兆嘉祥捧万岁之鹤觴益隆寿祉无任欣
跃惭悚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盖

太皇太后不豫时感

上诚孝谓天下之物皆

皇帝所有无以为报故托之文辞以彰

圣孝且命副藏内阁传之无穷而

上仰念

慈德具礼申谢

祖孙之间慈孝兼至诚可为万世法也

○弘治十一年十月乙亥晓刻

上遣太监萧敬召内阁臣于左顺门宣旨曰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

圣祖母彻旦不寐今尚不离左右欲暂免朝参可乎时大学士刘健有事于西山李
东阳谢迁对曰宮闈大變

太皇太后圣心震惊

皇上问安视膳诚孝方切事在从宜即宣鸿胪寺免朝一日可也敬复奏乃命免朝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乙亥

上奉迎
太皇太后还居清宫是日
太皇太后诰谕
皇帝曰予惟自古圣帝明王以孝治天下者必有以隆国家之庆绵宗社之休历考
载籍昭然可见我朝
列圣相承世隆孝德彰示表仪
皇帝圣孝自天克惇
先烈以自即以来予享天下之养盖已有年尊奉之隆承顺之笃在昔罕比乃去年
十月回祿为变清宫灾
皇帝祇惧震惊不遑寢食躬率
皇后皇太子视膳问安勤劬之诚达于颜面孝敬之德格干神人是以中外臣民皆
能上体至意奔走服役新宫重建不日告成奉予还居意甚安适予嘉
皇帝之孝不能自己爰叙兹美用宣予怀自今伊始其必诸祥协应百福攸同寿历
万年子孙千亿以益弘无强之祚是予愿也故谕
○弘治十七年三月壬戌
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崩
上朝夕不离丧次悲哀动中外越五日文武百官请
上初七日视朝
上批答曰朕哀痛方切未能视朝所请不允次日再请
上批答曰朕朝夕丧次未忍暂离卿等乃累疏恳请谨遵
遗诰初八日视朝至日
上服缞服御西角门二十七日服满二十八日百官易乌纱帽黑角带青圆领皂靴
侍朝
上仍白翼善冠白袍腰绖御西角门视事俱不鸣钟鼓宫中实行三年之丧盖
上天性纯孝初至东宫进学时讲官以文华大训进讲
上辄起立俟讲毕乃复坐其事
太皇太后奉养尤极尊隆有疾亲侍汤药忧形于色事
皇太后亦然视古帝王之孝实无所愧云
○四月庚申
上传旨谕礼部臣曰朕服制虽遵
遗诰中心哀痛未忍尽从吉典每月朔望日暂免升殿百官常服于奉天门朝参遇
节免宴百官勿著红衣凡大节免行庆贺礼各王府拜南京及在外各衙门预行文知之
不必差官赴京
教太子

○弘治五年三月丁丑

上命皇太子名 賜敕谕之曰朕惟君天下莫先乎德而德明惟明尤君道之所重故书称尧曰光彼四表易赞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此之谓也咨尔元子皇后所生天资秀发日表英奇福庆诞钟统承攸属兹特赐名曰 夫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尔当顾名思义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全所得天赋之正理而无或蔽极所存心体之高明而无或累扩而充之向明之地惟德以居文明之治惟德以成惟德以昭格上下神祇惟德以丕显丕承莫烈允若时则四海虽广兆民虽众无不在于照临之下而朕之主器永为得人

祖宗万万年大明之基业足以传嗣而有光矣尔惟钦哉服此明训

○弘治七年正月壬辰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言自古帝王之君天下未尝不以教太子为先务

皇上敬

天勤民法

祖图治眷生元良宗祧有托此诚国家万年无强之休也臣闻皇太子姿表异常质性聪睿今良知良能未有所诱早教豫养正惟其时伏望选择醇谨老成颇知书史宫人怀抱扶持于凡言语必教之真正而非礼亵狎之语不使之闻于耳于凡行步必教之端庄而非礼邪僻之事不使之接于目教之不忍教之有仪以养其仁义之心教之恭肃教之分别以养其礼智之心如内庭之曲宴钟鼓司之承应不使之观元宵之鳌山端午之龙舟不使之见以至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诵其言目观其像以惑其心志一二年以后又严敕东宫老成内臣先教之诵习孝经使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与夫上天之所当畏

祖宗之所当尊百姓之所当爱财物之所当惜至其八岁教之诵诗读书使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及设立官僚之时仍敕内阁会同各衙门堂上官慎选名实相符才德老成学问该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浅露心术不端者不使之与自此日出春宫讲论经书涵养德性与凡世事委曲在所周知人物贤否在所当辩如此则内外辅导咸得其人而

星太子之德将有日进而人不及知者矣臣叨任六卿之重云岁又蒙加太子少保正系东宫辅导之官受任以来夙夜惶惧顾无以图报万一因读文王世子篇及宋儒真得秀所进大学衍义之说而有感焉不胜犬马惓惓之意敢以此为献

上嘉纳之

○六月丙寅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郭维言人主垂无穷之统其本惟在于太子而太子之善则又在于辅臣稽诸往古益辅启以衍夏祚四百余年伊尹辅太甲以衍商祚六百余年周公辅成王以衍周祚八百余年秦非不爱其子非不欲享国如三代然以李斯赵高为辅其平昔所以教之者皆致亡之道也尚何能保有其国哉汉昭帝年方十四即能辨霍光之譖然终不能为汉贤王非以辅之者不学无术之人乎今

皇太子聪明异常正选择辅佐之时臣愚以为师傅讲读之官必须择取平昔孝行

彰闻忠荩著称严毅方正学术无偏者为之其侍御仆从之臣亦必择取平昔志操端洁威仪谨恪慈祥笃实者为之其轻浮浅露检邪忌刻之徒一切勿取则前后左右罔非正人自然可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异日尧舜之德雍熙之治皆自此出矣奏入

上命所司议礼部议谓经所言与兵部尚书马文升前所言之意合皆深得古昔教养太子之遗意我朝

列圣继统率循此道故建储之后出阁之际必慎选名德以充讲读辅导之任凡左右仆从之职亦皆遴选以充彝典具在皆可举行伏惟

圣明监帝王之法遵

祖宗之制博求其人以专其任

宗社之休生民之福端系于此

上曰慎选端人辅导皇储各官所言诚国家要务尔礼部其记之待皇太子出阁以闻

○弘治十五年二月壬子建昌伯张廷龄奏皇太子正位东宫已经十载宜敕随侍儒臣朝夕辅翼谕以善道益其见闻日与讲论修身治平之道礼乐教化之端取其善以为法恶以为戒诚能缉熙睿学他日推诸政事不患天下之不治矣

上曰辅养储德诚为重事皇太子年渐长成正宜及时进学卿言具见忠爱今后辅导等官务宜逐日进讲毋得虚旷岁月

○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

上不豫召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至乾清宫

御榻前面谕有曰东宫聪明但年幼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

○辛卯

上召皇太子至前面谕曰朕不豫皇帝与东宫做礼仪悉依

先帝遗典祭用素羞东宫务遵守

祖宗成法孝奉

两宫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怠毋荒永保贞吉

谕宗室

○弘治元年二月甲辰晋王知烊奏世子奇源以母薨乞庐墓礼部覆奏

上不许与王书曰承喻世子先因母妃患病躬侍汤药徒步祷神及后薨逝欲于安葬毕日庐墓以终丧制且又虑叔祖年高侍养有缺不忍离侧此可见其孝心纯至宗室有此良足嘉尚但古人有云附于身附于棺必诚必信谅世子于送终之礼必已尽心而无遗悔矣古人又云事亲者左右就养无方今叔祖春秋已高世子正当朝夕侍奉不离左右况宗藩继序所系尤重岂可轻身久处于外乎兹特令世子送葬掩圹之后即循常道回府侍养至于三年之内居处之奉服食之制哀思之诚则在世子自尽其心如此则送死事生两得其道不惟于

祖训无违而于宗族化导风俗归厚寔不又有光乎叔祖其知之

○十月丁未先是晋府永和王奇清卒其禄米当截日住支至是晋王钟铉为之奏乞全支以治葬事拜贍给遗孤户部覆奏

上曰山西地方艰难其民力竭矣王所奏虽重为亲亲计然如吾民何矧王府班禄之制

祖训具在朕不敢违其令以十月终住支

○弘治二年二月辛卯晋府送所选仪宾赴京礼部言内二人年尚幼宜送本府教授处读书三年待其长成方许成婚且请限以年岁道行禁约

上曰今后各王府选择仪宾须年及十五以上人物长成者始许具奏成婚如以幼小不称之人朦胧选奏其长史教授等官俱治以罪

○三月壬戌诏免崇王见泽来朝王自以之国年久欲援襄王例来朝

太皇太后礼部言王国地方灾伤宜慎守封疆未可轻动恐贻他患

上曰王朕至亲欲许朝见

太后因得叙亲亲之谊卿等既以地方藩屏为重义难独违其贻书止之

○六月戊申徽王见沛奏欲照德王例往祭中岳嵩山之神

上曰王藩屏为重且中岳不在封内未可轻动因贻书止之

○九月丙子徽王见沛奏河南左布政使徐恪擅革本府承奉司吏请治以罪

上以

祖训条章并诸司职掌俱无承奉司吏典贻书谕王及各王知之

○弘治六年五月丁丑鲁府镇国将军阳銖阳与口金请辞常祿以赈饥民

上曰阳銖等所奏诚义举然常祿不必辞其降敕奖谕之

○弘治八年三月己丑德王以其妃刘氏薨奏请自往贲所看视及令世子祐榕春秋祭扫

上曰

皇祖训戒子孙惓惓以谨出入为言坟所离国城远岂宜数往今叔王葬妃宜止往视一次每岁春令世子祭扫

○弘治十一年四月辛卯雍王祐樞乞裁革衡州府税课司及衡阳县河泊所原设官吏而以二处岁辨课钞则本府管业供祀下户部议谓亲王岁祿万石足给公私之费而二衙门税课例充本处文武官折俸此

祖宗成宪万世不可改者宜勿许

上曰自今诸额办钱粮衙门各王府不得请求著为令

○弘治十六年十月壬子给申懿王妃项氏养贍米岁一千石王无子又无旁支承继故特优赐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寅赐晋王知烊书院额曰养德仍赐以五经四书性理大全

等书从王请也

○五月己未鲁府镇国将军阳銖奏天下疆宇如旧而人口增加地产之外更无余利凡宗支之费养贤报功之典与夫廪禄军国之用皆出于民将来供应无穷何以处分乞敕所司著令凡宗支请求地土及一应出办于民者俱杜绝之

上曰各王府再不许分外陈乞田地课程等项若奸顽之徒投献拨置而承奉长吏等官不能以道匡辅者均罪之

褒宗室

○弘治七年五月甲午代府灵丘王教授谢谦以王长子成鋐儒雅笃厚存日日再问安无间风雨寒暑王有疾亲尝汤药衣不解带每吁天愿以身代及王薨哀毁顿绝良久方苏水浆不入口者四日寝苦枕块未尝少离丧次徒步送葬行四十余里毕结庐墓侧有野兽如虎旋绕墓域后已母命不得已乃归请赐敕褒嘉或表以坊牌俾宗室知劝

上赐敕奖谕之曰尔以朝廷懿亲克敦孝行比教授谢谦等具述其事来奏朕览之良用嘉悦惟国家以孝治天下凡臣民有孝行者必命有司旌异况宗室乎是用致书褒奖且以风励诸藩同修美德尔尚移孝为忠益尽夹辅之功均享承平之福岂不美乎故谕

○弘治十一年五月己巳山西平阳府知府杜忠奏晋府西河靖恭王之子镇国将军钟铭钟铁俱有孝行幼丧父恸哭不食母妃萧氏力劝乃止事母尤孝每食兄弟常侍侧遇时物不奉不敢先尝母尝病兄弟焚香吁天乞以身代病果愈十年疾复作兄弟日夜侍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乃进及卒哀毁不食者三日将殡霖霖连朝殡出而霁道路观者数万人皆以为孝感所致嗣是守墓负土日夜号哭不还欲终丧庶母王夫人百方劝之乃还仍敝衣草屨哭奠如初丧请旌表以为宗室劝礼部议谓宗室无立碑旌表例请如例赐敕奖谕从之

○弘治十五年五月丙戌楚府长史司以世子荣<彑戒>孝行闻

上致书楚王曰世子荣<彑戒>天性至孝母妃周氏遘疾朝夕吁天求以身代居丧哀毁葬时多雨祈晴即应奉终既至生事尤周侍寝问安承颜养志内外传播人无间言夫孝者百行之本忠君使众恒必由之况宗室懿亲四方其训风化所系良亦匪轻用是致书叔祖其以朕意特谕世子重加褒奖以励将来俾益懋孝诚永有令誉惟叔祖亮之

○弘治十八年三月庚子周府辅国将军同铭请辞禄米三之二以助边饷或留为赈贫之用户部覆议谓同铭念及民贫边虚欲辞常禄志节可嘉比之他府常禄之外累乞增赐者大有不侔班禄定制岁有常禄义不当辞宜降敕旌奖用彰令誉关支禄米如故更通行各王府俾之互相劝勉以励廉退之节长清俭之风从之

厚宗室

○弘治六年五月壬午代府庶人成凿以辅国将军坐罪革职八年无口粮至是疏

母妻妾子女并已六人请照庶人口粮例支给养膳户部言六人岁得总数多于奉国中尉是有罪者与无事等请用幼子女例人月给米一石岁绢一匹

上不从命照例给之

○弘治十五年四月甲子秀怀王之女顺义郡主为其子周凤乞官兵部执不可上以王无后郡主又尝育于宫中与他郡主不同特官凤为锦衣卫所镇抚不为例遵旧制

○弘治元年九月壬午刑部尚书何乔新奏旧制提人勘事所遗人员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所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

祖宗防微杜渐之深意也而京城内外提人乃用驾帖既不合符真伪莫辨倘有奸人矫命谁则拒之请自今遣官出外仍给批文以防奸伪

上曰提人勘事必给精微批文以防奸宄乃

祖宗旧制不可不遵所司有如例行之应给批时毋得稽误

○弘治八年十月庚申礼部尚书倪岳等言永乐宣德间造各王府规制俭约近来务极宏丽伤财害民乞敕内官监今后凡造王府悉遵永乐宣德间式样画图务从俭约以恤民困

上曰既永乐宣德间王府规制皆

祖宗所定诚宜遵奉所司其备查以闻

○弘治十年十二月丁亥南京钦天监主簿诸昇奏历法有差乞命大臣为总裁选通晓天文历理之人改定历法礼部覆奏国初更定大统历颁行天下其法至精至密百余年来凡以推步测候颁朔授时鲜闻有失若必欲更改岁差求合天度事体重大有非臣下所敢议者况私习天文律有明禁以故通晓历法者亦未易见又昇所奏亦自有讹桀请治其罪

上曰历法事重不必轻易更改诸昇姑宥之

○弘治十二年四月庚寅先是以内台官奏拨锦衣卫余丁百人执洒扫役人月给粮一石光禄寺仍日给直米八合户部尚书周经等奏以为不可

上以业已准行不允辛复之言

祖宗设立内台典以内官职专占候不惟欲知灾祥之便又以关防外台之欺其地至密所以看守洒扫皆不使外人得预独与各监局异者盖防微杜渐为久远之虑也况私习天文律有明禁今一旦增入外人名为看守洒扫自典守者论之似为便利诚恐日复一日往来稔熟奸者设心以潜伺愚者腾口以妄言鼓惑众听致误大事未免追究倡议之人故与其钤束于后孰若痛绝于初与其爱惜成命于一时孰若慎重成宪于万世况京操余丁劳苦万状止支粮四斗今内台应役有何勤苦而廪食乃加厚至此恐失京操者之心异日惑比例陈请太仓之粟糜费何有止极伏望收回成命仍禁自今不得违例奏请庶事体允当

曰内台禁密之地诚不宜外人出入卿等所言有理余丁俱革回原卫当差厚勋臣

○弘治十三年三月乙卯朔初忠勇伯蒋信永乐中累功受封子善袭爵而卒无嗣有旨给其母夫人王氏养膀米月十石原赐庄田仍与其子孙耕种至是王氏亦帝家人姚信等以信前赐诰券盔甲等物进缴因请仍存庄田以供祭祀

上命所司量给之

○弘治五年八月庚戌初定国公徐永寔禄米岁支本色千五百石折色千石成化初以久病闲住各减其半至是其妻叙先世功伐以请命与全支不为例

○弘治十六年十月癸卯南知句才寿祥以马政废弛停禄米寿祥奏本年禄已预支乞免追户部议以明年照数补偿上特命蠲之

议礼

○弘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丁未

上敕谕礼部曰朕惟古者天子九庙而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其他则以次祧迁有常制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区宇肇正纲常追祀

德懿熙仁四祖同殿异位情文且称

列圣相承昭穆有序至于

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庙已备兹者

皇考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山陵将毕升祔有期当定祧迁之制矧惟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祔葬毕日宜有奉享

神主之礼尔礼部其会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司经局及科道掌印官详稽古制斟酌情文议处来闻务遵典礼足垂万世用成朕尊

祖敬

亲之大孝钦哉故谕

○弘治元年三月戊辰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言臣近陈愚见谓

皇上视学释奠先师孔子当奠币用乐爵当三献分献官当陪拜奉旨分献官拜礼准行其余仍旧臣窃又以为我朝

列圣即位之后所行之礼有一行而不再举者惟耕藉田及视学二事然耕藉田有奠币三献斋戒省牲之礼何独与视学释奠而乃不然乎昔

太宗文皇帝将视太学命礼部详议礼仪尚书郑赐言宋制谒孔子服韞袍再拜

太宗曰见先师礼不可简必服皮弁行四拜礼其事载诸五伦书人以为

太宗尊师重道之意超越前古今

陛下释奠先师而礼比先农则载诸史册传之万世岂不为盛事哉命复下礼部会

议于是礼部及詹事府国子监翰林院春坊等官言礼记凡学释奠释菜皆祭之略者故以行礼而行释奠则无币差厚于释菜之意即今

天子视学所行是也以报功口行释奠则有币即今二丁所行是也三代之礼无所口考汉祀孔子未行释奠唐制天子北面跪祭周广顺二年车驾幸曲阜始拜奠祠前宋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谒文宣庙始襪袍再拜至我朝

太宗皇帝视学躬行一奠四拜之礼尊师重道蔑以加矣

列圣相承率循无改至成化元年始加牲用乐虽极尊崇之礼然既非释奠之正又非释奠之全卒致纷纷实由于此此则所谓有其举之莫之敢废者矣今恕言奠帛三献之礼必须读祝饮福受胙始为全备原无旧典固难擅行其欲比依先农之祀又系大明集礼所载洪武旧制亦难擅改宜但于视学之前致斋一日至期加币一乐设而不作余仍其旧

上曰尊先师当以礼成化初既有所举今惟加币用太牢改分献为分奠其余仪物俱从永乐年例行

○十月戊申礼部奏去岁

宪宗皇帝神主升祔

懿祖皇帝神主奉祧而岁暮之祫当合毁庙之正而祭之安奉于

德宗皇帝室内以俟后殿之成今者始行岁暮祫祭宜遣官祭告至期更奏祫祭事宜行翰林院改撰祝文及令太常寺至期陈设

懿祖皇帝御座于

太庙正殿之左

熙祖皇帝之上衣冠等物同时陈设祭毕仍旧安奉著为常典从之

○弘治十六年八月癸卯吏部尚书马文昇言臣伏闻宣德间有旨

仁祖忌辰诸司悉免奏事自

太祖至

仁宗生忌俱辍朝一日其后不知始于何时

仁祖忌辰照常奏事惟

太祖至

宪宗忌辰百官浅淡服色黑角带朝廷亦出视朝鸣钟鼓奏事与亲王及文武一品官病故辍朝事例反有不同且与古礼未合又与

宣宗敕旨有违臣切思之自

仁宗至

宪宗世有远近服有隆杀臣愚欲自

仁祖忌辰至

英宗睿皇帝生辰日照旧视朝鸣钟鼓百官浅淡服色黑角带奏事若遇

宪宗皇帝

孝穆皇太后忌日

皇上于

奉先等殿祭祀毕回宫不出视朝著浅淡服进素膳渊默以居不预他事或如宣宗圣旨自

太祖至

宪宗生忌照例俱辍朝一日若遇

宪宗皇帝

孝穆皇太后忌日仍如臣前所拟而行

上令礼部稽考古礼详议以闻礼部谓古礼经传所载忌日谓亲死之日则死日为忌而非谓生辰也其曰忌日不用不以此日为他事也曰忌日不乐是不可举吉事也是则此日当专意于哀思父母其余一切事务皆当不举也文升所奏固为有见但奉有

先朝事例迄今见行不敢更易伏乞

圣明裁断

上曰

列圣忌辰已有旨浅淡服色视事矣

定乐

○弘治九年二月壬子太常寺奏释奠先师孔子已准用天子之礼增为八佾之舞惟乐器之数尚用诸侯之乐似为未称请增文庙乐器人数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礼部因请行移所司如数置造仍通行天下并南京国子监一体遵行

上曰文庙飨祀用天子之礼而舞已加八佾乐器乃尚仍诸侯之旧则尊崇未至而情文亦有未备所言良是即如拟行之以副服崇奉先师之意

弘治十五年六月乙丑礼部覆奏吏部尚书马文升访名儒以正雅乐事谓我

太祖皇帝尝命儒臣考正八音修造乐器重定乐章其乐歌之词多自裁定但迨今百三十余年乐音不复校正中间容有舛讹当厘正者近闻

皇上命太常寺知音官于内府造大祀乐器以纯金为钟以西玉为磬其敬

天尊

祖之意至矣但是尧舜作乐以来钟必用青铜磬必用灵璧石若用纯金西玉为钟磬恐其声不可合众音而不足以感格神明且今大常之官恐亦不足以当制器口律之任请如文升所言特敕礼部移文天下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口口犬亩有精晓音乐者以礼起送赴京礼部仍会同太常寺再加讲论以求至当然后相与造乐器正乐音庶

圣祖所定之乐可复于今日可传于后世矣

上嘉纳之

兴学

○弘治元年三月癸酉

上视学行释奠礼御彝伦堂授经于祭酒司业赐之坐讲明日祭酒费闇率学官监生上表谢恩

上御奉天殿受之赐祭酒司业并三氏子孙及学官监生袭衣宝钞等物有口口明日祭酒复率学官监 谢恩

上赐敕勉励之曰朕惟自古帝王本纲常以致治必以学校为首务焉学校所以明人伦也孔子述经垂教莫先乎此我

祖宗奄有寰宇建学育材文教诞敷治化旁洽肆朕继统之初聿遵成宪择日视学祗谒先师孔子退即彝伦堂听讲经书因以劝励师生夫治本于道道载于经书所当讲明而体行者舍纲常何以哉朕躬行图治惟古帝王是期尔师生其亦以古之贤才自励于经必究精微之奥于纲常伦理必尽其允蹈之功蕴之为德行措之为事业大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修政立事罔俾济济之咏专美有周则我明治化将兴唐虞于变时雍休匹矣钦哉故谕

○弘治八年十月庚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近年小民罔知礼义风俗日浇子詈其父弟殴其兄恬不为异窥其所由社学久废人不读书以致于斯宜修举社学慎选教读之人凡民弟子俱令入社学读孝经小学并大诰俾知孝弟之道与当代之法礼部覆奏修举社学已有著令请仍行各提学官举行无致废弛从之

○弘治十七年五月壬寅礼部覆奏监察御史何天衢去各处儒学生员多虚糜廪禄其起送岁贡者或虚应故事请令巡按监察御史会同提学官三年一次通考在学生员列为上中下三等廪膳不谙文理者追粮为民其每岁应贡生员不许以衰老残疾者起送违者治罪

上曰今后各处提学官敢有仍循情姑息将衰老残疾并不堪教养之人滥容在学及起送充贡者一体参究黜罢

崇儒

○弘治三年五月己卯命河南孟县建唐昌黎伯韩愈祠春秋致祭并修理坟墓从知县巫俨奏也

○弘治六年十一月乙卯巡抚河南都御史徐恪奏宋范文正公仲淹及其子忠宣公纯仁墓皆在河南府城东南万安山下属傍近寺僧领祀事元末裔孙国俊及廷方自苏再至展扫时守臣郭文鼐等闻之乃为春秋致祭迨入国朝守土之臣袭而行之然未经奏请秩在祀典臣按仲淹为人刚大清纯学问得于圣贤论说本于仁义勋业德望之盛一时罕见异时大儒朱熹亦谓杰出之才为第一流人物后之君子有志世用者莫不以为冠冕比之纯仁世济忠直秉道不回今其丘垄依然而岁时香火之奉顾于山僧野寺是赖此岂

圣明崇贤励士之意哉

皇上即位以来嘉奖直言内外皆向风而趋固将比休隆古不屑乎庆历之朝然宋史所称感激论事奋不顾身为一时士大夫风节之倡如仲淹者亦宜表章显白以助清化且仲淹肄业从政之地如苏州庆阳等处既皆有祀其体魄所藏之处不可独缺乞命河南府于墓所建祠春秋致祭以子纯仁配享永载祀典以风晓士类

上以崇祀先贤事关风化命所司议行之

○弘治九年二月丁卯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冯俊奏故翰林学士承宋濂当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抱道隐处应徵而出日侍左右启沃之功居多命辅储贰导迪之迹尤著当时大述作多经其手笔大议论咸赖以赞画

太祖独以真儒目之后致仕以孙慎坐法谪四川茂州比至夔州卒距今百有余年沉沦幽壤闻者追悼乞敕礼部集议复其旧官显加赠谥仍命有司春秋祭于葬所礼部议谓濂一代儒宗今不敢别议赠谥请仍依原学士承旨职事令有司就于葬新祠堂内春秋祭祀从之

○十二月己卯刑科给事中杨廉上疏言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谥文清薛瑄蚤岁闻讲性理诸书即焚其所为诗文一意于宋诸儒之学晚年造诣益高进退之际大节尤伟所著读书录皆积年致思之所得有益学者乞行山西平阳府建祠赐额有司每岁春秋祀之仍下山东章丘县取所刻读书录板本于国子监俾六儒诸生皆得摹印玩味倘

圣明万几之暇幸赐览观则于

圣学不无小补礼部覆奉

上曰薛瑄以性理之学继宋诸儒后实我朝名儒卿等奏欲建祠秩祀并刊行集悉准行其祠额特名正学

○弘治十三年二月庚子宋儒程颐十八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继祖以二程祠堂日久倾坏兼逼近繁河恐致冲损乞赐地改建又守坟人役有司不肯全给并宋时原给瞻坟地土多被人据占内亦有为繁河所渰没产去而税存者乞赐处分以称

圣朝崇重先贤之意礼部覆奏请行令河南有司如继祖所奏

上曰河南程氏有功于道学甚大继祖所奏宜令所司量处以称朕追崇先贤之意

○弘治十七年闰四月丁卯以重建阙里文庙成特命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往祭赐之敕曰比因阙里文庙毁于回禄爱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兹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师道德万世之所宗鼎新庙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礼特委辅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将事务期圣灵昭格以副朕隆师重道之怀事毕即星驰回京钦哉故敕

○丁亥

上御制重建阙里孔子庙碑文曰朕惟古之圣贤功德及人天下后世立庙以祀者

多矣然内而京师外而郡邑及其故乡靡不有庙自天子至于郡邑长吏通得祀之而致其严且敬则惟孔子为然盖孔子天纵之圣生当周季圣贤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历考上古以来圣人之君天下者曰尧曰舜曰禹汤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论定为六经以垂法后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则治违之则否盖有不能易者真万世帝王之师也故自汉祖过鲁之祀之后多为之立庙沿及唐宋英明愿治之君屡作益遵而信之孔子之庙遂遍天下爵号王公礼视诸侯而加隆焉虽金元入主中国纲常扫地之时亦未尝或废盖天理民彝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

圣祖高皇帝以至神大圣汛扫胡元植纲常于沦斁之余武功方戢即遣人诣阙里祀孔子风示天下规度可谓宏远矣

列圣相承益严祀事先后一轨暨我

皇考宪宗纯皇帝诏增庙之舞佾为八笾豆为十二礼乐尽同于天子褒崇之典至是盖无以加我朝百有余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阙里有庙建自前代规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毁于火朕闻之惕然特赐山东巡抚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财庀工为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上毕巡抚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监察御史陈璘以其状来上宏深壮丽视旧规有加朕怀乃慰既遣内阁辅臣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往告后具颠末为文俾勒之庙碑用照我

祖宗以来尊师重道之意并系之诗曰圣人之生天岂偶然命之大君俾赞化权二帝三皇君焉克圣继天立极道形于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荡荡浑乎难名周政不纲道随时坠孔子圣人而不得位乃稽群圣乃定六经万世之师于焉足徵自汉而下数千余岁褒典代加有隆无替于皇我

祖居正体元六经是师卓尔化原

列圣相承先后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轨庙貌载崇祀事孔禋经言典训弥謹弥敦俗化成治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万世

大明孝宗敬皇帝宝训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接大臣

○弘治十年三月甲子经筵毕

上遣太监韦恭至内閣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御榻前

上出各衙门题奏本曰与先生辈商量溥等每本拟定批辞乃录与片纸以进

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略无疑滞有山西巡抚官本

上曰此欲提问一副总兵何如溥等对曰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

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礼部本拟口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因取本阅之则曰是只须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

上曰就此商量岂不好又指余本曰此皆常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因命左右而退盖自即位以来宣召顾问实自此始云

○弘治十三年五月丙辰命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提督三千营惠安伯张伟提督神营溥仍提督团营新宦伯谭祐罢提督团营专提督神机营是日

上复召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至平台出兵部推举各官疏逐名访问面赐裁决仍命司礼监具纸笔亲手书敕付兵部行之

○弘治十七年六月辛巳有自虏中逃回者报虏有异谋内阁具揭帖请会同司礼监及兵部尚书照成化年例于左顺门译审是日

上朝退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至暖阁

上曰虏情谲诈可密切译审大通事且勿使近前又曰边关粮草须与刘大夏说用心整理皆应曰喏健奏曰京营总兵须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陈韶王镛辈已退二三人矣健曰须用曾经战阵者

上曰未必要经战阵但要有谋略耳东阳曰

圣谕甚当有谋略与经战阵者须兼用乃可耳但京营官军有名无实前年选听征一万及再选一万便不能及数矣

上曰军士须管军官抚恤不可剥削东阳对曰诚如

圣谕但近年官军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钱使用外卫轮班皆过期不至正为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军士皆不做工内官监自有匠人东阳对曰

皇上明见朝廷养军本以拱卫京畿岂为工役今后工程乞为减省养其锐气庶缓急有济

上曰然又曰坝上强盗十分猖獗可令刘大夏设法擒捕北山又有靠山王者据险为恶辇毂近地不可不除此患东阳曰昨兵部奏差指挥三人领官军五百正谓坝上强盗而一应诸贼并在其中矣

上曰先生辈是腹心大臣有事须说如昨日所进揭帖不说时如何得知健等皆喏而退于是引自虏中回者审之皆能汉语一人云闻有议者欲内犯三人云朵颜卫头目阿儿乞蛮领三百人往北虏通和小王子与一小女寄养似有诱引入寇之迹各具揭帖以闻

○弘治十七年七月癸巳命工部左侍郎李燧大理寺右少卿吴一贯通政司左参议从兰经略边关燧等陛辞日

上朝退召至暖阁面谕曰边关重事尔等往须用心整理官军少处即为增补官员不职者奏来处治务图经久不可虚应故事敕内该载不尽者听尔并便宜行事各赐白金二十两彩段二表里钞二千贯而出

○甲午时内阁奉旨拟差户部右侍郎顾佐

上召大学士刘健等指佐名曰是尝差干事力量颇弱恐不能了此健等对曰户部尚书秦纮行取尚未至左侍郎王俨可用但见署印故臣等拟差右侍郎

上曰王俨既掌印须留管家当顾佐亦不必动凡有事三人商议乃得停当可再推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户部又曰各关可止用一人恐官多民扰皆对曰各关相隔甚远非一人可了巡关监察御史亦是二人今若差郎中二人亦可耳退拟管仓户部右侍郎陈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实以进而内批特用左副都御史阎仲宇通政使司右参议熊伟各赐敕遣之

○癸卯

上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曰刘宇在大同尽用心近又虑及潮河川难守欲行令凿品字窖及以所制铁子炮送与备用亦是为国可量与恩典以励人心皆奏曰未知圣意是何恩典

上曰可与赏赐皆应曰诺

上又曰凿窖制炮是刘宇独奏今难独赏吴江陆訚亦皆用心防御辛苦可并赏且降敕奖励之又曰辽东张天祥事亦是大狱今欲令明白今天祥虽死张斌尚坐死罪昨张洪又诉冤抑健等皆对曰此事乃御史举奏法司会勘张洪诉本又该都察院覆奏令御史审勘矣

上袖出东厂缉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访其情如此当时御史王献臣止凭一指挥告诱杀情词吴一贯等亦不曾亲诣止凭参政甯举等勘报事多不实今欲将一干人犯提解来京令三法司锦衣卫于午门前会问方见端的因以揭帖付健云将去整理健等退复言都察院本既以批出东厂揭帖又不可施行须待会勘至日再议次日太监陈宽萧敬等于左顺门传旨令为施行健等再奏曰臣等非敢故违但成命已出猝然改命恐非事体且此事干证皆在彼处恐劳人动众耳

上曰此乃大狱虽千人亦须来若事不明白边将谁肯效死赏罚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情实若果系朴杀贪功启衅岂可纵之若果被诬须为伸雪

○弘治十七年八月丙子早朝毕

上起立召吏部尚书马文升左侍郎焦芳左都御史戴珊右都御史史琳退至暖阁前面谕曰明年春天下官员朝觐卿等宜预先访察务秉至公以行黜陟御史开报贤否揭帖不可尽信往年尝有奏扰者卿等仍须用心斟酌期于至当

上又谓文升曰卿听得否盖以文升年老重听又复申谕之文升对曰陛下留心政务

宗社苍生之福也

上命左右扶文升下阶而出自是每有政务时召诸大臣面谕因事论事从容详悉动数十百言不能悉记蒙延接者皆感激旧励宣召之际下至群臣百执事莫不倾耳注目以为一代之盛典云

○弘治十八年二月戊辰

上早朝毕召户兵工三部臣于奉天门面谕之曰方今生齿渐繁而民间户口及军伍匠役日就耗损此皆官司不能抚恤暨清理无方以致逃亡流移脱漏埋没其弊非一尔该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虚文可谓慢事矣宜各从长议处以闻

○四月辛未

上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曰户部覆奏处置流民事推起复侍郎何鉴何以不与吏部健等对口凡系本部承行事从前亦间有径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铨衡之职推举人才乃其职掌若使会推他日不称亦无后词皆奏曰然则通行会议否

上曰处置流民是户部事不须再会惟所推官员须会吏部耳

上在位久益明习国事疊疊数百言动中节会有不能悉记者议事之召讫于是日不阅月而

大渐之命至矣呜呼痛哉

○五月庚寅

上大渐晓刻遣司礼监太监戴义召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甚急至乾清宫东暖阁御榻前

上燕服坐龙床御榻上健等入至床上榻前叩头问安

上曰热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布拭舌既乃曰朕嗣

祖宗大统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岁乃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

皇上偶违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观

圣体神气充溢万寿无疆幸宽以调理

上自序即位始末甚详欲有所纪录于是太监扶安季璋捧纸及砚义执朱笔跪于榻前陈宽萧敬季荣跪于床下

上命义书于片纸曰朕昔侍

太皇太后宫闱及长家

先皇厚恩选配昌国公张峦女为后于弘治四年九月二

○十四日诞生皇子 册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年已长成主器婚配不可久虚礼宜择配可于今年举行皆逐句宣授间有改易粲然成章书记

上执健手又曰先生辈辅导辛苦朕备知之又曰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先生辈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健等皆饮泣对曰

东宫天性睿智今年尽勤学望
皇上宽心少虑以膺万福语久
王音渐清及复告谕若不忍释前后数百言不能悉记谨识其大者如此时距
升遐仅一日而
圣谕谆切神思不乱盖

圣性之涵养有素故始终之际一得其正云
优大臣

○弘治一年四月辛丑命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免午朝凡大风雨雪日早朝亦
免之以恕屡疏衰老乞致仕也

○弘治四年正月乙未户部尚书李敏乞归养疾

上曰古者人君之待臣下病则予告至于大臣又命医赐药恩礼尤厚盖以君臣一
体其情有不容已者卿今有疾宜在任调理不必求去太医院即遣医往视之

○弘治五年五月辛巳致仕太子少保礼部尚书邹干上疏言浙西水旱相仍民穷
盜起请行蠲恤之政

上曰邹干虽致仕年老尚能为国忧民忠爱可嘉浙江布政司其具羊酒彩段即其
家慰劳之

○八月己亥内阁大学士丘浚复上疏乞致仕

上曰朕擢卿重任当勉图尽职岂可累以疾求退今后凡大风并雨雪日俱免早朝

○弘治十一年七月癸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徐溥复以老
疾乞致仕

上曰卿宿望重臣方隆倚任而屡以疾辞情甚恳切特兹俞允仍赐给驿遣官一员
送回有司月给米五石岁拨夫八名应用复官其一子为中书舍人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丁丑赐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玉带各一束大红织
金衣三袭詹事兼学士等官吴宽等各带一束大红衣三袭三品以下各视品级递加服
色以东宫讲读劳也

○弘治十六年二月乙巳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大红蟒衣各一袭内阁之赐
蟒衣自此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掌国子监事礼部右侍郎谢铎奏臣祖母赵氏守节四
十余年未蒙旌表而歿请以本身应得诰命移为旌表之恩礼部覆奏

上曰赵氏准与旌表铎应得诰命仍给之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辛未吏部尚书马文升乞致仕

上曰卿耆宿重臣方隆委任累乞休致已有旨不允考察在途正宜尽心供职不必
固辞大寒暑风雨免朝参

慎用人

○弘治元年三月乙丑命吏兵二部各疏两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堂上官及在外镇守巡抚三司知府并分守守备官俱大书职名注其年籍历任略节粘于文华殿璧以便观览自是以后二部每季各具揭帖以进有升迁或事故去任者则揭去旧名以新除者补之

○七月辛卯兵部郎中陆容言近御马监太监李良等乞升都指挥王钦梁宏为都督金事臣曾论其不可未蒙俞允续因科道论谏将钦等革职大小臣僚无不称快然不立法以为善后计则异日小人贪冒干进近臣招权窃柄其乞升传升之途又将有甚于今者乞将臣先以所言著为定令凡贤才之屈在下位者照旧荐举群小之营求乞升者如法禁革所司不能奉公守法致有滥进者听言官指实纠之以尊国体以正百官下吏兵二部覆奏今后文武大小官员有缺须从本部铨选推举果有大材屈在下僚听在廷大臣及在外抚按等官荐用更不许营求升职其内外书办等官有缺亦不许奏乞量升违者参送法司不分原官有无俱发为民并坐举者以罪若本部容情不参致有滥进听言官纠劾

上是其言命今后一应人员不许营求内外权要冒滥升职违者重罪之

○弘治十七年五月丙午敕吏部都察院曰三年一次朝覲考察天下诸司官员甄别贤否明示黜陟此

祖宗法古图治之盛典也比年以来考察之后群议籍籍奏诉纷纭盖因巡抚巡按官员开报考语多不得实而尔等询访稽察亦欠周详勤敏有为廉直自持者或被屈抑贪黩无状夤缘结纳者或得苟为以致人无劝惩士风日坏夫生民之休戚系于有司之贤否有司之不得其人则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叹之声上干和气即今四方灾异迭见水旱相仍率由此朕方口畏口戒口正庶官在京群僚已有所处其在外诸司官员明年正旦适当朝覲考察之期宜预行各巡抚巡按官将所属司府州县等衙门官员或才行卓异政绩彰闻或贪酷害民老懦不职等项逐一从公开报尔等仍广询博访备细参详明白具奏黜陟若巡按官员仍前徇情率意开报不公指实参究并示黜罚尔等受兹重托宜精白一心秉持公道毋或有所偏徇务俾贤否精别黜陟大明庶几泽被生民上回天意尔等其钦承之

储材

○弘治元年十二月丁巳兵部覆议礼科给事中王纶兵部郎中陆容言请令公侯伯都督应袭子孙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俱入国子监读书皆为朝廷储养将材之意然都督以下子孙已有例作养于武学惟公侯伯驸马子孙宜如其言令国子监依监生读书作课讲书习礼成法行各家专官教之每岁间月一赴监考校文事间月一赴教场操练武艺若在闲公侯伯驸马读书并欲乞

圣明每季御武英殿则请自

圣裁

上曰公侯驸马伯子孙令读书习礼将来朝廷庶几得世臣之用宣悉如所奏行在
闲侯伯驸马随操其仍议处以闻御殿询访朕自处置

○弘治六年四月甲辰大学士徐溥等言比给事中徐旦建议欲选新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惟庶吉士之选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每科选用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吏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出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关乎气运而储才于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华国之文与辅世之佐咸有赖于斯然而或选或否则有才者未必皆选而所选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岁则是已成之才或弃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请自今已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待新进士分拨各衙门办事之后俾其中有志学古者各录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论策诗赋序记之类限十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内赴礼部呈献礼部阅试讫编号封送翰林院考订其中词藻文理有可取者按号行取本部仍将各人试卷记号糊名封送照例于东阁前出题考试其所试之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以预选若其词意钩棘而诡僻者不在取例中间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过人资质虽无宿构文字能于此一月之间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许投试若果笔路颇通其学可进亦在备选之数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辈如此则所选者多是已夷之才有所论撰便堪供事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如是则预列者无徇私之弊不预者息造言之谤臣等皆出此途引进后贤储之馆阁以报国厚恩乃其职也疏入

上纳之命今后内閣仍同吏礼二部考选

明赏罚

○弘治元年二月己亥兵部奏凡擒获妖言者自成化十四年奏准以后止给赏不升然例前得升者至今世袭则过于冗滥例后有功者全不得升又无以示劝宣量为斟酌其已升者承袭时人文到部并优给曾经减革者须斟当时所获如情罪深重已正典刑者准承袭一辈以后照例减革其罪不至死者止还原旧职役不得承袭继今报功者亦宜论其所获情犯重轻以为升赏应袭者俱照前例

上曰擒捕妖言本以止乱但人利升官多肆媒蘖未免滥及无辜不可不禁承袭者照今拟行以后擒获妖言者止照十四年给赏

○弘治二年五月壬戌修筑卢沟桥成内官监太监李汤乞陞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吏部尚书王恕言官匠营造乃其职分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筑堤并无升官事例至十九年以后修筑卢沟桥决口恭顺夫人大慈恩寺殿宇始滥升匠官并钦天监太医院等衙门官日增月益大坏名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罢去识者以为太平盛事今一旦复滥升如旧人其谓何比者营

先帝山陵所役军匠至四万人亦未有升职者此役较之

山陵不及三分之一顾欲妄滥升官甚失轻重之序<江侃>修城等役今方并兴若俱照例其为冗滥又复如前日矣岂不为新政之累

上从其言命给赏有差

○弘治十年二月庚寅巡抚凤阳等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刘镒河南罗山县人前在州四年积预备仓粮余十万石后致仕适连岁荒歉州民赖仓粮存济者甚众请略加旌异

上曰镒虽致仕余惠在民其仍进阶奉政大夫以劝为民牧者

选将材

○弘治元年三月戊子兵部会官议上监察御史陈璧所奏选将实兵事谓两京坐营把总等官及群臣原保举将材官共五百六十余员分为三等一等百二十一员二等二百九十五员三等六十八员今皆缺随才具奏任用宜黜退者八十四员请令带俸复原职

上曰各官虽已经评议至举用时仍令官推选毋得滥授

○弘治十五年八月丙寅吏科给事中李禄奏今之将帅多出阙阅兵事武艺无所师资一旦付以重柄恐不胜任乞择文职大臣通兵书者专任教养之责下兵部以武臣子弟内有武学外有府卫州县学各有师儒训诲又以部官宪臣提督阅试但恐奉行者未至不必更设官专理

上是之止令提调等官严以教之务得真才不可视为故事

惜人才

○弘治六年正月己丑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县等官年老有疾并罢软不谨贪酷才力不及者共一千四百员又杂职一千一百三十五员请如例罢黜并调用

上曰诸考退官俱照旧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陈老疾等项实迹以闻毋虚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尚书王恕等各开具上请且言府州以下官勤慎尽职者固多贪鄙无用者不少贪鄙无用者留一日则民受一日之殃若必待三年而后黜之于彼则固当感激于民则未免怨嗟昔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殃民误事官虽年浅亦不可不黜也

上曰人才难得事贵得实人贵改过

祖宗爱惜人才凡百官考满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称者俱令复职必待九年然后黜降今或因一人无根之言而遂革其积勤所得之官使之泯默不敢伸理是岂治世所宜有尔等皆因袭旧弊不能改正今姑从所开具者处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满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谨在升任之先及见任不谨罢软无为非本官访有实迹或有巡抚巡按只是一处开报并其余官员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贪酷显著俱留治事今后朝覲之年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属巡抚巡按考方面年终具奏行下该衙门立案待来朝日

从公详审考察如有不公许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后有失当者方许指名糾劾

○弘治八年三月庚子巡抚山东都御史熊羽口虫巡按御史王槐奉例考察请黜老疾不谨并有疾罢软等官沂州知州孙昌等九员吏部覆请如所奏命老疾不谨者准致仕闲住其有疾未老并罢软者仍查到任年月久近以闻吏部因具上各官历年月

上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办事人才能否须历任稍久方见今后有如此奏黜者本部其酌量再奏

○四月壬戌六科十三道各上疏言我朝朝觐考察其法最为精尽盖委之巡抚巡按俾报其贪否又参之布按二司及直隶州郡之长俾究其实吏部都察院又迹其岁报殿最以为朝觐去留之据如有不当者则朝野得以非之科道得以劾之其不才者岂容幸免而才能者亦岂致冤抑近弘治六年朝觐吏部既会都察院考察继奉

圣旨今后三年朝觐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属巡抚巡按考方面年终具奏行部院立案待来朝日从公详审考察如有不公许其伸理臣等伏读明诏诚有以知

皇上爱惜人才慎重黜陟之意但人心巧伪所宜深虑如止委二司考合属则恐未足以尽访察之公如部院将所奏立案施行复恐致泄漏疏虞之弊如许考退者复恣行伸理攻讦则群邪横议之门何以塞之明年朝觐又当考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而加之以至公至密行之天下幸甚吏部及都察院因奉旨会议覆奏

上曰人才固不可轻进尤不可轻退苟不得其真所损多矣今后考察黜退官员务从公询访必得实迹不可轻信偏听以致枉人

○弘治九年正月戊申吏科都给事中季源监察御史吴裕等上疏言近日吏部考黜不职官员有漏网者如府尹冀绮及按察使等官赵鹤龄等十人之不谨知府乔缙等二人之老疾亦宜黜退吏部复会都察院具各官历年考语以闻

上以各官考语无不谨贪酷字俱留办事

○弘治十年七月庚子巡抚山东都御史熊翀及巡按御史王一言奉例考察老疾不谨等官按察司副使廖中等三十八员命老疾者致仕素行不谨冠带闲住有疾并罢软者吏部仍查其到任年月久近闻奏吏部奏上

上曰人才能否须历任稍久方见到任未及二年者仍留办事今后各处有奏来黜退者尔吏部仍酌量覆奏于是吏部复奏留兗州府检校蒋义等四员从之

杜幸进

○弘治元年六月戊午降提督勇士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王钦梁宏为都指挥佥事先是钦宏因太监李良乞升前职科道官交章劾奏已得百钦等职领禁兵难同其余成命已定不可复易至是科道官复上奏以为天下治乱之机在于人主之好恶好恶之端在于谨始伏惟

皇上登崇俊乂广开言路可谓有其始矣夫何王钦梁宏奔竞无耻百计营谋以骤

得擢用则于维新之政未免有伤且禁兵重任都督重职必文武兼备德器老成者方可委付今钦宏皆鄙俗武夫岂堪是任伏望收回成命以杜幸进之门则名器不滥矣

上曰朝廷用人多是推举王钦等既不应骤升革去都督仍令照旧管事

○弘治三年十二月癸酉匠官杜宏等四十人先以贩宝石等罪为科道所劾发边远充军为民或调卫至是复假托求复用兵部执不可

上曰杜宏等造作奇巧多盗内府库物又滥升官职罪宜死已从轻处治今复敢营求取用不许

○弘治四年二月辛亥吏部左侍郎彭韶言比多有无功之人夤缘请谒授以千百户等官甚至有乞恩承袭都指挥者不特武职文职亦有之或以修城微劳而升匠官或以传奉罢革而迁良医又有中书考满超升三级者伏望

陛下重视名器爱惜廩祿勿为小官为可与勿谓杂流为无害严加杜绝口口甬与厘正庶几少救其弊

上曰爵位名器国家所重诚不宜太滥今尔所言朕已知之矣

求言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

上即作颁诏于天下曰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害许直言无隐文武官员贪暴奸都者许指陈实迹糾劾

○弘治元年三月辛卯寿州知州刘概奏谓国之言犹身之脉言路通则天下安塞则天下危凡默默固宠者乃佞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古之有天下圣不讳愚存不讳亡而汲汲以求言者为是故也臣愿凡百缺失利病许诸人皆得直言至于台谏之职宜加宠重听其弹劾糾察或有小过宜优容以壮直气复时御便殿召博通经术之士讲论当世之务盖直言不讳之路广则骨鲠謇谔之士充满班行尽忠如趋利论政如诉冤有过必知有谗必见上下情洽而朝廷清明矣

上纳之

○弘治十年三月辛亥礼部奏迩者山西陕西天鸣地震星陨京师去冬烜燠无雪火灾叠见今春狂风阴霾日精无光山东以南亢阳为虐二麦无成请通行内外诸司省躬思咎勉尽职务仍遣大臣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及在外诸司各祷于封内山川

上曰两京文武群臣并科道官宜体朕心同加修省事有当言者直言无隐在外镇巡三司等官令一体遵行其在京大小不职科道官具实奏闻在外者巡按御史具实奏处

○弘治十一年十月丁亥以清宁宫灾敕谕文武群臣朕惟天道人事相为流通感应之机捷于影响甚可畏也迩者

上天示戒灾异频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宁宫灾中夜达旦朕心惊惧寝食靡宁虑有愆违上十和气循省数日莫究所由兹特斋心竭诚遣官祭告

天地

太庙

社稷山川尔文武群臣有官守言责皆与朕共天职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涤污殚心效力毋得因循怠玩若罔闻知凡百司弊政奸贪显迹及一应军民利病皆直切指陈无有所隐以助朕励精之治答

上天仁爱之心绵国家亿万载隆长之作钦哉故谕

听言

○弘治元年闰正月庚午吏部右侍郎杨守陈言孟子曰 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夫尧舜之道一精于一执中尧舜之得于内者深询岳达听尧舜之资于外者博

陛下俨然端拱朗诵经书未尝降一睿问儒臣亦肃然进退略陈训诂未尝进一详说则理欲危微之辨何由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由而尽臣恐得于内者未如尧舜之深也今

陛下朝时之所接见者惟大臣之风仪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状小官远臣之才貌何由识之退朝之所阅览者惟百官之题奏至于诸司之条例群吏之情弊何见之宫中之听信者惟内臣之词说至于千官百职之正论六军万姓之烦言何由闻之臣恐资于外者未如尧舜之博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旧制仍开大小经筵以讲学常御早午二朝以听政其大经筵及早朝即如旧仪若小讲则必择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进讲凡所未明曲加解喻而于义理政事兴亡治乱必一一讲之精而无疑乃可行之笃而无懈凡经史及

祖宗典训百官题奏皆聚之文华后殿日轮内阁大臣一人讲官二人居前殿之右廂或有奇奥即今解对

陛下必御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则其得于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则

陛下御文华门各堂上并六科皆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进揭帖略节至是口奏

陛下询其事情条例而裁决之凡镇巡方面及府卫正官有自任来见者皆条列地方之事略节口奏

陛下令诸司承旨而议行有辞赴任者随其地方职业而戒谕之若有大政则召内阁及府部大臣于文华殿会议必人人尽其谋事事求其当其余章疏止召内阁面议可否其各官奏对之余及辞见之际

陛下宜俯降词色而于时政人才民瘼土俗无一不询无一不知使贤才常集于目前视听不偏于左右则资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纲举矣若但如近世日讲视朝虚应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内监条旨批答则未有本不立而未能茂纲不举而目能张者也

上曰所言皆朝廷切务朕当举行

○弘治二年四月乙未兵科都给事中夏祚等言致仕都督同知袁彬近尝为其子都指挥勋奏乞任用科道交章劾奏已得旨令勋锦衣卫带俸不许管事今甫一岁彬复为辩希求进用乞斥绝之

上曰既汝等累有论列袁勋令带俸如故

○弘治四年十二月甲子内阁大学士丘浚言礼经有之事君必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此古昔明君贤相所以交相孚契于初进之始委任责成于既用之日卒能践其言以成治功也臣所进大学衍义补一书实自幼殚力竭神以成者今蒙

明主不弃进臣内阁预闻机务正臣书遭逢施用之日也请即是以先资而侑以臣一身自顶至踵以为九重之献此书凿凿乎皆古人已行之实事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其中所载虽皆前代之事而于今日急先要务尤加意焉臣年踰七十钟鸣漏尽所余无几时否则将有后时之悔请择书中切要之语今日可行者芟繁会缀以为奏章酌量先后次序陆续上献乞赐御札会同内阁二三儒臣斟酌处置拟为诏旨传出该部施行或有窒碍或姑留俟后时或发下再加研审臣决不敢护短求胜果于必行掠取一己虚名以误国家大计

上曰謨猷入告乃大臣职任卿究心当世之务久矣今将有言其即具疏以闻朕将采而行之

○弘治七年六月癸亥工部奏近有旨令各处访取善击造铜鼓者惟铜鼓出于西南夷所制非朝廷之上所宜用今各处灾伤方彻乐减膳之时岂宜复造制外之器以骇人心而累

圣德命已之

○弘治八年十月丁丑占城国王吉来奏其国累被安南侵地杀人不已因遣从子沙古性诣阙请命大臣往为讲解词甚哀下廷臣集议谓故事无遣大臣为外夷讲和者请下两广守臣移文安南谕令敦睦邻好返其侵地兼谕吉来抚绥人民脩饬武备为自立之计事定令两国各具实以闻议上

上意欲遣官大学士徐溥等言春秋传曰王者不治夷狄盖驭夷之法与治内不同安南虽奉正朔修职贡终是外夷恃险口固违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

列圣大度兼包不以为意若占城尤小而疏今若降敕遣官远至其国徒掉口舌难施威力海岛茫茫无从勘验彼岂能翻然改悔举数十年之利一旦弃之小必掩过饰非大或执迷抗令致亏国体贻患地方当此时何以为处若置而不问则损威愈多若问罪兴师则后患愈大况今国计之虚实何如兵马之强弱何如而欲费不赀之财涉不毛

之地为无益之举尤不可也盖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号如故朝贡如故境土侵夺有无诚伪尚未可知情虽可矜理难尽许但令有司行文谕之足矣何必上壅

圣虑特为遣官况朝廷大事未有不询于群臣者今众口一辞以为未可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托若不为

皇上言之万一事有乖张死莫能赎所以不避烦渎者实为

宗社生民计非敢苟同于众也如时势可为事理无害臣等自当赞

皇上行之何敢故为此逆耳之言哉

上嘉纳之遂从众议

○十二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徐溥等奏近司礼监传示

圣谕递出祭三清乐章令臣等改补进呈臣等谨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无对尽天下之物不足以报其德惟诚意可以格之故礼以少为贵物以简为诚祭不过南郊时不过孟春牲不过一牛书曰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正此谓也汉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为天止一天岂有五帝况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说谓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时柱下史李耳当之是以人鬼而加于天之上理之所必无者也若夫乐器之清浊乐音之高下制度节奏毫厘之际不容少差差则反以召祸况制为时俗词曲以享神明亵尤甚以此获福又岂有是理哉我朝

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

太祖所亲定乐器乐章皆

太祖所亲制足以传之万世当此时岂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递出乐章虽云出于永乐大典盖是书之作博采兼收欲以尽天下之事初未闻以此施之朝廷见诸行事以为后世法也

陛下纯诚至孝嗣统守成一以

太祖为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以黩礼事

天臣等读儒书穷圣道道家邪妄之说未尝究心至于鄙亵词曲尤所不习不当以非道事

陛下所连日忧惶不敢奉命者实不愿

陛下为此举也近数月来凡奉中旨处分其合理者自常仰承德意不敢违越间于民情有干治体相碍亦不敢苟且应命以误

陛下未免封还执奏至再至三迹似违忤情实忠爱似此者多非但乐章一事而已疏入

上嘉纳之

○弘治十年二月甲戌内阁大学士徐溥等奏臣等伏睹

陛下临御之初讲学修德敬

天勤民无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为尧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来视朝渐迟

臣等已尝屡言不敢渎论内殿奏事旧制每日二次若有紧急事情不时闻奏今止一次遂以为常批答之出动经累日各衙门题奏本或稽留数月或竟不发出事多壅滞不得即行且本朝

列圣时常面召儒臣咨议政事今朝参之外不得一望

天颜所以通达下情者惟在奏章又不以时断决其于政体实为有碍至于经筵日讲所以明义理是非之端陈古今治乱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于此今每岁进讲不过数日校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切闻人君之心必有系正士既疎则邪说得以乘间而入向来颇闻有以修斋设醮烧丹炼药之说进者夫斋醮之事乃异端惑世求利之术圣主之所必禁至若烧炼之事其害尤惨盖金石之药性多酷烈一入肠腑为祸百端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眷经厂皆焚毁无遗神如有灵何不自保

天厌其伪亦已甚明况依方而炼计日而待所成者何丹所验者何药如其无效则圣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亲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

圣寿永享和平之福何假于彼异端之说哉唐相李绛有言忧先于事口以无忧事至而忧无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宴安口口前观之似乎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派叠出财穀耗竭兵马罢敝生民困穷日甚一日愁叹之声上干和气四方奏报灾异殆无虚月将然之患诚为可忧

陛下深居九重而言路之臣皆畏罪隐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

陛下言者伏愿

升下严早朝之节复奏事之期勤讲学之功优接下之礼远邪佞之人斥诬罔之说则

圣德日新圣政日理亿万年太平之业可保无虞矣奏入

上嘉纳之时李广以修炼服食之说进中外以为忧而无敢言者故溥等及之

○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五府六部等衙门奏近者钦天监奏彗星云南奏地震边方奏虏情

皇上因礼部之言下诏修省臣等会议条陈十八事曰早视朝勤听政汰冗员节财用省差遣处庄田清盐法申禁例修武备壮军威恤官军止织造恤边民停改造惜供应黜异端警骄惰防诈伪伏望

皇上一一体而行之

上曰卿等所言切中时弊早视朝勤听政朕自有处置汰冗员节财用省差遣处庄田清盐法止织造恤边民停改造黜异端各衙门查奏定夺其余俱准行

○弘治十七年五月乙卯内阁大学士李东阳还自阙里上疏言臣备员内阁叨任腹心左右辅导乃其常职比者钦承使命远涉川陆有所闻见不敢缄默谨披沥肝胆为

陛下言之臣自四月以来经过里河天津一适遇天时亢旱风霾屡作夏麦枯死秋田未种运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缆之夫身无完衣荷金口眇之人面有菜色极目四望可

为寒心临清安平等处盗贼纵横杀人劫财者在在而是传闻青州劫夺尤甚各该地方官员随捕随发各处回贼百十成群白昼公行出没无忌又闻南来人言淮扬诸府十分狼狈或掘食死人或贱卖生口流移抢掠各自逃生运粮官军般坝剥浅艰辛万倍人心惶惶无知所措以至江南浙东荒歉之地方数千里朝廷虽差官赈济减耗折粮折东补西得不偿失且民户消耗军伍空虚官军无旬月之储俸粮有累年之欠夫东南为财贼所出一岁之荒已至于此北地贫薄素无积蓄今年再歉则将何以堪之国家承平富庶百有余年一时之荒已不堪处设有不测又将何以处之言及于斯可为痛哭臣本庸愚生长都邑曩于成化年间省察原籍公干南京再经此地始知民生愁苦之状郡县凋敝之由以今校昔十倍于前则臣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有不得其详者仰惟

陛下聪明睿智卓冠群伦而居于九重之上深宫之内小臣百执事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尽细微幽隐之故岂得而尽闻之亦岂得而尽信之哉臣常访之道路询之官吏皆言粮草税课岁无尝额而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木植颜料凡百之物岁无虚月内府钱粮交纳使用更无纪极京城修造前后相仍做工匠士累力陪钱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室田连州县徵科过度请乞无献亲王之国供亿之费每至二三十万修斋挂袍开山取矿作无益以害有益者间复有之加以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嗟怨交作天灾叠降固有由然他如游手之徒号称皇亲名目附搭盐船声言各处马头起盖店房网罗商税缘国家建都于北仰给南方商买警疑大非细故织造内官纵使群小采打闸河官吏赶捉买卖居民骚扰动地又臣所目击者在途如此则彼可知若此之类未易枚举臣闻天下之患常在于上下之情不通今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是皆始于容隐而成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而蒙蔽之祸甚深大坏极弊皆由于此臣既尽知而不尽言恐

陛下终不得而知也臣窃以为今日之民生疲毙已深而国家之匮乏已极若事事而蠲之则不可尽免时时而赈之则不可胜给臣请以所见喻之节用度如闸河然节一分则上有一分之益广储蓄如源泉然积一分则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圣心一转移之间而已臣在山东伏闻

陛下以灾异屡见戒饬群臣痛加修省又特降纶音令各衙门开查弊政远近欢动歌颂

圣明以为太平之几端在于此臣窃念往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府贵戚每为掣肘如去年户部等衙门后府等衙门今年兵部等衙门会奏事件及吏兵二部查奏传奉乞恩各一本皆经时阅岁不赐施行臣恐今次所开又成故纸如

圣谕所谓虚应故事者则民情何时而慰天变何时而弭乎伏望

陛下廓离照之明奋乾纲之断查照前项节次奉本催督今次开具事情凡民情时弊有当兴当革者详加采择期在必行尤望躬行节俭力省浮费惜无名之官赏停无益之工作以先天下以慰生民则变歉成丰化灾为福可以延

宗社万万年无疆之休矣臣燦理无状辅导罔功凡臣所陈弊政皆臣之责除别疏自劾外谨具此以闻

上曰卿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事当行者所司查议明白开具闻奏褒忠节

○弘治二年十二月辛卯致仕应天府府尹于冕奏乞赠谥其父谦并移祠宇于祖莹赐与祠额祭文事下礼部覆奏谓古今忠义之臣能为国家建大议决大事而成非常之功者生则有旌擢之恩没则有褒恤之典非特酬其一时之功实以为后来人臣之劝也故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当正统十四年虏寇犯顺中外危惧而能奋其忠义卫安

宗社一时修武备靖疆域之功固多其间斥和议立团营立功尤大已用言者准令立祠致祭今冕奏年老无嗣恐后颓废乞悯其情恳令有司移杭民所建祠宇于坟所赐与祠额祭文加增一祭春秋行礼仍如诏书例给夫守视复其杂徭

上曰谦能安

社稷以遏寇略其定国捍患之绩大矣中罹权奸之害

先帝已尝诏雪优加褒恤然不使之庙食于后犹未足为国效忠者劝其祠额可赐曰旌功加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谥忠愍

○弘治三年十月辛亥直隶安庆府知府徐杰等奏郡治东有祠祀元封幽国公谥忠宣余阙而守臣韩建不与焉臣考余阙所著大节堂记有曰宗正郎中韩建守安庆其政清靖盜来攻者十有一次大小百余战皆败之阙在道闻城陷比至乃完问诸故老皆曰韩君完我郡治西至怀宁瀕山大湖赖建以为根本而无叛意东至于池及姑孰数郡赖建以为藩屏而无死伤之祸阙至与建并力歼之盜乃去因名其厅事曰大节堂复考元史并阙死节本末皆言总官韩建举家被杀建方卧疾骂贼不屈贼执之以去不知所终臣窃以为建在当时力攻固守其大节如被执之际病不可为且骂贼求死其不屈如此且建守于前阙继于后实为一体而建精忠大节与阙亦相颉颃阙在先朝久列祀典建独漠然似非表忠劝德之义礼部覆奏谓宜于阙祠内增设建神主一位祔享令本府岁时一体致祭从之

○弘治五年十二月辛丑礼部覆奏户科给事中王玺所陈褒忠节事课宋季四川合州守臣王坚张珏当北虏猖獗时先后保障有功坚后迁宁远节度使益励臣节珏迁制置使城陷竟不屈而死乞建祠秩祀以彰忠节请下所司覆实于本州乡贤祠祔祭从之

○弘治六年三月己巳故广西布政司参议马铉征吉田猺獞为贼所杀其子效才上疏乞赠父官并量加录用吏部覆奏

上曰国家于死事之臣必加褒恤其遏敌御寇死于锋刃者尤可悯悼焉铉可特赠布政司右参政赐以诰命遣官谕祭仍令其子效才为国子监生以为后劝

○弘治七年三月辛亥刑科给事中林霄成化中奉诏使暹罗歿于其国至是其子

菲援例乞读书国子监以自效

上曰以死勤事古人所恤林霄奉使歿于万里外情亦可悯其子菲奏欲送监读书非寻常滥乞恩泽者比特允之

○弘治九年十二月己丑巡抚甘肃都御史许进等言故伏羌伯毛忠自永乐至成化间躬历行阵累立奇功由百户历升指挥都督充参将副总兵镇守甘肃尝于镇番古浪等处擒斩番夷凉州城外征剿达贼锡封伯爵后叛贼满四等作乱忠统军征剿与侄孙毛铠等奋勇先登一门三人同死锋镝臣尝闻其凉州之战与敌昼夜相持矢尽力疲士卒皆谓必死而忠感激谕众殊死血战卒全师而还西贼叹服降者甚众至于石城之战尤能奋勇夺险身死之后贼亦剿平向日随战老卒备悉其情每时言及无不流涕凡遇调发出境皆相聚叩灵乞庇今见

圣朝赐立忠义坊表无不欢呼称叹独庙祀一事未蒙举行乞于甘州城东建祠一所仍以忠义为名行令所司春秋致祭庶死者得以慰安生者有所激劝礼部覆奏

上曰毛忠既有功于甘州又一门三人同死锋镝可即其地建祠祀之其祠额可名武勇

○弘治十年九月丁未巡按四川监察御史荣华以蜀漠北地王谌为国死节无愧于昭烈之胤乞今仍旧封号春秋陪享于昭烈之庙从之

○弘治十二年正月庚寅浙江钱塘县民岳华奏其十三世祖宋武穆王飞墓田在杭州西湖者为僧永言等所侵占礼部请移文究治禁约

上曰飞在宋室忠烈可嘉墓田准令有司究治理之

○弘治十五年四月乙巳广东布政司左布政使周孟言宋丞相文天祥当胡元侵扰君臣播迁致仕家居应诏勤王开督府而召英雄集乡兵以图兴复一时慕忠效义之士赵时赏等四十余人亦皆奔走助顺上下一心具载史册今天祥已秩祀典而时赏等未获表章乞下江西庐陵县为天祥建忠义庙配诸贤于左右有司岁春秋致祭庶以为事君者劝礼部覆奏从之

○辛未国子监监生裴春奏宋丞相江万里立朝为奸相贾似道所忌出知福州遂致仕家居尝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责后元兵陷饶州万里及其子镐并左右数人俱不忍负国竟投止水池以死乞下有司秩于祀典以为节义之劝礼部覆奏请令江西巡抚等官立祀于饶州府本府官春秋致祭从之

○七月乙酉广东布政司左参议刘信尝讨黎贼死于锋镝未死之先已升广西右参政至是事闻命加赠嘉议大夫赐诰命遣官谕祭仍录其子景宗为国子监生并给驿归其丧于四川南溪县

○弘治十六年四月壬寅先是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王哲言吉安府庐陵县旧有忠节祠祀宋名臣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文天祥我朝察酒李时勉侍讲刘球知府刘子辅窃见郡人钟同由进士任监察御史当景泰时潜移国本率先倡义乞复

皇储遂下之狱备受刑惨以死及
英庙复辟追赠大理寺左寺丞

宪庙登极复官其子赐谥恭愍惟祀典尚缺乞敕有司同祀于忠节祠以慰忠魂下礼部议以为同坚守名义忠节可嘉祔祭之举良是顾立祠致祭所以慰忠魂而励后此外有徇情滥收者宜令各布政司官查核应否具奏裁处命钟同准祔祭各处乡贤祠有徇情滥收者咸具实以闻

报功

○弘治六年二月甲寅吏部奏诏查访开国功臣常遇春玄孙复李文忠玄孙睿邓愈五世孙炳汤和六世孙绍宗皆其的派奏上

上曰报功之典古今所重我

皇祖佐命元勋皆已配享庙庭独其子孙乃泯灭无闻朕用恻然特下诏求之今既得复等可令为世袭指挥使各铨注附近祖莹卫分以便祭祀

○弘治十二年七月戊寅录开国功臣前诚意伯刘基九世孙瑜为浙江处州卫指挥使仍世袭从给事中吴仕伟言也

表节义

○弘治四年五月甲申巡抚云南都御史王诏奏昔者元运既终惟云南遗孽梁王弗庭

高皇帝不欲勤兵远征洪武五年遣翰林待制王伟往谕之不听明年竟被害至八年复遣刑部尚书吴云往谕以天命大义俾图归顺时梁王使其徒铁知院等二十余人使漠北为我军所获械至京

上释之命与云偕至云南沙塘口铁知院等谋曰吾属使不达中道被执罪必不免乃百万说云欲令胡服辫发作为元使又逼令易制书诒梁王云誓死弗从铁知院等知不可夺杀之梁王闻其事遣人具棺收云骸骨殡给孤寺臣惟云仗节死义与待制王伟后先相望正统间祎以子孙请于朝获赐赠谥秩祭显名天下云在永乐间虽曾蒙恩归葬于江夏之金口且录其子黻为交趾知县后子孙湮微复无人为举乞依唐张巡许远双节故事请加云赠谥与祎同享一祠庶于风化有关人心知励礼部议以为宜

上曰吴云死节既同王祎准复赠资政大夫刑部尚书谥忠节改祠额为二忠祠

○弘治六年七月戊申广东归善县民吴宗益及其弟宗义皆好施频出私财助有司赈济得授其父冠带宗义卒其子璋又能承父志岁歉以白金千余两送官赈贷更舍私地为义冢设义学三延师以训乡人子弟岁时资给之水乡民无屋者与之船病者授药死者给棺望仙诸桥观泽道路多所修筑守臣疏上其事

上曰旌别淑慝所以使民知为善而不为恶也故古之士有一节一行者无不褒表于世吴宗益等既有善可嘉宜特旌为孝义之门俾民皆知所劝

○九月丁酉云南孟琏长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罗死其妻招囊猛年二十五守节二

十八年无玷云南都指挥使司奏其事礼部覆奏以为宜出常例不俟核实即与旌表以顺夷情

上曰朕以天下为家方思弘名教以变夷俗其有趋于礼义者乌不可加奖励孟琏刁派罗妻招囊猛贞节既可嘉宜即令所司显其门闾庶使远夷益知向化

○弘治七年八月辛巳云南蒙化府土官知府左铭奏称祖母张氏自其祖父刚死后守节无玷乞赐旌表以励夷俗下云南布政司核勘如所奏礼部仍议行风宪官核实

上曰夷方节妇诚所难得张氏守节实迹所司既已勘实即与旌表以励其俗不必再核

○弘治十三年正月己卯江西吉安府知府张本奏永新县有谭节妇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妇从其家俱匿县学中兵至杀其舅姑与夫执妇欲污之妇哭骂不从遂并其子皆死血渍于礼殿间八砖上宛然妇人抱婴儿状沙磨火煅其状益显请修葺旧祠春秋致祭以励风俗礼部覆奏从之赐祠额曰贞烈

○五月乙卯旌表浙江宁海县故民王三苟之妻陈氏贞烈之墓初陈年十五归三苟生二男一女侨居临海正统五年三苟采薪归猝罹虎患陈持门柱追虎至山前夺击之虎逸去乃负三苟归而死乡里哀之为助钱以葬陈孀居寒馁乡豪郭子素逼欲娶之陈给以俟撤灵几乃可因设祭哀恸复给其二男各以事出竟抱幼女趋姜岩潭上置女潭侧遂投潭中死守臣高其行为修墓立祠至是县以白于巡按监察御史吴一贯阅实具疏以闻

上嘉之故有是命

○八月甲午广东按察司佥事徐纮奏臣谨按宋史载杨太后赴海以歿今其故趾在新会县西南七十里夫宋社稷将迁天下莫能救太后以一妇人乃能以身殉国提二弱子信任二三大臣托孤寄命为宗社计卒与国俱存亡其功烈明著如此今世子匹夫匹妇有一节一行之懿者犹蒙朝廷嘉奖或录用其子孙或表异门闾或为立庙致祭矧如太后者而可泯灭不祀乎先年按察司佥事陶鲁奏立大忠祠以祀其臣信国公文天祥丞相陆秀夫太傅张世杰已蒙俞允近布政司右布政使刘大夏始议立庙于大忠祠之上以祀太后而事不果乞下所司秩之祀典从之

○弘治十八年三月乙未协守延绥副总兵曹雄言故山东布政司左参政李仓及故刑部员外郎孔琦历官清谨身歿之后妻子不能自存乞量加优恤以励臣节命陕西西安府岁给食米赡其家

正风俗

○弘治元年闰正月庚辰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等言近年风俗奢僭深害治道请申明

太祖旧制通行在京巡城各在外巡按御史究治命出榜禁约违者治之

○弘治二年四月丙辰僧录司左善世周吉祥等奏比寿州僧告知州刘概擅拆毁

寺观乞治概罪且请令天下诸僧道司免行拆毁礼部覆奏概所行非妄宜坐吉祥等以故违禁例阻挠新政之罪

上曰近年僧道不守清规伤败风化及私创寺观费耗钱粮者甚多朝廷累有禁约周吉祥何为辄便奏扰法当究治姑贷之

○弘治十年七月戊申先是巡视东城监察御史程文以郑村坝军余刘普善妄称天仙玉女托梦于己令盖造殿宇各处男女听其诱惑争趋礼拜布施钱物请赐禁治命都察院揭榜严禁之既捕获都察院请治以左道惑众之罪

上曰普善辈左道惑众有坏风俗即宜禁止但愚民无知姑从轻处治悉杖而遣之斥异端

○弘治元年正月乙丑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等言岳镇济渎等祠庙皆有前太监陈喜及奸人邓常恩所造石函周遭有符篆中贮泥金书道经及金银钱宝石五穀似为魇镇之术者又有

先帝遣陈喜致祭祀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石本庙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灾害则致祭岳镇海渎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分遣朝廷以往未闻用外官撰文内臣往祭之况石函魇镇世无此理今常恩等已正宪典其石函石碑尚存于宁以妖术惑人自言得聚宝盆于桃花洞知州程观信之事闻俱坐斩既遇赦宁发戍边远都察院以天下妄言惑众如宁者尚多请出榜禁约故有是命

○弘治十七年二月戊申时有旨朝阳门外建延寿塔命内阁撰敕令太监李荣李兴督其事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言臣等仰惟

陛下圣明不意有此举措闻命惊惶夜不能寐窃念佛老鬼神之事无益于世有损于民臣等已尝累陈不敢多渎今举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人主信佛者无如梁武帝而饥死台城宗社倾覆信道者无如宋徽宗而身被拘囚毙于虏地本欲求福反以致祸史册所载非臣等所敢妄言在

祖宗朝僧道有定员寺观有定额不过姑存其教未尝妨政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尧舜周孔之道而已令寺观相望僧道成群斋醮不时赏赉无算竭天下之财疲天下之力势穷理极无以复加夫以

天纵圣明洞见物理乃空府藏而不惜竭民膏而不恤者盖为其能祈福消灾庇民护国也近年来灾异迭见南畿浙江湖广陕西诸处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处盗贼纵横广西土官侵占地方四川番夷扰害边境达贼在套复图寇掠祸患之多难以枚举不知其所祈者何福所消者何灾护国庇民

先帝圣德恐不能无损乞令所在有司毁之凡函中所贮者各令进缴以灭其迹抑以杜将来之渐从之

○十一月甲申妖僧继晓伏诛晓湖广江夏县人姓黄氏成化中以星命之术因太监梁芳以进大见亲幸赏赉甚厚赐太监蔡忠第以居后移居都督马俊宅请赐额于门

曰辅教寺屡进邪说有人所不得闻音升国师因以创寺请遂许购民居百余家以成之所居前后多寘妇女群小多附之求进及回湖广以黄帕裹其一臂谓尝经

御手所执也至是刑部拟晓罪死妻子流二千里以尝经赦请发为民大理寺审允有旨令科道官看详都给事中陈璫监察御史魏璋等交奏晓罪大恶极刑部所拟不当并请正芳引进邪人之罪

上命斩晓于市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芳既充军贴贷死命南京守备官重杖之八十仍充役刑部大理寺令自陈状于是尚乔新等请罪诏堂上官俸一月该司属官两月

○弘治六年十月辛未先是诏取番僧领占竹等礼部及科道交章劾之不听工科给事中柴昇复极论其蠹政惑世之害乞正其罪以雪众愤既而科道等官论列不已

上曰领占竹妄诞欺罔夤缘来京其罢行取之命

○弘治十二年二月戊申严左道惑众之禁先是解州吏李其功何在今日者造为延寿之名上惑

圣听而

陛下信其游说辄与施行尝闻尧舜之寿皆过百岁当时未有僧道未有塔寺不知谁与延之

陛下德合天道政协民心则和气致祥

圣子神孙自可享万万岁无疆之寿何假于僧道塔寺之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国家之福延

君上之寿则臣等虽家出资财身就工役亦且为之何暇与之校论是非称量利害但决知其无是理尔

祖宗朝间有塔寺之举但当时官有余财民有余力虽终无益亦未大损今内库急缺段匹太仓银数渐少光禄寺行价累年赊欠各边粮草所在空虚灾伤地方饿死盈途逃亡相继赈济官员束手无措尤为窘急而塔寺之费动以数万若省修建之财为赈济之用即可以活数百万生灵之命岂非祈福延寿一大功德哉且民之病远在天下

陛下恐不得而闻军之病近在目前乃

陛下所亲见今班操官军岁少一岁正以各项工役累力陪钱宁犯官刑苟逃性命朝廷屈法容恕差官催督尚未肯来若又闻此大役则今岁春班到者益少堂堂京营无人操备设有不测

陛下谁与守哉臣等每思弊政之来不能力救惭惧交并今事关撰述若苟为承顺以上累

圣聪下妨治化则臣等身自坏之误国之罪虽万死不足赎矣伏望

陛下大奋乾刚特收成命将前项塔寺即为停止其敕书免令臣等拟撰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时府部大臣及科道等官亦交章请罢其役

上曰卿等言是其即停止之

大明孝宗敬皇帝宝训卷之二终

大明孝宗敬皇帝宝训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謹閱

仁政

○弘治三年五月丙寅山西潞州卫并沁州守御千户所屯田被水灾不及三分例不免粮

上以其民饥困方发仓赈济不可复徵特免之

九月丙辰巡抚顺天等府都御史徐怀奏顺天府先年赈济粮银例当追徵还官但今年虽颇收而民犹不足若一概追徵必有逼勒之苦乞令衣食稍给之家徵十之五其次徵三之一极贫者暂为停徵庶小民可以苏息

上曰赈济所以拯民民尚不给又复追徵是重困之其即如拟行务使贫民稍得
<宀十见>恤以俟来年再议

○弘治六年十一月庚申顺天府尹黄杰言畿内地方水旱相因贫民流移来京城者以万计昼夜露多转沟壑乞收入養济院全活必众实发政施仁之首事也户部议以在京養济院狭小岂能容此例应给粮遣还但隆寒之时恐在道失所宜命顺天府籍其名于官大者人给粮三斗小者半之俟春暖仍送回俾所在官司赈济从之

○弘治十二年七月戊寅故事军官卒无嗣者其母给俸五石母亡妻存给米二石金吾左卫千户舍人王宗未袭卒子玺优给亦卒宗妻李氏乞给米兵部议宗及玺俱未袭官于宗不得称故官妻于玺不得称故官母但守节年久又系优给舍人之母请月给米一石终其身从之

○九月壬戌应天府上元县老人周斌奏京城中人之家凡有死亡多无葬地不免火焚其骼寡贫难者遂至委弃沟壑道路秽气上干致生灾变切恐天下皆有此患乞行各处有司买地官为封记扁曰义冢如有无地无依之人亡者令所在邻保相助置为衣棺葬于其内庶骼寡贫难者不至死无所归工部覆奏谓先是监察御史王相言京城之外原有漏泽园被人占种乞差官筑立墙垣明揭门额该管衙门各委吏役人等看守本部已奉旨查理欲行南京工部并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旧有漏泽园者重增修饰无者即于本处城外选择空地创造或名漏泽园或名义冢葬埋无地无依之人使死有所归庶免致伤和气

上曰小民贫难孤鳏死无所归朕甚悯念所议是其亟行天下各该衙门一体举行不许虚应故事

○弘治十五年四月壬寅朔命顺天府赈恤都城内外民之孤寡残疾及贫难无依者从户部奏也

○七月辛卯命延绥镇巡等官于沿边各卫设立養濟院漏泽园各一所从工部左侍郎李鑑请也

○弘治十六年十月乙未户部言湖广山东苏松等处灾伤不減于浙江淮扬等处乞敕各巡抚巡按官各令所属将预备仓粮并在库官钱及赃罚纸价盐引等项银两自今冬至来年麦熟止按月验口给赈仍停止远年逋欠不急物料以苏民困

上从之命即敕各巡抚巡按官用心赈恤无致失所

○弘治十八年五月丁亥先是

上以久旱忧切于心欲降敕谕颁<宀十见>恤十五事一内外重囚情可矜疑者令问刑衙门奏谳一内外缉获强盗妖言奸细多有贪功罔利及戮翻之徒诬陷重罪令问刑衙门从公研审如有冤枉即与辦理一监追赃物囚犯有年久家产尽绝者查奏发落一做工未满囚犯例该发遣者俱免做工一京营官军俱免做工不急工程悉皆停止外卫上班违限官军五月内到者俱免罚班问罪一逃亡匠役俱许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以前灾伤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罚工一京边骑操及各处孳牧寄養马疋倒失亏欠买补追陪未完者量为宽免一各处税粮并額办坐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民拖欠者量为<宀十见>免一各衙门科派物件具奏减免一各处角口羊纳钱粮内外管事人员需索使用以致上纳不敷重复徵角口羊令该部申明禁治一近来冗食数多该部查议裁減一各处欽賞庄田有自收子粒管庄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窜今后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运送马槽马桩等物劳扰军民悉皆停止令在京造用一各王府及鎮守等官贡献方物劳扰道路除旧例外悉皆停止一各处盜賊有因饥寒失业啸聚为非者所司出榜晓諭许其自首免罪一内外府州县養濟院令户部及巡抚巡按官申明旧例乞食貧民严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視草会

上不豫不果颁

今上追念

先帝遺志乃載入登極詔及恭上

兩宮尊號詔內行之

恤民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辰內閣大學士劉吉等言迩者玄象示戒妖星出于天津考之載籍妖星見為兵為飢為水旱死亡之徵今天下連年風雨不調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旱北直隸蝗蟲四川湖廣皆薄收倘明年再似今年閏無豐稔之樂盜賊萌竊發之機中原有事河道阻塞京城百万生靈必致惶惶禍亂之作亦不難也惟望

皇上深思

祖宗創業之艰难今日守成之不易兢兢業業常如即位之初奢侈用度一切減省游觀玩樂一切不行左右諛言一切勿聽異端經教一切勿作惟留心經史講求治道以古二帝三王自期庶几人心歡悅

天意可回臣等又思近来工役繁兴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止用木桥往来亦便何必动众改造见今天气极寒军士不得休息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南海子墙垣自有海户可以修筑今劳动军士将及经年未见毕工其他差官勘事等项尤为繁琐不能悉言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是亦弭灾修省之一端也

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等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其令金山口沙河桥南海子及王府做官军人等俱与休息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庶副朕畏天恤民之意

○弘治四年八月庚戌工部尚书贾俊言苏松浙江近被水患民不聊生而顷者织造假之令至于再三其数不下数万以疮痍未起之民加烦重不堪之役诚可悯惜乞暂令停免

上曰诸府既有水灾今次所派假疋罗纱姑令停织俟明年秋熟后陆续织造供用

○弘治八年正月癸丑初永乐间因征比虏获羊万余令顺天府所属州县分牧岁办羊毛价银九百六十余两输司设监供用谓之长生羊毛弘治间府尹黄杰言岁久羊已无存牧养人户坐是亦多逃绝其价皆见存户陪纳民甚苦之已得旨除豁不复追徵至是司设监复以前令为言事下所司看详工部具前旨以请

上曰羊亡毛存是无名之徵也况已有前旨其悉除之

○弘治九年六月庚寅浙江山阴萧山二县同日大雨山崩水涌漂庐舍二千余间死者三百余人事闻

上命量免被灾人户徭役其渰没人口者给米二石漂损庐舍者二石

○弘治十年九月乙巳时山东济兗青登莱五府水灾青济二府虫灾蓬萊黃二县瘟疫命所司赈恤之溺死人口之家给米二石漂流房屋头畜之家一石渰死之家量给之其死亡尽绝及贫不能葬者给以掩埋之费

○弘治十二年八月乙卯工部覆奏监察御史张纶所言乞将畿内坐派物料量派各处及罢不急工作夫畿内之民固当爱惜但在外州县出办亦不为少已派者再难更改待后凡有派办另为斟酌处置况工作不息派办不止内府各该衙门年例成造虽有常规而数目渐加近年愈甚虽本部多方经画终是不敷乞行内外衙门凡有得已工程不许奏请兴造及年例合用木植颜料大要以分数为率畿内府分比之在外量为从轻庶畿民得遂安養之业

上曰畿内重地百姓尤宜优恤凡百物料准如议从轻坐派

○弘治十三年二月壬寅有盗八十余人剽劫襄阳安陆等府州民不宁居兵部以闻

上曰逆贼啸聚流劫赤子何辜宜令所司尽心督捕期于必获不可视常玩愒违者以失机罪罪之

○弘治十四年闰七月戊戌南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处以水灾告户部请令所司各举行荒政以恤民患

上曰各处既灾害重大人民艰苦其速敕巡抚巡按官用心赈恤毋致失所

○十一月癸巳吏部尚书马文升言直隶山东河南等处灾请行恤典并简命臣僚以便宜赈济因严捕盗贼停止科差以苏民困以固邦本

上曰地方灾害人民艰窘诚如卿所言该部即推能干堂上官二员会同各该巡抚等官用心赈恤毋致失所其余灾害地方奏内开具未尽者仍通查以闻户部覆奏谓刑部左侍郎何鉴大理寺右寺丞吴一贯可分任其事又凤阳等府山西等处亦报灾害乃文升奏所未及者并请量行恤典

上从之命鉴一贯各奉敕以行其余有灾处行令各巡抚等官加意设法赈恤毋得虚应故事

○弘治十六年四月癸丑礼部以辽东火灾之异请加脩省

上曰辽东灾异非常即敕镇巡等官痛加脩省利弊可兴革者具实以闻被火之家尽心赈恤毋致失所

○弘治十七年正月癸亥江西南昌新淦二县火焚南昌军民居一百五十五家新淦焚公署四所军民居一千余家镇巡等官以闻

上曰江西灾异非常镇巡等官其痛加脩省抚安军民以靖地方

○弘治十八年四月戊寅户部奉旨会吏部推处置流民官仍谓侍郎何鉴可用并议上合行事宜谓流民安土重迁若一概发遣人情不堪宜令移文原籍查各军匠见有人应当而户丁不缺者仍许寓彼而以军匠为籍依例帮贴倘原籍丁尽无人应役者即附籍应之人顶补若军系远方及烟瘴卫分以水土不服为辞者编发附近卫所

上从之命鉴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以行赐之敕曰湖广荆襄郧阳德安黄州及河南南阳开封河南汝宁陕西汉中西安口洛等府州县地土空旷各处逃亡流移脱漏埋没等项人民多往彼处潜住先年因无名籍管束致生事端尝专差官处置安集方得宁静妥经今年久陆续流移潜住比昔尤多惟恐又成将来之患今特命尔前去会同各该抚治巡抚都御史督同抚民守巡等官查照先年都御史原杰等节次奏准及今户部议准事理从长计处设法清查先出榜晓谕令未经附籍情愿还乡及系军匠等役在逃者发回复业着伍着役若住成家业不愿还乡及虽系军匠等籍自愿仍当祖遗户役不失者俱给与户由编入里甲量<八十见>户役以示优恤仍行移原籍官司查考贯址的实若不肯附籍又不还乡仍前躲避潜住者照例编发充军先年附籍人户或有朋比影射者一体清查改正其地里广远去处或添设官司管束或该增置里社及一应可兴可革事宜敕内该载未尽者悉听尔便宜处置专设抚民参议副使等官有闇茸不胜任者具奏罢黜或起送别用并其余司府州县官员俱听选择差委若有推奸避事欺公玩法及巡捕等项人员乘机挟诈惊扰地方势豪顽猾之徒隐蔽流民阻挠公法者俱从究治应

奏请者指实参奏尔受兹重托务在计慮周密处置得宜使民有定居籍无漏报毋或循常袭故徒具虛文有孤委任故敕

恤军士

○弘治七年十二月己卯敕甘肃镇巡等官赈恤甘凉等处边军之被寇掠者敕曰甘州地方孤悬河外四邻胡虏屏蔽关中捍御西域非他镇比所在卫所军士止靠孳牧度日近闻虏酋小王子人马潜住贺兰山后节入甘凉永昌庄浪等处抢掠去岁六七月间抢去头畜十万之上今岁九月前后又二次入境抢掠头畜约十万有余人口不知其数其全家掳去者官军阵亡者亦多以此军士之家十分艰难不能存生必湏赈恤安養方保无虞敕至尔等即从公计议行令彼处分巡收粮布按二司官员将被贼抢掠之家尽数查出逐一研审中间若系十分艰难者支给官库钱粮量加赈济果有无牛具种子者亦量给与务令得所毋致逃移处置毕日通将赈济过贫军姓名并用过钱粮等项数目造册奏缴以凭查考尔等其钦承之故敕

○弘治十年二月癸酉初户部主事邓明奏天津等八卫官军岁采秋青草殊为未便命给事中甯举同户部委官查勘具奏大意谓采草官军岁费行粮八千石而其家又自有余丁津贴之费所采草岁止百四十万束且多饁地恶草马不堪食鬻之三十束止得银六七分徒费无益宜自今岁始令官军各回原卫直以草场地二千八百八十余顷给民耕种亩徵租银三分岁以十月角口羊部候官军该关草时每束给银伍厘令买草饲马户部覆奏谓其言可行且请令今所给民地如遇水旱照本处民田灾减免而通州崇教鸣玉花园草场地亦令委官丈量拨付居民佃种亩徵银四分以充草价其原设官攢人等尽行裁革得旨兴济等县草场既获草不多徒费人力若令民佃种收租以为饲马之助则军既得休民亦得養而饲马亦得实惠是一举而三得矣并所拟通州一带草场事宜俱俱准行

○弘治十二年十月丙寅兵部尚书马文升等奏近年兴作太繁军士疲于工役凋敝日甚而南京武职<六十见>衣太袖清谈恣肆武备日弛请禁止之

上曰军士疲惫武备废弛诚如卿等所言此后团营官军再不许奏拨上工各营提督并南京守备等官务加抚恤操练毋得因循怠忽

○弘治十三年三月丁巳巡抚宣府都御史雍泰奏边军贫不能娶者多亦有既娶而典卖者乞命所司给与赀财令聘娶收赎户部覆奏宜行所司核实奏报给与聘财典卖者官为收赎从之

○弘治十四年四月辛亥辽东镇夷堡火官军人等死者七百二十人伤者四十七人料草束器械燔毁无余守臣以闻兵部请修德政以弭灾异并敕各守臣尽抚绥防御之道

上曰各边灾变非常其敕镇巡等官痛加修省抚恤军民整饬边备毋视常怠玩

○弘治十五年七月丁酉河南宣武等卫京操官军以本地灾伤乞如例放回兵部

言其灾不甚重不宜放免

上曰京操军甚艰苦各营提督官务为存恤仍严禁把总号头官毋得私役违者重罪之

○弘治十六年六月己酉兵部请优恤直隶及河南山东各卫所官军

上曰京操官军实为艰苦兵部即通行内外该管官司严禁役占^{<一十见>}恤家口务使得沾实惠毋虚应故事

○弘治十八年三月辛亥河南陈州卫军士奏诉不支月粮已踰二年

上曰卫所军士艰窘特甚所资者惟此月粮何为二年之上不得支领其令巡抚官查究以闻

○己酉兵部奉旨议上处置军伍事宜谓律例窝藏逃军者充军今未闻有充发之人邻里不首者问罪今未见行连坐之法以故清角口羊虽多不获实用及到营卫其毙尤多且律例逃军十名以上该管官递减俸级而今逃亡之军何止于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该管官递降一级而今降级之例惟行于属职辇毂之下且如此况四方乎今欲清查天下之军伍必须推究利毙之源流

上曰军伍逃亡数多实由统领人员掊克凌轹及有司邻里人等容隐埋没毙病多端所致兵部即备查减俸级充军等项律例申明禁约其清军官有虚应故事者每年终仍从公核实以闻

重农

○弘治元年二月癸卯户部尚书李敏言天下之劳苦者莫如农夫今

皇上躬耕耤田若不亲见其事则稼穡之艰难何由而知乞敕礼部于耕耤仪注内增上中下农夫各十人服常服执农器引见行礼然后令其终亩或赐食赐布以慰其劳尤见重农之意

上曰朕正欲观农夫艰苦其终亩庶人只常服从事仍人赐布一匹

荒政

○弘治三年二月甲午户部以水旱灾请免直隶淮安府弘治二年分秋粮米九万六千七百余石草二十六万七千三百四十余包扬州府米豆共四万八千五百四十余石草八万七千四百八十余包凤阳府米七万四千九百三十石草一十五万四千一百余包湖广郧阳府夏税麦三千二百八十余石襄阳府麦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余石荊州府麦七千八百五十石郧阳及襄阳二卫麦共三千六百六十二石河南南阳府麦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余石丝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余两南阳卫所属三千户所并守御邓州唐县二千户所麦八千六百一十余石

上曰国赋固有定法然岁有丰凶凶岁义当损上益下若必欲一概取盈仓库则实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拟甚当朕意悉从之仍谕有司使贫民各沾实惠

○弘治四年正月乙未巡抚辽东都御史徐贯言辽东去岁被灾开原尤甚今春夏

之交愈加难窘请运沈阳卫预备仓粮五千石辽阳定阳左等卫预备仓粮二万石输之开原以备赈济铁岭泛河懿路等处亦发仓赈之仍请减价粜辽阳海州等处预备仓粮三万石以纾目前之急俟岁稔籴补

上命如议行之

○弘治五年七月戊戌户部言旧例凡灾三分以下者税粮不免三分以上递减之比顺天府所属州县以旱岁核实数告间有不当免者但京畿民困尤宜加恤今年夏税请照数悉与蠲免从之

○弘治十六年九月丁丑南京守备太监傅容等奏应天及凤庐二府并滁和二州大旱灾重民穷盗发欲将南京户部所收水兑余米差官给账户部议请如奏

上命选部属及府州县正佐有风力者领其事务令饥窘军民均沾实惠毋纵下人夤缘作耗虚费钱粮

○弘治十七年二月丙午巡抚直隶都御史张缙以地方灾伤请以淮扬庐凤四府并徐州弘治十七年兑军粮米十五万五千石折收银两存留本处以备赈济俟二年后补还

上曰既地方灾重饥民死亡数多兑运粮米准如数存留此后亦不必补还
水利

○弘治二年五月庚甲河南守臣奏河决开封黄沙冈苏村野场至洛里堤莲池高门冈王马头红船湾六处又决埽头五处入沁河所经郡县多被害而汴梁尤甚

上曰黄河冲决民居荡析朕深愍念其即行巡抚官督所司役五万人脩筑务使河复故道不为民害以副朝廷拯灾恤患之意

○九月庚辰改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赐之敕曰近闻河南黄河泛溢自金龙等口分为二股流经北直隶山东地方入于张秋运河所过闸座间有渰没堤岸多被冲塌若不趁时预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溃决旁出有妨漕运所系非轻今以尔曾监督工程绩效著闻特改前职驰驿会同山东河南北直隶巡抚都御史督同三处分巡分守并知府等官自上源决口至于运河一带经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从长计议修筑^足 _金浚应改图者从便改图各照地方量起军民夫趁时兴工务要随在有益各为经久不可虚应故事仍湏禁约所司毋得指此妄加科派骚扰地方凡用工军夫皆湏抚恤周备毋令下人逼迫剥害违者轻则听尔量加惩治重则送各该按察司及问刑衙门问理尔为朝廷重臣受兹委托尤湏昼夜用心躬亲勤劳博采众长相机行事务使军民不扰工程易集斯为尔能事完之日尔即回京仍将修过缘由并用过工料数目造册奏缴以凭查考故敕

○弘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邓章言高邮湖为运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闸迄于张家镇凡三十余里其堤面故甃为风涛所啮屡修輒坏劳费无筭宜易以石庶几可久而新修康济河西岸亦须预为整筑以免冲决之虞河之北闸仍宜北迁五

里庶使舟行可尽避湖面之险事下工部请如所拟以淮扬庐凤等府赎罪米价并两淮运司余盐价银万八千两为买石之费工匠日食则移文仪淮批验盐引所并淮扬钞关劝借口船米给之事毕即止

上从之仍谕令甃筑期于坚固经久不得虚费物力
盐法

○弘治元年七月己丑命户部左侍郎李嗣工部右侍郎彭韶俱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清理盐法嗣两淮韶两浙俱赐之敕曰近闻运司盐课递年亏欠客口往往不肯报中原其所以皆因始则买窝中纳多费资本及到支盐之处又被官赏官卖长芦夹带及官豪势要有力之家挨撑一时无盐支给守候年久只得借债买盐抵充官课照引发卖盘费又加数倍此客口受亏之毙也其盐课亏欠亦由各场灶丁多缺有司不即金补山场草荡多被豪势占据仓廒锅盘年久损坏不能修治灶丁艰窘无所赈恤而又总催人等倚恃豪滑客口到场勒要财物不然任其自买全不为理灶丁所煎盐课又强收私家潜卖与人或答应势要比较之际不过虚出通关申缴上司此盐课不完之弊也由是官盐不足私盐盛行加之运司姑息逢迎御史因循不理盐法既坏边储欲充难矣今特命尔督同巡盐御史并运司官亲历各场查盘清理禁革奸弊除官赏官卖长芦夹带已有诏条禁止外其余但有官豪势要顶名报中嘱托有司多买私盐装载大包强掣搀卖等毙悉照近日奏行事理逐一查出人拏问罪盐没入官不许容情纵放亏欠盐课务将总催人等责限杖并追完总催中间有积年豪滑不惧法度凌虐灶丁侵欺盐课者正身连当房家属牢固角口羊京问发充军家下房产并直钱物件悉准折易盐补课灶丁有缺督令有司金补山场草荡踏勘不许占据仓廒锅盘损坏措置物料修理灶丁艰窘设法赈济客口应给盐者即便给与不许所司刁蹬各该行盐地方有别省盐越界来卖及盐徒兴贩私盐者行令所在官司严加缉捕一应割剩并还官盐斤悉作正课挨次给与守支客口每年所收盐课务查见实数完足毋令似前虚出通关申缴此外有该载不尽之事听尔便宜处置军民职官有犯并运司各场官吏人等有贪婪作弊者除三品奏请其余就便拏问如律运司场官果有廉能守法公道行事者亦量加奖劝尔为朝廷大臣受兹委托必须尽心竭力使盐法兴举奸弊革除口贾疏通边储给足斯为称任如或纤毫怠慢公道不废事窳名隳责亦难辞尔其钦承之故谕

○弘治十六年九月癸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璟上盐法事宜一谓各边开中盐引有多出课额之外口人无从关支者例令亲自具奏改与见年有盐之数仍令每引增银一钱五分于人情不便宜令运司将各年盐课查报在部今后止将实在之数开中先致额外透派其见今应透派者听运司改与勿令增价亲奏一谓旧例口人中盐至场未支而死者许妻子具奏行原籍及运司核实行方得代支余人不许而山狭辽东路远者待报又难今宜不拘故口妻子但系父母祖孙同居兄弟俱准代支仍免其具奏止于巡盐御史告行运司核实支给通行各处巡盐御史如例行之一谓先是漕运衙门议拟漕运

官军回船每人许带食盐不及五十斤者勿罪遂致私贩公行盐法阻坏今宜罢前例运各场收盐课官吏总催禾口畝和泥土者请问发附近卫所充军分管官不辨验者连坐一谓旧例南京诸司食盐分派仪真淮安二批验所仪真者便而淮安者远隔数湖独为艰险今后乞将淮安批验所盐令纲甲船户装至仪真总贮以待诸司支领户部覆奏从之

兵政

○弘治元年六月戊辰命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提督团营操练先是鸿胪寺右少卿李燧奏京营操练旧以文武大臣协同提督顷年以来止用武职总兵而文臣不与乞与文职大臣内简命一员往往任其事或遇有警即同征剿则文武相资而戎务有备矣事下廷议列銜以请

上命文升莅其事赐之敕曰朕惟国家费粮赏以養军士无非为卫国安民之计先因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官军有名无实占役数多曾命内外官员会同清理拣选精壮官军十二万分为十二营操练每营用内外官各一员坐营管操既又重加拣选补换兹命尔同太监傅恭李良太傅兼太子太师保国公朱永太保兼太子太傅襄城侯李瑾通行提督务令各营官军时常操练马匹如法喂養器械必须整齐武艺必湏精熟使人人都可以临阵应敌折冲御侮不至如往时虛应故事乃为尽职然欲得其勇力在養其锐气尔等尤须加意抚恤不许该管官员科扰占役其坐营管操内外官并把总以下官敢有不遵号令者听尔等参奏拏问如役占军士五名以下者降一级五名以上者降二级马匹私借骑用及拨与骑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级五匹以上降二级俱仍发边远立功提督官若容情故纵或被人举发或朝廷缉访得出一体治罪军士缺伍听于三大营选拔其三大营太监总兵官仍自照旧操练所留官军以壮威武每月两次赴十二营与尔等会操试验遇有调发公同计议不得自分彼此尔等受朝廷简命宜竭忠尽诚持廉秉公以强兵卫民安夏攘夷为己任毋因循以度日毋姑息以徇情毋举措乖方以贾怨惟兵强马壮武备脩举斯尔等之能不然惟尔弗任其欽承朕命毋怠故谕

○弘治三年六月己丑虏营大同境外将入寇又言入贡守臣以闻

上命新宁伯谭祐选军马万二千练习以待马步军各赐赉有差既而虏知有备遁去守臣因言本镇有急旧常调延绥游兵策应然待奏而后行恐缓不及事请预敕延绥守臣自今如遇虏势紧急先发后闻

上曰延绥大同接境宜互相应援今后果值虏势紧急准先调发然后奏闻所司其预敕延绥守臣知之

○弘治十三年六月乙未

上谕兵部臣曰京营军士缺伍数多尔等累奏查选尚未举行其计处以闻兵部尚书马文升等奏谓臣等窃惟京营军马拱护宸极张皇国威内防奸宄外服四夷兵政之大莫切于此历年既久不能无弊团营军士一十二万逃亡事故者固多而各营未补者

亦众本部尝以秋班未选累<距 镜-金>上陈值工作迭兴各供差役未遂施行兹者北虏寇边上廬

圣虑特降纶音即今已命本部右侍郎杨溢并科道官通行查选三大营军士以备领马以实营伍俟点选毕通行取送团营以补原少之数仍候秋班官军到日奏请内外官员再行查选

上曰待秋班官军到日仍会官查选务使营伍充足毋虚应故事

○弘治十五年五月己亥大同守臣奏虏拥众在边诸将所调宣府延绥游击兵存留策应宣府守臣亦奏本镇有警欲将调去大同官军掣回战守而延绥守臣又奏本镇人马不敷要将前调去大同宁夏游奇等兵各准一半放回兵部覆奏谓各边贼情缓急难以遥度请各行大同宣府延绥宁夏镇巡等官审时度势设策周防前项官军可掣则掣可调则调勿怀嫉妒致误边计

上是之命各边镇巡官遇有别镇徵调即督发应援不许托故占诿致误事机

○十二月壬寅先是巡抚宁夏都御史王珣请发陕西军民五万于花马池增修营堡调腹里一卫官军防守别命监察御史一人巡视都御史史琳亦请于韦州增设一卫发庆阳等卫官军及新募之兵一万人使常驻其地户员外郎徐键时督粮宁夏亦请于花马池兴武营之中设一营移兵住守仍增设兵备副使一员或移环庆兵备副使往镇之事皆下总制尚书秦纮勘报至是纮奏前地止可脩堡以便驻劄增墩以备瞭望调兵设官皆不可且近于花马池之西垦田一万顷募人屯种以渐徵之每一顷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坚城以为家将使食足而兵强矣兵部请如纮议

上从之仍命纮如近日敕旨用心计处及时脩筑免贻后患不许虚应故事

○弘治十七年七月壬辰

上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暖阁出大同镇巡官本言虏贼掘墩杀军延绥游奇兵累调未至乞为增兵补马情词甚急

上曰我边墩台贼乃敢空掘墩军皆我赤子乃敢杀伤彼杀者苦何可言朕当与做主京营已选听征二万湏再选一万整理齐备定委领军名目即日启行健等对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诚

宗社之福京军亦湏整点但未宜轻动

上屡申前谕健对曰大同亦不曾请兵

上指其奏曰臣等拘于新例不敢上请天兵东阳对曰用兵事湏令兵部议处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自开例请兵湏是朝廷行之耳迁奏曰边事固急京师尤重居重驭轻亦湏内顾家常

上犹未释东阳曰近日北虏与朵颜交通潮河川古北口地方甚为可虑今闻贼在大同稍远欲往东行正不知何处侵犯若彼声西击东而我军出大同未免顾彼失此湏少待其定徐议所向耳

上曰此说固是今亦未敢出军但湏预备停当待报乃行免致临期失措皆对曰
圣虑甚当退乃拟选京军三万令兵部推委领军官以闻

上复召兵部尚书刘大夏

面谕出师之意大夏力言京军不可轻动与内阁议同师乃不出
马政

○弘治二年八月辛卯太仆寺卿王霽言马政十事一国初设行太仆寺及苑马寺于边方当时每寺马不下二三万匹未尝仰给京师自正统后马政日弛边方用马不仰给于京师必买括于民间今太仆所储马价有限边方仰给无穷谓宜行陕西辽东山西各巡抚官严督苑马寺行太仆寺如意牧養以复旧制仍设法收买种马以图蕃息庶各边有马而京储不致妄费一金吾左等七十四卫所旧制牧马皆有草场地土当时各卫马以万计凡有征操多取给焉近年马政大坏所存十无二三宜行分管寺丞等官随卫所大小给与数群兼同旧马如法牧養若卫所不听约束参奏住俸年终照例决罚庶官军知警而旧政可复一顺天府所属二十七州县寄養备用马匹其人户丁多者或得空闲力乏者强令牧養所以膘壯马匹渐致瘦损物故宜令分管寺丞等官审定上中下户上户或養马三四匹中户次之下户或二户共養一匹贫难者优免给俵之际仍视县之大小为差庶人心悦服而每年一审法令可久一各处孳牧新收者少物故者多上下相蒙彼此姑息亦坐分管寺丞权轻故耳谓宜稍加优借各州县掌印并管马官贪墨废事者许年终奏请住俸仍具贤否揭帖报吏部他日据以黜陟其寺丞中间才行超卓者但过二考一体旌擢庶委任重而人知所警劝一顺天所属皆有备用孳牧之马请选留其良者以备征操汰其老病漂沙者别用仍三年一选庶马得实用民免陪偿之苦一国初令马甲養马余户助以刍豆后各家轮養致用心不专马多物故宜命所司择殷实之家为马甲余户以刍豆助之如马瘦损专责之马甲其倒死者马甲偿其七余户偿其三庶责任专而人知惧一各府州县凡使客经过輒令民以官马迎送马毙则责民赔偿深为可悯宜行所司严加禁约有借用者提问参奏庶上下知所爱惜而马无亏耗一法司赃罚官马其良马多为权豪减价买去老病者乃寄養于民至倒死亦要追陪请今后止许卖其老弱瘦损者价送内府供用庶不累及贫民一南北直隶陕西辽东等处俱有牧马草场岁月渐远多为豪右侵占请两京各委科道官陕西等处各行巡按御史阅实原额四至树封墩植榆柳立界至以专牧放如侵占之家已成水陆田地卒难更改者令照例起租遇有倒死量支津贴一孳牧马匹贵乎适均各府所属州县有马多而人户少者劳逸不均宜行分管寺丞候来年同各属正官并管马官酌量以马多地方派与马少地方领養下兵部覆奏从之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户兵二部覆议监察御史王绍所奏禁口茶以通番马事谓洪武永乐间茶马之法三年一次官运保宁府等处茶于西宁等茶马司易马后此例不行仍取汉中等处民纳茶及巡获私充用岁遣行人等官巡视成化始专差监察御

史当时易马岁以万计加之寺监所牧足给边用近年以来十不及一盖缘私茶之禁不行而召口报中之弊复有以启之请自今停开中之例严私贩之禁仍以民间所纳并巡获私茶与番马及时互市陕西苑马寺比年马政废弛尤宜择人整理庶几马渐蕃盛而边方足用

上曰茶马备边重事所差御史务用心巡理足先年之数此后勿再召口中茶其苑马寺牧马事宜兵部即议处来奏

○丙辰兵部尚书刘大夏等奉旨议上在外寺监牧马事宜谓近年各卿佐贰缺多用谪逐及有过累者府卫下寮多易视之故各官自待亦轻政务因以废弛宜稍更其制今后各行太仆苑马寺官缺少卿则于布按二司参议佥事内推补卿则于参政副使及本寺少卿内推补如职务修举则视太仆卿佐升任其监苑庶官亦请于北人素知牧马者任之则官皆得人而政可举矣

上从之命自后寺监官如有成效一体不次擢用

○辛丑升南京太常寺卿杨一清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赐之敕曰陕西设立寺监衙门职专牧马先年边方所用马匹全藉于此近来官不得人马政废弛殆尽今特命尔前去彼处督同行太仆寺苑马寺官专理马政尔湏查照兵部奏准事理考究国初成法亲历各监苑督委都布按三司能干官员踏看牧马草场果有侵占者即令退还查照养马军人果有逃亡者即令拨补见在种儿骡马实在若干设法增添务足原额倒死亏折马驹随宜追补量为分豁布置已定责令该管官员用心牧養官军骑操之数亦令该管官员如法点视比较毋致倒失亏欠尔仍不时往交提调稽考各寺监等官有闕葺不职者尔即具奏黜罢或起送别用另选才能以充任使其有尽心职务功绩昭著者具奏旌擢其西宁等处各茶马司茶易番马甚济国用近来亦渐亏耗今并以付尔尔湏一新旧规务令茶课充盈私贩息绝番人乐归官市番马实充厩牧凡牧马易马事宜利有当兴弊有当革敕内该载未尽者悉听尔便宜区处事体重大者奏来定夺巡抚巡按等衙门不得干预尔职寺监官员惟尔所统不许各衙门凌轹都布按三司而下官员但事关马政俱听尔约束委用敢有故违侵挠及权豪势要之人欺公玩法沮坏马政应拏问者径自拏问应奏请者指实参奏夫废墜既久之后更新兴举责任实重且艰朝廷以尔才望素优志存体国特兹命尔湏不惮勤劳悉心经理务俾马匹蕃息边方足以复国初之盛以济戎务之急尚有显擢以旌尔能如或绩效弗彰有孤委任责亦难逭尔惟钦哉故谕

○弘治十七年二月辛丑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奏狭西苑监多缺城堡官无寓所卒无营聚马亦露牧原野遂至耗损今相度各监苑地势其长乐广宁等十四营旧无城堡宜创筑开城黑水十八营城堡湮废宜增修仍各于其内置厩以養马连屋以聚卒建衙以寓官兵部覆奏

上从之即令一清及时提督整理务期完固

脩省

○弘治元年四月壬戌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言

天寿山雷电风雹各

陵楼殿厨亭并各监厅屋瓦兽角击碎甚多臣等以为灾不于他所而于

祖宗陵寝之地不于他时而于

茂陵工完之初伏望

陛下延访名德讲求治理诘致灾之由究弭灾之道仍敕两京文武群臣同加脩省

上曰天示灾异朕当循省脩德尔文武群臣亦当奉法脩职使政平人和冤抑得伸

用回天意毋或怠玩自罹宪典有口委任

○弘治三年十二月辛亥以彗星见敕谕文武群臣曰朕嗣承

祖宗大统三年于兹虽夙夜孜孜勉图化理而绩效未著心恒歉然兹者上天垂戒
彗星见于天津朕甚忧之循省咎徵莫测所自岂朕德凉薄行事乖违天特示异以警之
欵抑亦政多缺失军民困苦朕与尔文武群臣交脩之道未至而惠泽不下敷欵惟事关
朕躬者朕已斋沐告天省已脩德期消变异而尔等食朕之禄实同休戚不可不痛加警
省今各宜脩举职业毋或因循懈惰慎持节操毋或背公徇私凡军民利病时政得失可
以兴革张弛者尔文武大臣并科道官仍条奏来闻务在切实可行于国有益庶几上下
协尽交脩之道而人心欣慰天意可回矣其勉之慎之

○乙卯腊节以脩省免宴

○壬戌六部等衙门尚书等官王恕等以星变奉诏言经筵讲学乞不问寒暑各寺
观斋醮西天厂诵经供应费财害民元宵灯火筵宴及保圣等夫人岁祀乞各裁减停止
畜養狮子等兽饲以生羊有伤仁心甚为无益续进番僧刊印番经既费民财又伤礼教
乞放遣停止增设松潘巡抚大臣京通仓监守内臣添差催儱匱匹部属织造内臣俱为
民病乞取回京南海子等处脩造工役光禄寺岁用柴炭采办乞暂停止各处地方灾伤
外卫京操军士上班违限者乞宥其罪南北风土异宜逃亡军士该清角口羊原卫者乞
互易编发顺天等府寄養马岁二万匹乞减其半仍量收马价以纾民困京营骑操马乞
照旧例岁止给草料两月夏四月止给料一半畿内皇庄并公侯等庄田乞每亩止令纳
细粮五升或粗粮一斗各处仓库耗粮亏欠乞量免追陪守支三年以上者石追一升二
年以下者石追升半法司问刑乞令止依律例不许妄加参语罗织人罪所司缉访妖言
强盗人命重情多有冤抑乞令法司各与辩理不许拘于成案畏祸不辩枷号罪人或致
死亡乞暂宥之止问应得罪名盐法壅塞口人不至乞为<足 镜-金>通镇守等官头目
数多乞照例查革光禄寺军厨千名锦衣卫近选看宝幼丁五十名俱乞革退着役

上曰经筵讲学朕当自勉供应品物今已裁减元宵灯火筵宴即今罢之保圣夫人
等祭祀太常寺查议来奏狮子等兽止餽生肉不用活羊看守人役减半番僧除原存留
外余查数闻奏各处添设内官及织造官员俱不动军厨并尚宝监幼丁问刑参语亦仍

旧军厨月粮各减二年其余如议行之

○弘治四年正月癸未以脩省免赐上元节宴

○辛卯以脩省免庆成宴赐分献陪祀及该宴官胙

○弘治六年八月乙亥礼部尚书倪岳等言日者雷电交作雨雹骤至大如弹丸小如栗枣平地壅积人皆惊骇如此灾异不于他所而于京畿之内不于他时而于秋成之际春秋书大雨雹传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书大言为灾也况今年自春及秋亢旱为灾蝗虫大作而河南山东并直隶大名等府俱各霪雨过时河流溃溢田禾渰没人民不免流移实在臣等不职所致然窃念

上天仁爱所以儆告于

皇上者亦未必无意伏望仰答天心益加寅畏深求致灾之由如恤民矣而或征求之未息<六十见>刑矣而或枉抑之未伸节财矣而或侈费之未除任贤矣而或幸门之未杜

圣学勤矣而或未免于作辍言路辟矣而或未尽于听纳或谗邪肆行或群小冗进凡此有违乎天意无一不可以致灾仍敕两京文武群臣协力祗承痛加脩省庶天意可回和气协应

上曰卿等言是弭灾之道朕当自行文武群臣各宜痛加脩省勉图职务用回天意毋视常怠玩

○弘治六年十二月庚辰

上以灾异叠见命礼部谕各处镇巡军民有司等官痛加脩省惩戒贪暴赈恤困穷防御贼寇抚安军民以弭灾变

○弘治十四年七月甲寅江西南城县夜空中有火开而复合流光下坠长十丈余隐隐有声毁军民庐舍三千二百余间仓库穀三万九千二百余石男妇死者三十三人守臣以闻

上曰江西火灾异常其令镇巡等官痛加脩省用心赈恤勿视常怠玩

○弘治十四年八月戊申时直隶池州宁国安庆太口口府大水蛟起渰死人畜漂流房屋冲没田亩巡抚等官以闻且引咎自责礼部覆议谓畿辅之地灾变若此非独抚按等官之责抑臣等实有罪焉乞通敕群臣痛加修省兴利革旑以纾民困尤望

陛下益尽敬天之实以弭灾变

上曰畿辅重地灾变非常朕心祇惧尔两京文武群臣其同加修省勉尽职业以回天意勿忽

○弘治十七年五月戊申先是吏部奉诏陈革弊事宜内请戒饬两京各衙门并在外抚按三司等衙门官员令痛加脩省以消灾变有旨令再查议停当以闻吏部覆奏谓祖宗以来凡遇灾异屡行戒饬之典伏乞循而行之

上曰在京及在外官员已尝有旨戒饬矣尔等职总百僚有不职者具实奏闻毋徒

事虚文

节财用

○弘治二年七月癸酉工部尚书贾俊等因灾异言八事 各王府郡王及郡县主等建造府第例俱给价今宗室日蕃将有不胜其给者况各府自有禄米庄田请此后房价视原数止给其半一各王府第舍仪仗非甚敝坏者请令自行修葺不许轻奏劳费财力一内府各监局近来派办物料较之常数有加至五六倍者请敕所司撙节减省一近来营造颇多此后在京内外衙门凡仓库城池桥梁道路损坏有必不得已者请量加修葺其墙垣廨舍当脩筑者各衙门自行区画一本部旧设尹儿榜杨村南北掘河五厂岁办芦苇供用属武功卫委官管理近来奸弊滋多请止令本部管闸主事代领一天下军卫岁造军器请令巡按分巡分守官检括果有贮积多余处所自弘治三年为始停免二年其支过物料贮库俗后来成造之用一各监局军民匠多通同识字人等作弊妄开见役者作逃数往往行勾扰害请此后犯者均治以罪一灾伤处所其住坐及轮班匠失班者自弘治二年七月为始请容令自首住坐者送原衙门收充轮班者免其罚役

上从其议仍令移文内外衙门务为撙节财费减省工役以苏民困

○弘治三年六月己亥礼部覆奏户科给事中郑宗仁等所陈节供应一事谓四时节令宴赏及斋醮等费日增于前宜从节省命尚膳监光禄寺供应止照弘治元年例行以后增加者悉从减省

○弘治五年二月庚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文言顷者司礼监传出帖子令甘肃二处守臣如所降图式织彩妆绒毬曳撒数百事窃惟古之哲王有惜百金之费者今织造材物非一方所能办集而募工创肆所费不赀矧陕西岁歉民病星变地震之异往往有之正省身脩行之日可更以华靡为事乎夫朝廷之事必由有司而达于天下今帖子出于内监则工部之设似为无用宜暂停所织以其价银振业饥民或第织十数事则一方之民可以少安工部覆奏谓文言可从命减所织之半

○弘治六年十月丙寅命免造明年上元灯火工部奏各处灾伤故也

○弘治十五年九月戊子光禄具内外官员人等每日酒饭及西华门等处所畜鸟兽料食数目以闻

上即其_足镜金逐节御批其上凡一百二十余事有仍旧者有减半者有停止者有减十之三四者有事完停止者有事完仍旧者西华门鹰犬不堪者纵放之御马监山猴食减半乾明门虎去之杂鸽等食减三之一山羊及绵羯羊减半送外羊房杂兔尽放之南海子中猫之不堪者亦纵放之西安门大鸽送杂鸽房食亦减三之一其仍旧存養者食亦量减之

○十月癸卯工部奏近太监李兴请办元宵灯火物料有旨令减半造用民已受赐但今

上天示戒如尽赐停免亦修省之一端也从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工部奏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隶多灾伤两广云贵四川福建以军兴供亿且各处造作频繁民不堪命乞将今年修理器皿明年成造烟火等物料暂且停免候年丰仍旧派办

上曰各处灾伤重大人民艰窘派办修理器皿烟火等料物俱暂停免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寅户部议覆吏部尚书马文升所奏恤民困事谓光禄寺厨料近年会派数多今后乞减十分之二其供用库黄白蜡茶叶之类亦请减免

上曰岁荒民贫朕实痛心各衙门支用物料务从节约不许滥派妄费

谨贡献

○弘治元年八月戊戌巡抚甘肃都御史罗明言甘肃镇守分守内外官近因有传奉不次之擢竟尚贡献各遣人于所属边卫派取方物名以采办其实扣除军士月粮马价或巧取番人犬马珍奇等物以充又起膳乳等房金派厨役造办酥油口物及起运之时沿途骚扰不可胜言

皇上嗣登大宝已有停免之诏柰何守臣不体

圣心仍蹈旧辙兼年例进贡未蒙停免乞一切罢之以苏边困

上曰甘肃边地艰难进贡事俱遵诏例停免礼部移文使知之

○弘治二年四月辛丑初湖广无岁进鱼鲊例成化七年镇守太监始进之二千五百斤后增至二万一百二十二斤用船至十一二艘至是礼部以巡抚等恤灾之奏请止令有司减数进献

上命镇守内官造办如成化七年之数船止用二艘科扰需索为害者罪之却珍异

○弘治元年七月戊子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何悌言

陛下即位以来节冗费去珍玩又诏天下毋得违例贡献今镇守太监王举欲贡金厢宝石帽顶不宜受之以玷新政

上曰进贡事早已禁止何得妄为礼部即谕止之仍通行各镇守官毋得违犯

○十月庚戌代王以海青来献内阁大学士刘吉等以为不当受

上深纳之与王书曰朕以凉德嗣承大统深惟

祖宗创业之难夙夜忧勤惟恐弗堪负荷所赖亲王宗室勉竭忠荩匡辅不逮庶少缺失兹者叔祖遣人以海青来献固出盛意但海青为物不过以供田猎之用朕万几之暇惟留心经史讲求政治盘游田猎何敢经意况前诏书已有止贡之例叔祖何不察而有此举乎诗不云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礼记云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今特归还所献海青专书以报或有忠言谠论时政裨益是所望也惟叔祖亮之

○弘治五年九月壬申虎刺撒国回回怕鲁湾等从海道至京贡玻璃玛瑙等方物上却之命给口粮脚力遣还

○弘治十七年正月甲申南京吏科给事中陈伯献奏近闻福建寻访鵙竹鸡白

画眉紫山鹕等禽鸟今四方灾异叠见水旱相仍乃求此珍异之物恐非盛德事乞停止以苏民困

上曰此等禽鸟未尝行文往取给事中既有此奏其即停止之恤刑

○弘治四年二月己巳敕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朕惟刑以辅治用之贵得其平刑平则善有所劝恶有所惩而人心服天道和不平则不足以劝善惩恶而人心不服天道乖违灾变之来诚有不能免焉曩因天道示异曾敕天下诸司审录重囚发遣过情可矜疑及准辩者奚翅数十百人虽曰勿拘成案原问官亦不坐罪此特广仁爱之意欲全民命尔其间实有讯鞫不真失入于罪者然亦有无可矜疑而强为出脱者要之皆非大中至正之道兹当万物发生之时朕体

天地好生之德以为刑者民命所系与其<六十见>之于终孰若谨之于始故特戒敕尔等各加敬慎仍行南京三法司及天下问刑衙门今后问刑之际务必存心以仁恕持法以公平察辞辨色详审其情罪所当重者重之以惩恶毋务姑息而不顾纵恶长奸之非罪所当轻者轻之以宥过毋事苛刻而致有抑郁称冤之叹其或证验无凭情隐难明者尤当加意推究毋或传致于一时而冀不坐罪于他日如此庶不背古圣人钦恤之训而于朕刑期无刑之治亦有裨益焉尔等其钦承之毋忽故谕

○弘治五年七月壬午刑部尚书彭韶等以鸿胪寺少卿李燧请删定问刑条例议曰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情无穷故有情轻罪重亦有情重罪轻往往取自

上裁斟酌损益著为事例盖此例行于在京法司者多而行于在外者少故在外问刑多至轻重失宜宜选属官汇萃前后奏准事例分类编集会官裁定成编通行内外与大明律兼用庶事例有定情罪无遗从之

○弘治七年三月丁酉礼科都给事中吕献等言每岁初夏例纵释系囚笞杖轻犯多从宥免徒流以下减等发落重囚情可矜疑者具奏定夺正所以长民命而寿国脉也但此例独行两京而未及天下乞敕三法司议拟南北直隶则巡按官督同诸郡邑官各布政司则镇巡官会同三司官各准两京例每于四月审囚庶狴狱有称平之讼桎梏无横死之冤户科给事中王纶亦以为言谓近年在外官多有贪酷不仁图小利而故勘平民逞私忿而非法凌虐有因考讯而死者则搜求细事诿曰因公因久禁而死者则虚补文移号为有病乞敕法司申明条例情可矜疑者即为平反不拘成案仍行天下问刑官不许仍蹈前非如有致死者虽曰因公亦必原其情之轻重脱或有病亦必究其事之大小如或任情故违即以其罪罪之

上命法司议处闻奏法司议谓旧例在外罪囚五年一差官审录今欲不拘此例每年四月以后各处抚按等官会审八月以里类奏其有酷刑官请降调边远法外刑人至死者除名为民

上曰酷刑官员其令巡抚等官严加访察依法问拟奏来处治不许轻纵会审差官

仍照旧例行

○弘治九年八月己亥管理遵化铁冶工部主事王铉奏炒铁囚犯皆罪不至死而经递官夫人等多方凌虐逼取财物卒至丧生请严加禁止其贫乏无依者多毙于冻馁请月给口粮三斗工部覆奏

上曰囚犯罪不至死而防夫人等乃以求索故毙之甚非朝廷好生之意其依拟行之

○弘治十三年二月庚寅三法司奉诏看详历年间刑条例定经久可行者条具奏请

上以狱事至重下诸司大臣同议之议上二百七十九条请通行天下永为常法

上从之内禁滥报边功私骑官马黄船贩鬻私货漕船附带势要货物及镇守等官头目非奏带者不得报功皇城守卫官旗故纵直军十名以上降级六条命再议以闻众复奏谓此六条禁例乃累朝所定且

皇上即位之初尝申明者今不可轻变以挠成法从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午兵科给事中潘铎奏故事每岁会审录重囚率以一日竣事然人命至重今该审之囚众多如拘以一日则不得从容详审衔冤地下者能保其必无乎昔我

太宗文皇帝因刑部等衙门大辟囚三百余人复实请决乃召府部及六科谕之曰三百余人未必皆得其情若有不实则死者衔冤尔等更审之一日不尽则二日二日虽十日何害此我

祖宗好生之仁万世所当遵也乞令今后会审不必拘以一日务在从容研审使无冤枉法司覆奏从之

正法

○弘治元年闰正月丁卯初太监梁芳等以献珍玩得宠一时后宫器用以珍宝相尚京师上下亦然物价腾踊一珠至数十金市者皆乘以取富于是指挥使张纪指挥佥事任义千户冯宇沈达百户杨春所镇抚徐昌袁凯与贾人冯谦王通李祥王智夏线儿等日求采供献至是言官劾奏下狱

上曰纪等交结内侍进献珍玩盗支内府财物数多虽遇赦难依常例纪义宇达俱发辽东铁岭卫春等六人发口外开平卫俱永远充军昌凯革职调永宁卫

○九月癸亥民有吕景山等四人坐窃盗拒捕杀人罪死以遇赦下法司议都御史马文升等奏诏书强盗不宥所以戒凶强而律窃盗拒捕杀人与强盗等情犯颇重而幸遇沾恩释之则失于太轻诛之则似乎太重请宥其死而遣之戍边

上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律所以惩奸诏书所以赦过景山等窃盗罪虽可原而拒捕杀人实出于故与过不同不当以诏例免其依律诛之

○十一月己巳时有盗入贡夷人马者捕获

上命依榜例处决户部尚书李敏言盗马之人律止徒罪决夷人已去无所示信乞令所司械系群盗湏之岁月待夷人再来杀之未晚若三岁之后夷人不至则亦姑依律治之庶信可全而刑不滥

上曰朝廷法令布于象魏所以示大信于天下盗夷马者寘之极刑已有成宪今群盗故犯处死何疑乃欲计夷人在否而变更其法于信安在敏为大臣不知大体巧言諫阻法当究治姑宥之

○乙亥南京刑部郎中邹儒为广西洛容驿丞儒以骑马误入旧内西右门为守备官所奏刑部问拟赎徒还职得旨降边远叙用吏部拟降云南姚州知州

上曰

太祖旧内之门邹儒骑马擅入本当重治姑从轻降边远叙用例该授以杂职尔等何为輒拟知州显有市恩要誉之意其具实回奏吏部以旧例降杂职者御批有杂职字邹儒因无杂职字故拟知州具奏分析得旨尔等职掌铨选边远叙用者即系杂职何为不审及令陈状又不输服本当逮问姑宥之堂上官仍各罚俸一月文选司官各二月吏部乃拟降儒驿丞从之

○弘治二年九月辛酉户部奏今岁各皇亲公侯驸马伯等庄田乞照附近民田被灾分数为收租之数不许过取厉民

上曰皇亲及公侯等官岁有常禄岂可复与百姓争利奏中所拟悉准施行如有过取者必论以法

○弘治三年闰九月己丑内阁大学士刘吉等奏南京刑部问拟铜铳者

圣意以为发落似轻臣等再三口论又检大明律盗军器条内开若盗应禁军器者与私有罪同及私藏应禁军器条内开凡民间私有火筒火炮之类应禁军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今石荣盗铜铳刑部依常人盗仓库钱粮问拟绞罪做工五年满日着役已是加重李景春李景和赵鉴乃知情接买之人刑部依弃毁军器律论又称比附律条可见不是正律亦为加重臣等以为此等囚人情犯深重宜再加重以戒将来以此拟将石荣四人枷号两月满日押发广西烟瘴地面永远充军荷蒙俞允事已施行臣等又思去岁南京盗库之人与此不同彼系偷盗内府财物律该处斩况又有偷盗十数次者及放火烧毁官库以致城内远近人心惊疑情犯尤重所以择其甚者处决人心皆服仰惟

皇上圣德<六十见>仁凡事遵守

祖宗法度而行今此数人律不该死法司拟断明白臣等止可斟酌加重示戒岂敢故违

祖宗之制不体

皇上爱民钦恤之仁輒便重拟处决若杀之不当致伤天地之和感召水旱兵戈之灾咎将何逭其石荣等发落止依前拟为是奏上从之

○弘治六年十一月庚申荆庶人见瀟之杀都昌王见潭也内使宋贵实预谋已而避之法司拟贵为从不加功应赎杖徒送司礼监发遣后以弓箭玉山事再犯不应依律勿论奏上有旨令覆问法司仍从前拟且谓贵罪犯深重事出非常非有司所敢擅议

上以宋贵导助见瀟戕害同气岂可谓从不加功前已失刑再犯他罪亦不可例以勿论特命斩之而诘法司以失刑于是刑部大理寺皆上章待罪命而各罚其属官俸一月

○弘治七年二月辛酉巡按河南监察御史徐昇奏山陕人孙腾霄等三十人三五为群道遇丐者以衣食诱之为佣随其所至令守舍给炊爨腾霄等游行市门视有富巨家輒持货与之贸易论直高卑则以言激其怒相殴骂随号咷而去夜则杀丐者昇至其门群哭之扬言欲讼于官其人惧出财物以求角口羊乃复昇去焚之名曰贩苦恼子前后杀数十人乞重其罪都察院覆奏

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为货殖奸巧横出所杀者至数十人罪难轻贷其为首者凌迟处死为从者斩并枭首示众仍榜示天下知之

○弘治九年二月丙寅宁府钟陵王覲锥有罪革岁禄三之一先是新建民凌胜自宫以入王府王令至淮安买妾李氏至王独嬖之宫中呼为李妃妃陈氏遂失宠有妾李氏者生子三岁淮安李氏妒之譖于王杖之百拳其两手而绝其饮食令诸宫守之其子饿死于别室李氏悲啼则又杖之百夜欲自尽守者恐罪及己乃群聚而逃又有南昌卫军余谢祖为王行货于外买一舞女为妾因纳之王女病复还之祖祖妻不能容则又纳于王亦在守者之列事觉镇巡等官具实以闻

上以王滥收妾媵致令嫉妒不和丑声外彰又饿死幼男有失父道本当重治姑从轻革禄米三之一仍赐敕切责之祖杖一百并家属发边卫充军八十发原籍当差宫人逃者给亲完聚

○三月庚子锦衣卫都指挥佥事陈云先以马纪事违例受词下狱法司覆奏云在卫时有民人刘福张铎相殴福自杀幼女以害铎又逼其母自尽既而恐铎称冤因属云捕之铎自刎不殊乃擒其姊夫赵达诬以为盜禁锢于狱云罪应赎杖还职

上以云骯法受囑久禁平人难居近侍发原卫带俸差操

○闰三月乙丑浙江杭州前卫指挥佥事王楷督捕盜贼收有罪者数人为爪牙道遇三人同舟贩薪诬以为盜掠几死遂执往他民家诈取银数十两角口羊官名盜赃时又克其三之一未几贩薪者死巡按监察御史冯<王已>奏之楷恐重得罪乃赂吏人窜贩薪者名姓盜籍中因诬奏<王已>求赂事下后巡按御史吴瀚讯验狱上坐楷监守自盗例应口外为民并劾指挥使成杰知情不举按察使阎仲宇失于觉察

上以楷贪酷害民逼死无辜情犯深重命追葬理银给死者之家并妻子发边卫永远充军仲宇与杰姑免究

○四月丁亥妖僧张金峰不知何许人初游方至陕西朝邑县以药饵符水惑众县

官逐之乃往终南山聚徒数十人自称释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兴等各有名号裂布帛为旗祭以婴孩刻日为二十四诸天大会诱男妇烧香啖以狂药令自起拜舞欲归则咒虎当路不能去有雷柏川者不肯饮药乘夜逃归亦不敢首官等行道负薪炭者多被逼胁不从则见杀或支角口羊之悬于树前后被杀者凡若干人民居被毁者凡若干家守臣调兵捕之金峰与行兴等拒捕死守臣以闻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狱罪应凌迟处死

上命再审无冤即依律处决以柏川知情不首并家属械发口外充军守臣捕贼有功赐敕劳之

革奸弊

○弘治九年九月丁未兵部奏京城九门守视军士每门原设二百余户指挥千百户领之后添设守门内官数多军士多被私役存者不过羸弱五六十人各铺柝声不闻器械亦各敝坏不可陈列且城河之水来自西湖常湧盈满亦可助险比因滨湖之家引水灌田以致浅涸乞令本部及工部各差官一员通查九门器械守卫修废补缺仍委本部点城官一一点阅若军士失伍数多守门官俱逮问其指挥少军三十名千户以上者调外卫差操仍乞定守门内官员数不得增设军伴除正数外有私役罢斥之并禁西湖滨河人家不得引水灌溉违者治罪

上曰京城门禁事体甚重但承平既久积弊多端因循玩愒不可不及时整备守门内官每门不得过四员余悉如所拟而行

○弘治十七年二月庚申监察御史王士昭奏京城设铺甲火夫以防火盗比年以来为势豪所役财匮于供应力疲于奔走乞下所司痛革其弊兵部覆奏

上曰京城火甲实多负累艰苦敢有仍前借倩私役需索科扰者法司具实以闻

○闰四月庚辰司礼监太监陈^{<六十见>}传旨近来内外衙门弊政多端军民受害以致上干和气深切朕怀紧要革弊事宜各衙门便查议明白开具以闻

○弘治十八年二月甲子先是有旨差科道官查御马监军旗勇士之诡冒者太监甯瑾奏止之

上为改命司礼监太监一员同瑾等查处给事中张弘至以为言兵部以执奏请如初旨

上曰查理禁兵诚为重事尔等既有此奏可仍差堂上官一员同原差科道官从实清查具奏处置

禁请托

○弘治元年二月丙辰太监覃昌传旨谕在京诸司朝廷政事

祖宗俱有成宪今后府部等衙门务湧遵守毋得互相嘱托有亏公道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若容隐不奏者事发俱治以重罪

恤远人

○弘治元年八月己未迤北伯颜猛可王遣使臣知院桶哈等来朝贡方物赐宴并狐裘金织衣彩段及回伯颜猛可王彩段等物正使桶哈既被赐其副使满脱干未得大通事杨铭为之乞恩

上复命以狐裘金织衣各一事与之

○弘治二年五月甲戌锦衣卫夷匠阮清等其先安南人永乐中以能制火铳短枪神箭及刻丝袞龙袍服收充军匠月给米一石后以例减五斗至是清等自是夷人无家不赡诏仍与一石

○弘治三年四月癸卯礼部覆议琉球国中山王尚真所奏一谓本国来贡人员近止许二十五人赴京物多人少恐致疏失宜更增五人以顺其情一谓本国贡船抵岸所在有司止给口粮百五十名其余多未得给亦宜增给二十名议上从之

○弘治五年九月癸酉朝鲜国陪臣韩堰以来贡病卒于馆

上愍其远来客死命有司给棺致祭仍传送其丧以归

○弘治七年九月壬子朝鲜国海南夷十一人以捕鱼为飓风漂其舟至福建漳州府时无译者莫知其所自来福建守臣送至京大通事译审乃得其实

上命给之衣食候其国进贡陪臣还日归之

○弘治八年二月甲戌广西上思州头目黄政齎弘治七年冬至节表笺过期始至且不由本布政司类进礼部请治其罪

上曰思州去京师道里甚远进表笺过期兼不由布政司类进不为无罪但念其远人其特宥之

○弘治十六年十月辛丑先是琉球国王遣使人吴诗等乘舟之满刺加国遇风舟覆诗等一百五十二人漂至海南登岸为逻卒所获广东守臣以闻

上命送诗等于福建守臣处给粮飬贍候本国进贡使臣去日归之

驭夷狄

○弘治元年六月丁酉兵科给事中夏祚等以北虏将入贡上<趾 镏-金>言今逆虏外称纳贡而内蓄奸谋恐译字通事官并虏中走回人等贪其贿賂以中国事情告之为害非浅乞敕兵部榜谕从之兵部尚书余子俊复奏以为虏使来京中间未必无人恐彼窥知所奏全文以为待之欠厚而伤其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师军民不许欺侮且听其公平贸易为便已得旨祚等遂劾子俊柔懦不振故违前旨偏执自用

上曰虏情叵测固宜防范而开市贸易亦是旧例但毋令私交漏泄事情而已即行禁约所司其知之

○弘治四年七月壬寅甘肃镇守等官奏罕东等卫头目刺麻朵儿只等劫西番咂阿族部落掠其头畜以归事下兵部覆奏谓罕东劫掠西番越我边境不知畏忌渐不可长请敕镇巡等官遣人往谕罕东等从违利害并以此意遍告西番诸族自今更不得构怨启衅

上曰罕东劫掠西番越我边境不可不为之制其如议行之

○弘治六年四月乙亥土鲁番速坛阿黑麻率兵夜袭哈密城哈密死者百余人窜降者各半安顺王狭巴及其都督阿木郎据大土刺以守大土刺华言大土台也围之三日不能得阿木郎遣调也克瓦刺二部兵为援皆败土鲁番遂杀阿木郎竟执狭巴以去令其酋长牙兰据哈密移书甘肃守臣谓本国既献哈密城池阿木郎复潜导野也克力人马至其国中抄掠朝廷所赐衣币亦被克减故为此报复之举狭巴亦遣人奏其事是时土鲁番贡使撒刺巴失等二十七人还未出境写亦满速儿等三十九人尚在京师于是甘肃镇巡等官奏言阿木郎之祸因其自取但阿黑麻往年擅自兴师攻破哈密朝廷曲加恩赉正宜感恩效顺纵阿木郎有过当姑念哈密恢复未久止可具奏请治其罪乃敢擅攻城池所移番文僭称伪号言涉不逊乞命将选兵剿除酋长牙兰等直抵土鲁番擒斩阿黑麻取狭巴回卫若欲姑事包容则请降敕遣使赉谕阿黑麻令送回狭巴当宥其罪事下兵部集廷臣议谓哈密乃

太宗创建为中国藩屏狭

皇上所锡封有兴灭继绝之义今既被劫去不宜置之不问守臣所画二策前策乃讨罪之举请姑俟徐图后策为柔远之方时势所宜谕而不从加兵未晚今土鲁番贡使在京师速为发遣与还未出境者令甘肃守臣就彼拘留仍请敕本番贡使择三二人赉示阿黑麻谕以祸福俟其回报上请仍移文守臣各操练所部军马以备缓急及谕赤斤罕东等卫头目使互相应援若哈密夷众挈家来奔即送苦峪令都督奄克李刺管束量给粮种耕种以俟克复毋再散布肃州坐耗边储重贻后患其贡使写亦满速儿等见在京者亦令通事谕以拘留之意奏入

上曰阿黑麻包藏祸心已非一日朝廷念哈密乃

祖宗所立欲继其绝曲为<宁十见>贷今阿黑麻屡恶不悛悖逆天道妄自尊大奸情尽露本当兴师剿除尔群臣既如此处置悉准所议写敕切责并敕甘肃镇巡等官严督沿边城堡将士用心堤备然边方事重兵难遥度尔等仍会举文武大臣二人领敕亲临其地会同镇巡等官酌量事势讲求安内制外方略来上以为经久之计赐阿黑麻敕曰比得甘肃镇巡等官具奏知哈密都督阿木郎两次引领野也克力人马枪尔部下牛羊等畜又克落尔赏赐以致尔亲领部落将哈密城池占据杀死阿木郎掳去狭巴以报彼引虏劫掠之讎阿木郎固有罪矣然彼小人愚蠢无知尔乃大家世族识道理晓逆顺岂可为此当念阿木郎为朝廷官职受命守城将其作恶情由遣人具奏或赴憩甘肃守臣俾为转达朝廷必有大法度治之追还所掠头畜慰安既死亡魂尔乃擅兴动众公肆杀戮将献还城池仍复占据同宗骨肉自行系累如此所为信义安在奏至廷议文武群臣莫不扼腕忿怒咸谓

祖宗待迤西番夷恩德如天百年以来未有一族一人敢行悖逆今土鲁番父子一次虏哈密王母一次杀罕慎朝廷以不治治之曲为含容尚不知悔今又杀阿木郎掳狭

巴屡恶不悛罪在不赦逆天悖理非人所为若不兴兵问罪何以压服天下番夷合辞请发大兵出关征剿并起集尔仇家敌国直抵巢穴明正尔罪然后牢闭关门显绝贡路使诸番再不得朝廷赏赐通中国货财西番一带必皆归怨于尔无地容身朝廷念尔土鲁番自祖父以来时来朝贡已非一世尔今虽有占城杀人之罪而前亦有归城还印之功不忍轻绝特降敕谕使尔知之我国家富有四海哈密之在中国有之不加益无之不加损但念我

祖宗受

天明命为万邦华夷主永乐初年立哈密之祖脱脱为忠顺王八九十年传位数世一旦乃为尔所害略不动心岂上天立君之意哉且朝廷之待哈密亦如待土鲁番土鲁番设若不幸亦如哈密为人所灭绝朝廷亦坐视而不顾乎尔宜知此意敕书到日即释放狭巴送还哈密旧城俾其照旧管理朕不念旧恶听尔遣使通贡如故呜呼天道昭然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尔其改过自新毋自作孽保尔先人之业为尔子孙之计其尚思之毋贻后悔故谕

○弘治七年八月甲申大通事锦衣卫带俸指挥金事王英奏速坛阿黑麻复劫夺哈密城池臣闻罕东左卫居哈密之南野也乞里居哈密之东北皆其唇齿之地皆与阿黑麻有讎是其四邻亲信皆有离心今宜降敕旌劳罕东赤斤蒙古使之尽心图报毋为阿黑麻所诱密约合攻以除土鲁番之患是以夷攻夷也又迤西各国进贡皆藉互市图利今各国使臣在边但下令不许进贡则各国沮其得利之路必与阿黑麻为讎不能久占哈密矣章下兵部覆奏谓以夷攻夷虽驭戎一计但夷性不常或借幸而成功彼必恃功邀索何以应之为国远谋当捐近效宜但如前会议侍郎张海所处事宜敕谕甘州守臣整兵操练仍传谕罕东赤斤诸番皆養威蓄锐以俟调遣不可轻率贻侮庶得安攘之道

上曰中国驭戎当存大体其如兵部议行之

○弘治十七年正月庚寅巡抚贵州都御史刘洪奏所属上苗族类渐蕃混处无别乞以百家姓编为字号赐之汉姓兵部覆请

上曰华夏自有定分可随其土俗称呼定与姓氏不必用百家姓

大明孝宗敬皇帝宝训卷之三

孝宗敬皇帝宝训序

我

皇考孝宗敬皇帝宝训凡十卷总若干条盖取诸实录所纪

宸谟圣政之深切著明者汇次成编以示继述之大于戏惟我

皇考御天下十有八年德配天地而功贊化育凡礼乐法度纪纲文物巍然煥然著在天下被之臣民固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闻也至于忧勤之念存于心而笃恭之妙自化成乎天下盖一时纪录者所不能与而亦岂训辞所能尽哉然尧舜禹汤文武之

治卓乎数千载之上而数千载之下如亲见之亦不过即典谟誓诰数篇以求其道而究其心则所以仰窥我

皇考之心者亦不能外此书而他适矣彼汉唐宋以下之英君谊辟亦岂无典训以贻子孙而无道德以为之本杂利以小其用故嗣而求之者咸泯然无闻焉是恶可同日语哉予冲人嗣大历服四年于兹盖尝面受

严训亲承

德意而躬享笃恭化成之治所谓训则有本而用则不杂矣顾于圣神功化之妙尚未敢以自信举之惧或过也安之惧或惰也急惧或前而缓惧或后也苟于是而有所未至将何以仰追

鸿烈而匹休古昔帝王之盛乎用是益增警惕冀于朝夕佩服持循而渐有得焉庶几由周成之嗣守以驯至于虞舜之协帝夏禹之祗承者在是而后之人所以衍万世无强之休者亦于是乎在矣故既序实录之首复于是书以著纂辑之意云

正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大明孝宗敬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敬天

○弘治元年五月丁丑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天人感应之际其理甚微其机甚著盖灾异之来有因人事差失而感召者亦有人事未形而其几先见天出灾异以为之朕兆者惟在人君察识而审图之修德以禳除之语云天心仁爱人君又云妖不胜德此之谓也洪惟

皇上即位未及一年

圣心纯正天理浑然

圣政日新人欲罔开且又孝養

两宫抚爱诸弟和睦

皇后肃清宫禁宜乎和气致祥而无异也夫何近日

天寿山雨雹损坏各

陵明楼香殿兽角海马飞仙等件清宁宫后夜间有火块起落二次皆非常之变也考之载籍雨雹者阴胁阳之象又曰人君恶闻其过抑贤用邪则雹雨俱信谗则雹下毁瓦又曰火者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王者南面向明而治若贤佞分别官人有序率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嫡庶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火失其性而妖见势所必至然以今日人事验之谗邪屏迹异端斥逐冗官沙汰贡献停止赏罚不滥用度节省在廷文武群臣亦皆知畏法无敢放肆者于前灾异皆无

其应若以

陛下今日之心行今日之政长久而不变二三年间天道不感应阴阳不和顺者未之有也臣等所深虑者但恐人事未见先有其几天出灾异以告

陛下欲

陛下察识而审图之脩德以禳除之耳伏愿继今以后常加脩省深思远慮防微杜渐如于决断政事必问

祖宗成宪何如合乎成宪者行之不合乎成宪勿行何也不合成宪者恐有附下罔上之私故不可行也于待左右及用人必先论其心行何如忠实纯良者任之矫伪作聪明者勿任任何也矫伪作聪明者恐启后日辩言乱政之渐故不可任也于听言纳谏之际必详究其言之所为何如果出于为公而无他故者从之或不出于公而颠倒是非者勿从何也颠倒是非者即系谗言或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足以惑乱

圣听故不可从也凡此皆防微杜渐之实以至于凡有以书画玩器犬马声色投间抵隙阿谀顺从取悦

圣心者一切屏逐勿令亲近则

圣心日益高明天心日益和顺而未然之灾患异常之妖孽岂有不消弭者哉伏乞圣明留意

上曰朕不德布政不均谪见于

天惟冀君臣同心各脩厥职庶灾异可弭卿等所言法

祖宗慎用人远谗佞诚切时毙当即体而行之卿等亦宜同加敬慎庶几天意可回也

○弘治二年七月癸亥早朝毕

上敕谕礼部曰近日京城雨水为灾南京又奏大风雷雨水之异朕当检身饬行祗谨天戒尔文武百官其各加修省勉图报称政事有缺失当举行改正者皆斟酌口当以闻

○弘治三年十月乙丑兵部尚书马文升奉牺牲所大祀牛羊豕每牲各混同一处糞秽不除互相抵触皮毛伤损太常寺官又乏提督之严其豕多抽分所得饲養无方往往瘦小不能称

圣天子敬

天地事

祖宗之诚孝乞敕所司预买送養备用

上命太常寺堂上官严督官军加意饲養毋怠

○弘治六年四月辛酉

上以去冬无雪至于是月不雨敕谕文武群臣曰朕以凉德缵承

祖宗鸿业宵旰靡宁图为治理乃者

天道弗顺自去冬迄今亢旱踰时田苗枯槁民庶惊惶朕甚忧惧已尝斋心露祷及遣官祭天下神祇而连日狂风屡作雨泽少降揆厥所由岂朕与尔文武群臣交脩之道犹有所未至耶自今事关朕躬者朕当究循而行之尔等与朕共理天事休戚惟均亦各宜痛加脩省革其背公徇私之毙警其因循怠惰之习固其廉慎不渝之节凡军民利病时政得失有可以兴革尔文武群臣并科道仍条奏来闻务臻实效毋事虚文用佐朕之不逮庶人事脩而

天意可回故谕

○十二月丙戌礼部尚书倪岳等奏明年正月初七日大祀

天地前期三日以孟春享

太庙值大祀斋戒之始宜免行饮福受胙礼

上曰庙享固重事而祀

天尤重今既值郊斋暂免饮福受胙庶为得礼其如议行之

○弘治八年四月戊寅太常寺以

郊庙山川社稷坛及先师孔子庙祭服乐器俱岁久敝怀乞命所司脩治之

上曰礼莫大于祀天而乐废坏不称心甚怏然其祀

天中和乐特令御用监制造其余祭服乐器皆令工部造办如式用副朕敬神之意

○弘治十六年正月乙亥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言今日早太监陈宽等传示圣意以

郊祀重事欲待二月另择吉日亲行大礼臣等仰见

皇上敬

天之诚纯笃如此

上帝监临必加显佑伏惟

圣躬至重必须倍臻康泰乃可亲事从权改卜于礼亦宜

上从之乃以二月十一日举行

郊祀礼云

○十二月辛丑吏科给事中许天錫奏

皇上嗣大历服以来恭默体道兢虔事

天每当

郊祀之期殚致精明之德又恪遵成宪誓戒百官顷年以来文武官员自受戒之后往往放肆惰慢溷渎精禋臣实惧之今王春在迩大礼将兴乞敕礼部严加禁约违者罪之仍行南京诸司一体斋戒约礼部覆奏从之

法祖

○弘治元年五月丁卯南京刑科给事中周纮等言

皇明祖训乃

太祖高皇帝贻谋家法诚国家万世之成规伏望

陛下常在心目若首章之要曰人之奸良固为难识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则误国自此始持守之要曰朝堂决政众论称善即当施行或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权谋与决皆出于己慎国政之要曰广耳目不遍听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

陛下试思所以察奸良谨持守慎国政者果不违于

祖训欽宫中府中裁处万几一以

祖训而省察焉则

陛下之心即

高皇帝之心

陛下之法即

皇高帝之法而天下无难处之事矣且君臣上下分虽相悬而元首肱股一体无间今常参者旧例之朝仪面奏者有司之细事其得奉清闲侍左右委托腹心运筹帷帷不过近习便佞而已伏闻我

祖宗列圣延见臣僚无间朝夕或于大诰首著君臣同游之篇或于燕饮命赋醉学士之歌或召对便殿从容赐坐或同游内苑相与赋诗真有都俞吁咷气象所以百二十多年来天下治安民享其福伏望

陛下万几之暇命内阁府部大臣及文学近侍等臣以时请对更番上直凡政治之得失军民之利病从容咨访面与裁决则不惟君臣上下情意交孚无偏听壅蔽之患而群臣心术邪正才识短长举不能逃睿鉴之下矣

上纳之

○弘治三年八月丁亥礼部覆奏南京守备官请增

奉先殿每日供献品物谓

德懿熙仁四庙品物定自

太祖

高庙品物定自

太宗豐俭适宜莫敢增损若谓朝廷尽祀先之礼欲其豐盛虽竭天下之奉亦何所不可致而其中牲口杂羞不过鸡鹅羔饼其俭约如此盖欲以俭德示

圣子神孙俾万世守之以为家法臣下岂敢擅议增减但南京光禄寺所支生料数少恐为厨役之累乞量为增给

上以为然令间日增鹅一鸡二

○十二月戊辰礼科给事中王纶言人君一身万化之原養之不可不周保之不可不至

皇明祖训有曰凡吾平日持身之道无优伶近狎之失无酣歌夜饮之欢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恣之专此我

太祖正心保身之道伏望

皇上远宗帝王近守家法则精神内固而万寿无疆矣自古人君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者

皇明祖训有曰察情观变虑患防危如履渊冰心胆为之不宁晚朝毕而入 晨星存而出此我

太祖勤身励行之道伏望

皇上丙枕不寐平旦有为视朝不至于太迟裁处不专于左右则内无失德外无失政而庶绩咸熙矣下礼部议

上从之

○弘治六年闰五月乙卯礼科左给事中夏昂奏迩者

皇上昧爽临朝早决几务凡臣下言事即今所司看详次第举行又节省光禄寺供用等物皆勤俭之盛德但一日二日万几惟常接于目而不忘斯有警于心而不替窃观我

圣祖尝取古帝王嘉言善行书寘殿庑伏望

皇上以

圣祖为法命翰林儒臣历考前代帝王以至我

祖宗勤俭德政或为铭为箴或为说为文或直录其事务在明白书之屏间寘之便殿以警于朝夕

上纳之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酉

上以

祖宗制度散见不一无所会粹乃命儒臣以

皇明祖训及诸司职掌口诸书因革损益之大者会粹成编名曰大明会典欲梓行天下亲制文序其首曰朕惟自古帝王君临天下必有一代之典以成四海之治虽其间损益沿革未免或异要之不越乎一天理之所寓也纯乎天理则垂之万世而无弊杂以人为本施之一时而有违盖有不可易言者唐虞之时尧舜至圣始因事制法凡仪文度数之间天理之当然无乎不在故积之而博厚发之而高明巍然焕然不可尚已三王之圣禹汤文武视尧舜固不能无间而典制寝备纯乎是理则同是以雍熙泰和之盛同归于治非后世之所能及也自秦而下世之称治者曰汉曰唐曰宋其间贤君屡作亦号小康但典制之行因陋就简杂以人为本而未尽天理故宋儒欧阳氏谓其治出于二其不能古若也夫岂无所自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至圣之德驱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举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议之遵古法酌时宜或损或益灿然天理之敷布

神谟圣断高出千古即近代积习之陋一洗而尽焉我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宪宗纯皇帝

圣圣相承先后一心虽因时损益而率由是道百有余年之太平端有在矣朕祇承天序即位以来蚤夜孜孜仰绍

先烈而累朝典制散见叠出未会于一乃敕儒臣发中秘所藏诸司职掌等诸书参以有司之籍册凡事关礼度者悉分馆编辑之百司庶府以序而列官各领其属而事皆归于职名曰大明会典辑成来进总一百八十卷朕间阅之提纲挈领分条析目如日月之丽天而群星随布我

圣祖

神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乎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太和之治可以并唐虞铁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遂书以为序

○弘治十七年三月壬戌

孝肃皇太后崩内阁大学士刘健等题臣等窃惟事莫大于送终礼莫重于祀享茲者

大行圣德慈仁寿太皇太后鸾驭上升
山陵伊迩祀享之礼宜预讲求查得成化四年间
慈懿皇太后崩逝之日群臣会议有
二后并配之文窃闻当时

先帝遇天下难处之事群臣为委曲将顺之词或者犹不能无疑焉然奏议虽成于当时而奉行则始于今日仰惟

皇上承

宗祧之重为纲常之主所宜至详至慎而不可少有忽焉者也伏望特敕礼部集议稽本朝

祖宗之庙制质古先圣王之训典务合大公允归至当俾行之于今而无憾垂之万世而有光臣等不胜至愿

上命礼部会多官稽考典制详议奏闻礼部乃会皇亲公侯驸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六科十三道等衙门议谓

宗庙之礼乃天下之公义非子孙得以私之万古纲常有不可易者自古昔以来殷周七庙父昭子穆各有配座一帝一后礼之正仪盖阴阳相配之礼也下至春秋以鲁隐

之国而书考仲子之宫胡安国传云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以此观之春秋之世去先王之世未远鲁秉周礼先王之制犹有存者祖庙无二配故也先王之制概可见已伏睹

宪宗纯皇帝成化四年敕谕群臣有曰朕心终不自安敢窃窥我先帝之至情以重违

慈意不得已而勉从群臣并配之义群臣欲权以济事亦不得已进此议也据正礼而区处适宜仁口口尽足以上副

先帝在天之遗志端有待于今日稽之周礼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是则太母特立庙以祀不失尊崇之礼自周然矣诗所谓閟宫是矣唐宋礼制无常初正终乱固无足言但其间推崇太后不配食祖庙者则别立殿以享之亦得閟宫之义至我国朝

祖宗太庙之建一遵古典损益得中迄今已溢

九庙庙皆有配其配无二宏规远模成宪已定又于禁廷内建

奉先殿得以朝夕供荐孝思之情委曲详尽仰惟

皇上继统动率旧章而举无不宜兹遇

大行圣慈仁寿太皇太后上仙朝夕不离丧次悲哀动乎中外传之万方谁不仰感圣孝之无已也但孝心无穷而礼有限节享祀之礼当归于至当所有奉安神主宜

于

奉先殿之外相应处所建一新庙如诗之閟宫宋之别殿岁时荐享一依

太庙奉先殿之仪祀专而且近礼勤而且便隆名徽号仍称

太皇太后极其尊崇永受万年之享则情义两尽罔极之恩以酬严祖之道以著而大孝之实垂诸万世无强口

上曰祀享重事礼当祥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庙制既已明白都准议特建庙奉享仍称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亲之意后世子孙遵守崇奉永为定制

圣学

○弘治元年二月辛酉

上将闻经筵命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等会举讲读官以闻赐敕谕勉之曰朕嗣守鸿业君主万民夙夜惓惓思所以答

上天之眷副

祖宗之托务广听纳以济世隆平然非讲学则何所资以成其功况经筵盛事累朝举行朕何敢缓兹将以三月十二日御经筵命尔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与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知经筵事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刘健同知经筵事礼部右侍郎倪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汪谐程敏政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傅瀚陆𬬩周经国子监祭酒费同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张昇谢迁吴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董钺王臣兼经筵官吉溥敏政鉉经迁日侍讲读翰林院等衙门儒臣分直侍讲夫明众理所以立致治之本学古训所以为明理之要卿等其尚笃于辅导善于启沃毋曲说以徇好毋隐词以昧义必使言究乎理理契乎心朕当举而措之行事俾治功底成民被休泽岂惟遂朕仰承

上天

祖宗眷托之愿而卿等引君当道之责亦无愧焉钦哉故谕

○三月癸酉

上视学行释奠礼御彝伦堂授经于讲官祭酒司业赐之坐讲祭酒费闇讲商书说命惟天聪明一节司业刘震讲周易乾卦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一节讲毕

上宣谕师生曰六经载圣人之道讲明体行务臻实效尔师生其勉之

○弘治三年三月丁巳户科给事中屈伸言古昔帝王无日非讲学之时无往非讲学之地贾谊所谓帝入五学者今已无其制矣所赖以助成

圣学涵养

圣心者不过月有经筵日有直讲而已奈何一岁之中以大寒大暑而辍讲者凡四五月一月之中能举行其礼亦仅十之二三儒臣接见之时少而宫闱退处之时多儒臣开导之言寡而左右引诱之言众是不免孟轲氏之一暴十寒之喻矣伏望

皇上时御经筵日临直讲闻于耳而思之心得于心而见之行体贴扩充以成

圣学以断大政天下幸甚

上曰帝王之学以养心为要经筵日讲所以涵养此心诚不可以寒暑辍所言良是日讲近已有定期矣所司其知之

○弘治十六年五月己丑

上谕内阁儒臣曰通鉴纲目并续编深切治道朕欲便于观览尔等撮取节要撰次一本仍分卷帙陆续进呈翌日可礼监传旨欲自三王五帝以来历代事迹通为一书且命名曰历代通鉴纂要

○弘治十七年九月丁巳

上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以边事少顷又曰昨令李荣来说日讲时讲官陈善闭邪陈字解作陈说未明止作敷陈乃可耳健等因奏曰昨李荣又言以善道启沃他他字不是诚如

圣谕

上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为不若启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计大抵讲书须要明白透彻直言无讳道理皆书中原有非是纂出若说不尽也无进益且论思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可传与讲官不必顾忌昨所讲却似有顾忌耳是日

天颜甚悦似有为昨日所传未的恐因此有所观望故特示详悉如此

圣孝

○成化三十三年十月己卯

上谕礼部臣曰朕以凉德获嗣丕基哀疚之中凡内而尊崇大礼外而抚绥大猷次第举行痛惟朕

生母恭恪庄僖淑妃鞠育劬劳恩深罔极今赖

三灵之佑托于亿兆臣民之上奉养莫逮风木之感实切于衷矧议政之初

圣慈仁寿太皇太后

皇太后圣旨咸谓

母妃须进名位式昭庆源因令辅臣考据春秋大义前代明君英辟定典口请于

二圣欲遣官奉册宝詣

陵园尊为

皇太后用垂隆名于永世俟

皇考梓宫发引有期预启祔葬庶少罄孝忱于万一尔礼部具仪择日以闻

○壬辰追尊

圣母淑妃为

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遣官詣

陵园行恭上册宝拜祭告礼其册文曰

孝子皇帝臣 谨再拜稽首言臣闻德莫厚于追远孝莫大于显亲允怀鞠育之仁爱致追崇之典宣昭懿范式展孝思仰惟

皇妣恭恪庄僖淑妃天资温惠坤德柔嘉体道思齐美溢乎彤管含章履正动仪乎紫庭孝敬嘉于

圣慈贤淑简于

先帝茂膺多祐梦占怀日之祥诞育冲人序属承

天之统恩施罔极德报无由奈淑命之靡融心伤陟屺顾天下之可养诗废蓼莪睹汉家尧母之门增宋室真皇之恸拟迁旧殡升祔

茂陵惟尊称莫大逮于生前斯美谥宜加于身后虔涓吉日特举缛仪 遣大臣寅奉

册宝上徽号曰

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伏惟

懿灵如存膺兹盛典陟降左右上从

圣考于九天默佑本支益衍

皇图于万世呜呼哀哉臣 稽首顿首谨言

○十一月丁未

圣母孝穆皇太后既祔葬

茂陵

上敕谕礼部曰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祔葬毕日宜有奉享

神主之礼尔礼部其会文武大臣议处来闻于是礼部会同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等官张懋等议得周礼春官大司乐之职歌中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谓姜嫄也至宋则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别庙之享章献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兹者恭遇

孝穆皇太后祔葬

茂陵所有

神主宜于

奉先殿傍近宫室改为别庙以礼安奉岁时祭享悉如

太庙

奉先殿之仪仍乞敕奉迁官于祔葬毕暂奉

神主于

茂陵献殿以伺二十四日

宪宗纯皇帝祔

庙礼毕启行于二十六日入城得旨

奉先殿傍近无宫室堪改别庙尔还再议来闻礼部复会官议

孝穆皇太后祔葬毕日

神主宜暂建别庙奉享庶合古制但

奉先殿既无傍近宫室堪以改作合当于享

宪宗纯皇帝几筵之右别设幄殿一所以事奉享仍乞敕内官监相度相应吉地营建别庙完日奉迁

神主享祀如仪

上曰亲终当祭以礼尔等既考论明白准议乃定奉安

神主之殿曰

奉祀殿

○弘治二年十一月丁卯

上以

孝穆皇太后宗支访求未得乃敕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都御史秦纮曰朕奉祖宗丕图君临天下夙夜惓惓所不敢忌者

皇母孝穆皇太后劬劳罔极之恩无能为报去岁尝命内外官员于广东贺县寻访母后宗亲加之恩典用以上慰

圣母在天之灵下以少纾朕风木之怆不料访察非真以致今岁广东连山县民李福自陈的派而纪贵纪旺以獐人冒认事下该部覆奏令廷臣会审情词俱有可疑朕诚

不能为怀特差科道官再加体访乃闻有惧罪密遣奸细去彼打点弥买嘱里老亲邻人等欲令颠倒是非混乱真假者果若此则的派何由可得彼小人情弊安能逭其罪哉兹事最重朕以卿风宪大臣素秉公直特专委托敕至卿即差的当土人于连山贺县及湖广江华县崇池乡等处密切体访仍出榜于三处地晓谕乡村镇市土獐人等有能灼知

圣母孝穆皇太后宗姓源流明白真正者许从实开报审究来历果有根据即为奏闻重加升赏体访之际如有似前扶同欺罔夤缘回护以假为真以真为假者必重罪之其有奸细之人即解京处治使小人之计不行斯为允当夫孝有不及而推本惇亲以尽区区之心者此朕之不得已也卿其体斯至意毋怠毋忽庶无负于委托钦哉故敕

○弘治三年八月庚寅户部会官上议曰

孝穆皇太后宗亲在昔兵燹之余人民奔窜岁月悠远往事已无踪迹求之恐愈久愈凿况前日已误信李父贵等滥授官爵今日岂容再误请仿

太祖高皇帝即宿州为

孝慈高后父徐王立庙事例为

孝穆皇太后父母定拟封号立祠于广西附郭地方春秋遣布政司官致祭即以没入李父贵等贺县田八十亩为奉祭之资似为得宜

上曰

孝穆皇太后早弃朕躬朕每念及此戚然如割初谓宗亲尚可求访故寃受百欺有所不恤今卿等既谓岁久无从物色请如封立庙岁时致祭以仰慰

圣母在天之灵是或一道矧

皇祖既有故事朕心虽不忍又奚能违其悉准所议

○弘治八年正月丙申以

太皇太后圣体未安免庆成宴颁胙于文武官之该宴者

○三月壬辰

太皇太后以

圣体康复诰谕

皇帝曰粤自

英皇代予正位长乐

宪宗皇帝克尽子道以天下养二十四年无异一日孝心笃至天下所无足以表仪万民垂法后世予观所著孝顺事实诸书所载罕有其比暨

皇帝嗣位实能继述先志敦尚彝伦奉养之礼至隆至厚乃去年七月予偶婴疚疾

皇帝夜起祝

天眷郊罢宴问安视膳寝食靡遑倾者医药奏功饮食如旧老年病体竟底康宁以昔校今父子一道

天地所临

祖宗攸鉴徵诸孝治必有休祥予心嘉焉是用宣之于辞以表诚孝故谕上乃奉表称谢表文曰伏以慈颜康豫顿回海宇之春圣训昭宣载睹月星之象思沾九陛劝动六宫恭惟圣祖母太皇太后陛下化同坤育道配乾刚承烈祖之宏休泽延嗣续毓先皇之盛德养极尊亲顾慈孝之相成实邦家之共戴方向期颐之福偶违旦夕之和臣心切问安职当尝药庆成罢宴敢同臣下之娱露祷输诚冀获神明之佑此子孙之常分何继述之可言比者九庙降祥重闱协庆乃归功于定省复示宠于褒嘉臣俯念眇躬劬劳未报仰承曲谕慚惧交拜敢不誓竭微诚勉图至孝占千年之龟筴预兆嘉祥捧万岁之鹤觴益隆寿祉无任欣跃慚悚之至謹奉表称谢以闻盖太皇太后不豫时感上诚孝谓天下之物皆皇帝所有无以为报故托之文辞以彰圣孝且命副藏内阁传之无穷而上仰念慈德具礼申谢祖孙之间慈孝兼至诚可为万世法也

○弘治十一年十月乙亥晓刻上遣太监萧敬召内阁臣于左顺门宣旨曰昨夜清寢宫失火朕奉侍圣祖母彻旦不寐今尚不离左右欲暂免朝参可乎时大学士刘健有事于西山李东阳谢迁对曰宫闱大变太皇太后圣心震惊皇上问安视膳诚孝方切事在从宜即宣鸿胪寺免朝一日可也敬复奏乃命免朝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乙亥上奉迎太皇太后还居清寢宫是日太皇太后诰谕皇帝曰予惟自古圣帝明王以孝治天下者必有以隆国家之庆绵宗社之休历考载籍昭然可见我朝列圣相承世隆孝德彰示表仪皇帝圣孝自天克惇

先烈以自即以来予享天下之养盖已有年尊奉之隆承顺之笃在昔罕比乃去年十月回禄为变清寢宫灾

皇帝祇惧震惊不遑寢食躬率

皇后皇太子视膳问安勤劬之诚达于颜面孝敬之德格干神人是以中外臣民皆能上体至意奔走服役新宫重建不日告成奉予还居意甚安适予嘉

皇帝之孝不能自己爰叙兹美用宣予怀自今伊始其必诸祥协应百福攸同寿历万年子孙千亿以益弘无强之祚是予愿也故谕

○弘治十七年三月壬戌

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崩

上朝夕不离丧次悲哀动中外越五日文武百官请

上初七日视朝

上批答曰朕哀痛方切未能视朝所请不允次日再请

上批答曰朕朝夕丧次未忍暂离卿等乃累疏恳请谨遵

遗诰初八日视朝至日

上服缞服御西角门二十七日服满二十八日百官易乌纱帽黑角带青圆领皂靴侍朝

上仍白翼善冠白袍腰绖御西角门视事俱不鸣钟鼓宫中实行三年之丧盖

上天性纯孝初至东宫进学时讲官以文华大训进讲

上辄起立俟讲毕乃复坐其事

太皇太后奉养尤极尊隆有疾亲侍汤药忧形于色事

皇太后亦然视古帝王之孝实无所愧云

○四月庚申

上传旨谕礼部臣曰朕服制虽遵

遗诰中心哀痛未忍尽从吉典每月朔望日暂免升殿百官常服于奉天门朝参遇节免宴百官勿著红衣凡大节免行庆贺礼各王府拜南京及在外各衙门预行文知之不必差官赴京

教太子

○弘治五年三月丁丑

上命皇太子名 賜敕谕之曰朕惟君天下莫先乎德而德明惟明尤君道之所重故书称尧曰光彼四表易贊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此之谓也咨尔元子皇后所生天资秀发日表英奇福庆诞钟统承攸属兹特赐名曰 夫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尔当顾名思义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全所得天赋之正理而无或蔽极所存心体之高明而无或累扩而充之向明之地惟德以居文明之治惟德以成惟德以昭格上下神祇惟德以不显丕承漠烈允若时则四海虽广兆民虽众无不在于照临之下而朕之主器永为得人

祖宗万万年大明之基业足以传嗣而有光矣尔惟钦哉服此明训

○弘治七年正月壬辰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言自古帝王之君天下未尝不以教太子为先务

皇上敬

天勤民法

祖图治眷生元良宗祧有托此诚国家万年无强之休也臣闻皇太子姿表异常质性聪睿今良知良能未有所诱早教豫养正惟其时伏望选择醇谨老成颇知书史宫人怀抱扶持于凡言语必教之真正而非礼亵狎之语不使之闻于耳于凡行步必教之端庄而非礼邪僻之事不使之接于目教之不忍教之有仪以养其仁义之心教之恭肃教之分别以养其礼智之心如内庭之曲宴钟鼓司之承应不使之观元宵之鳌山端午之龙舟不使之见以至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诵其言目观其像以惑其心志一二年以后又严敕东宫老成内臣先教之诵习孝经使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与夫上天之所当畏

祖宗之所当尊百姓之所当爱财物之所当惜至其八岁教之诵诗读书使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及设立官僚之时仍敕内阁会同各衙门堂上官慎选名实相符才德老成学问该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浅露心术不端者不使之与自此日出春宫讲论经书涵养德性与凡世事委曲在所周知人物贤否在所当辩如此则内外辅导咸得其人而

星太子之德将有日进而人不及知者矣臣叨任六卿之重云岁又蒙加太子少保正系东宫辅导之官受任以来夙夜惶惧顾无以图报万一因读文王世子篇及宋儒真得秀所进大学衍义之说而有感焉不胜犬马惓惓之意敢以此为献

上嘉纳之

○六月丙寅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郭维言人主垂无穷之统其本惟在于太子而太子之善则又在于辅臣稽诸往古益辅启以衍夏祚四百余年伊尹辅太甲以衍商祚六百余年周公辅成王以衍周祚八百余年秦非不爱其子非不欲享国如三代然以李斯赵高为辅其平昔所以教之者皆致亡之道也尚何能保有其国哉汉昭帝年方十四即能辨霍光之譖然终不能为汉贤王非以辅之者不学无术之人乎今

皇太子聪明异常正选择辅佐之时臣愚以为师傅讲读之官必须择取平昔孝行彰闻忠荩著称严毅方正学术无偏者为之其侍御仆从之臣亦必择取平昔志操端洁威仪谨恪慈祥笃实者为之其轻浮浅露检邪忌刻之徒一切勿取则前后左右罔非正人自然可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异日尧舜之德雍熙之治皆自此出矣奏入

上命所司议礼部议谓经所言与兵部尚书马文升前所言之意合皆深得古昔教养太子之遗意我朝

列圣继统率循此道故建储之后出阁之际必慎选名德以充讲读辅导之任凡左右仆从之职亦皆遴选以充彝典具在皆可举行伏惟

圣明监帝王之法遵
祖宗之制博求其人以专其任
宗社之休生民之福端系于此
上曰慎选端人辅导皇储各官所言诚国家要务尔礼部其记之待皇太子出阁以闻

○弘治十五年二月壬子建昌伯张延龄奏皇太子正位东宫已经十载宜敕随侍儒臣朝夕辅翼谕以善道益其见闻日与讲论修身治平之道礼乐教化之端取其善以为法恶以为戒诚能缉熙睿学他日推诸政事不患天下之不治矣

上曰辅养储德诚为重事皇太子年渐长成正宜及时进学卿言具见忠爱今后辅导等官务宜逐日进讲毋得虚旷岁月

○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

上不豫召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至乾清宫

御榻前面谕有曰东宫聪明但年幼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

○辛卯

上召皇太子至前面谕曰朕不豫皇帝与东宫做礼仪悉依

先帝遗典祭用素羞东宫务遵守

祖宗成法孝奉

两宫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怠毋荒永保贞吉

谕宗室

○弘治元年二月甲辰晋王知烊奏世子奇源以母薨乞庐墓礼部覆奏

上不许与王书曰承喻世子先因母妃患病躬侍汤药徒步祷神及后薨逝欲于安葬毕日庐墓以终丧制且又虑叔祖年高侍养有缺不忍离侧此可见其孝心纯至宗室有此良足嘉尚但古人有云附于身附于棺必诚必信谅世子于送终之礼必已尽心而无遗悔矣古人又云事亲者左右就养无方今叔祖春秋已高世子正当朝夕侍奉不离左右况宗藩继序所系尤重岂可轻身久处于外乎兹特令世子送葬掩圹之后即循常道回府侍养至于三年之内居处之奉服食之制哀思之诚则在世子自尽其心如此则送死事生两得其道不惟于

祖训无违而于宗族化导风俗归厚寔不又有光乎叔祖其知之

○十月丁未先是晋府永和王奇清卒其禄米当截日住支至是晋王钟铉为之奏乞全支以治葬事拜赡给遗孤户部覆奏

上曰山西地方艰难其民力竭矣王所奏虽重为亲亲计然如吾民何矧王府班禄之制

祖训具在朕不敢违其令以十月终住支

○弘治二年二月辛卯晋府送所选仪宾赴京礼部言内二人年尚幼宜送本府教

授处读书三年待其长成方许成婚且请限以年岁道行禁约

上曰今后各王府选择仪宾须年及十五以上人物长成者始许具奏成婚如以幼小不称之人朦胧选奏其长史教授等官俱治以罪

○三月壬戌诏免崇王见泽来朝王自以之国年久欲援襄王例来朝

太皇太后礼部言王国地方灾伤宜慎守封疆未可轻动恐贻他患

上曰王朕至亲欲许朝见

太后因得叙亲亲之谊卿等既以地方藩屏为重义难独违其贻书止之

○六月戊申徽王见沛奏欲照德王例往祭中岳嵩山之神

上曰王藩屏为重且中岳不在封内未可轻动因贻书止之

○九月丙子徽王见沛奏河南左布政使徐恪擅革本府承奉司吏请治以罪

上以

祖训条章并诸司职掌俱无承奉司吏典贻书谕王及各王知之

○弘治六年五月丁丑鲁府镇国将军阳铢阳与口金请辞常禄以赈饥民

上曰阳铢等所奏诚义举然常禄不必辞其降敕奖谕之

○弘治八年三月己丑德王以其妃刘氏薨奏请自往视及令世子祐榕春秋祭扫

上曰

皇祖训戒子孙惓惓以谨出入为言坟所离国城远岂宜数往今叔王葬妃宜止往视一次每岁春令世子祭扫

○弘治十一年四月辛卯雍王祐樞乞裁革衡州府税课司及衡阳县河泊所原设官吏而以二处岁辨课钞则本府管业供祀下户部议谓亲王岁禄万石足给公私之费而二衙门税课例充本处文武官折俸此

祖宗成宪万世不可改者宜勿许

上曰自今诸额办钱粮衙门各王府不得请求著为令

○弘治十六年十月壬子给申懿王妃项氏养赡米岁一千石王无子又无旁支承继故特优赐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寅赐晋王知烊书院额曰养德仍赐以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从王请也

○五月己未鲁府镇国将军阳铢奏天下疆宇如旧而人口增加地产之外更无余利凡宗支之费养贤报功之典与夫廪禄军国之用皆出于民将来供应无穷何以处分乞敕所司著令凡宗支请求地土及一应出办于民者俱杜绝之

上曰各王府再不许分外陈乞田地课程等项若奸顽之徒投献拨置而承奉长吏等官不能以道匡辅者均罪之

褒宗室

○弘治七年五月甲午代府灵丘王教授谢谦以王长子成毅儒雅笃厚存日日再问安无间风雨寒暑王有疾亲尝汤药衣不解带每吁天愿以身代及王薨哀毁顿绝良久方苏水浆不入口者四日寝苦枕块未尝少离丧次徒步送葬行四十余里毕结庐墓侧有野兽如虎旋绕墓域后已母命不得已乃归请赐敕褒嘉或表以坊牌俾宗室知劝

上赐敕奖谕之曰尔以朝廷懿亲克敦孝行比教授谢谦等具述其事来奏朕览之良用嘉悦惟国家以孝治天下凡臣民有孝行者必命有司旌异况宗室乎是用致书褒奖且以风励诸藩同修美德尔尚移孝为忠益尽夹辅之功均享承平之福岂不美乎故谕

○弘治十一年五月己巳山西平阳府知府杜忠奏晋府西河靖恭王之子镇国将军钟铭钟铁俱有孝行幼丧父恸哭不食母妃萧氏力劝乃止事母尤孝每食兄弟常侍侧遇时物不奉不敢先尝母尝病兄弟焚香吁天乞以身代病果愈十年疾复作兄弟日夜侍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乃进及卒哀毁不食者三日将殡霖霪连朝殡出而霁道路观者数万人皆以为孝感所致嗣是守墓负土日夜号哭不还欲终丧庶母王夫人百方劝之乃还仍敝衣草屨哭奠如初丧请旌表以为宗室劝礼部议谓宗室无立碑旌表例请如例赐敕奖谕从之

○弘治十五年五月丙戌楚府长史司以世子荣<彑戒>孝行闻

上致书楚王曰世子荣<彑戒>天性至孝母妃周氏遘疾朝夕吁天求以身代居丧哀毁葬时多雨祈晴即应奉终既至生事尤周侍寝问安承颜养志内外传播人无间言夫孝者百行之本忠君使众恒必由之况宗室懿亲四方其训风化所系良亦匪轻用是致书叔祖其以朕意特谕世子重加褒奖以励将来俾益懋孝诚永有令誉惟叔祖亮之

○弘治十八年三月庚子周府辅国将军同秘请辞禄米三之二以助边饷或留为赈贫之用户部覆议谓同秘念及民贫边虚欲辞常禄志节可嘉比之他府常禄之外累乞增赐者大有不侔班禄定制岁有常禄义不当辞宜降敕旌奖用彰令誉关支禄米如故更通行各王府俾之互相劝勉以励廉退之节长清俭之风从之

厚宗室

○弘治六年五月壬午代府庶人成凿以辅国将军坐罪革职八年无口粮至是疏母妻妾子女并已六人请照庶人口粮例支给养膳户部言六人岁得总数多于奉国中尉是有罪者与无事等请用幼子女例人月给米一石岁绢一匹

上不从命照例给之

○弘治十五年四月甲子秀怀王之女顺义郡主为其子周凤乞官兵部执不可上以王无后郡主又尝育于宫中与他郡主不同特官凤为锦衣卫所镇抚不为例遵旧制

○弘治元年九月壬午刑部尚书何乔新奏旧制提人勘事所遗人员必賚精微批

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所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

祖宗防微杜渐之深意也而京城内外提人乃用驾帖既不合符真伪莫辨倘有奸人矫命谁则拒之请自今遣官出外仍给批文以防奸伪

上曰提人勘事必给精微批文以防奸宄乃

祖宗旧制不可不遵所司有如例行之应给批时毋得稽误

○弘治八年十月庚申礼部尚书倪岳等言永乐宣德间造各王府规制俭约近来务极宏丽伤财害民乞敕内官监今后凡造王府悉遵永乐宣德间式样画图务从俭约以恤民困

上曰既永乐宣德间王府规制皆

祖宗所定诚宜遵奉所司其备查以闻

○弘治十年十二月丁亥南京钦天监主簿诸昇奏历法有差乞命大臣为总裁选通晓天文历理之人改定历法礼部覆奏国初更定大统历颁行天下其法至精至密百余年来凡以推步测候颁朔授时鲜闻有失若必欲更改岁差求合天度事体重大有非臣下所敢议者况私习天文律有明禁以故通晓历法者亦未易见又昇所奏亦自有讹桀请治其罪

上曰历法事重不必轻易更改诸昇姑宥之

○弘治十二年四月庚寅先是以内台官奏拨锦衣卫余丁百人执洒扫役人月给粮一石光禄寺仍日给直米八合户部尚书周经等奏以为不可

上以业已准行不允辛复之言

祖宗设立内台典以内官职专占候不惟欲知灾祥之便又以关防外台之欺其地至密所以看守洒扫皆不使外人得预独与各监局异者盖防微杜渐为久远之虑也况私习天文律有明禁今一旦增入外人名为看守洒扫自典守者论之似为便利诚恐日复一日往来稔熟奸者设心以潜伺愚者腾口以妄言鼓惑众听致误大事未免追究倡议之人故与其钤束于后孰若痛绝于初与其爱惜成命于一时孰若慎重成宪于万世况京操余丁劳苦万状止支粮四斗今内台应役有何勤苦而廪食乃加厚至此恐失京操者之心异日惑比例陈请太仓之粟糜费何有止极伏望收回成命仍禁自今不得违例奏请庶事体允当

曰内台禁密之地诚不宜外人出入卿等所言有理余丁俱革回原卫当差厚勋臣

○弘治十三年三月乙卯朔初忠勇伯蒋信永乐中累功受封子善袭爵而卒无嗣有旨给其母夫人王氏养膀米月十石原赐庄田仍与其子孙耕种至是王氏亦帝家人姚信等以信前赐诰券盔甲等物进缴因请仍存庄田以供祭祀

上命所司量给之

○弘治五年八月庚戌初定国公徐永寔禄米岁支本色千五百石折色千石成化

初以久病闲住各減其半至是其妻叙先世功伐以请命与全支不为例

○弘治十六年十月癸卯南知句才寿祥以马政废弛停禄米寿祥奏本年禄已预支乞免追户部议以明年照数补偿上特命蠲之

议礼

○弘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丁未

上敕谕礼部曰朕惟古者天子九庙而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其他则以次祧迁有常制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区宇肇正纲常追祀

德懿熙仁四祖同殿异位情文且称

列圣相承昭穆有序至于

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庙已备兹者

皇考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山陵将毕升祔有期当定祧迁之制矧惟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祔葬毕日宜有奉享

神主之礼尔礼部其会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司经局及科道掌印官详稽古制斟酌情文议处来闻务遵典礼足垂万世用成朕尊

祖敬

亲之大孝钦哉故谕

○弘治元年三月戊辰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言臣近陈愚见谓

皇上视学释奠先师孔子当奠币用乐爵当三献分献官当陪拜奉旨分献官拜礼准行其余仍旧臣窃又以为我朝

列圣即位之后所行之礼有一行而不再举者惟耕藉田及视学二事然耕藉田有奠币三献斋戒省牲之礼何独与视学释奠而乃不然乎昔

太宗文皇帝将视太学命礼部详议礼仪尚书郑赐言宋制谒孔子服韞袍再拜

太宗曰见先师礼不可简必服皮弁行四拜礼其事载诸五伦书人以为

太宗尊师重道之意超越前古今

陛下释奠先师而礼比先农则载诸史册传之万世岂不为盛事哉命复下礼部会议于是礼部及詹事府国子监翰林院春坊等官言礼记凡学释奠释菜皆祭之略者故以行礼而行释奠则无币差厚于释菜之意即今

天子视学所行是也以报功口行释奠则有币即今二丁所行是也三代之礼无所口考汉祀孔子未行释奠唐制天子北面跪祭周广顺二年车驾幸曲阜始拜奠祠前宋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谒文宣庙始韞袍再拜至我朝

太宗皇帝视学躬行一奠四拜之礼尊师重道蔑以加矣

列圣相承率循无改至成化元年始加牲用乐虽极尊崇之礼然既非释奠之正又

非释奠之全卒致纷纷实由于此此则所谓有其举之莫之敢废者矣今恕言奠帛三献之礼必须读祝饮福受胙始为全备原无旧典固难擅行其欲比依先农之祀又系大明集礼所载洪武旧制亦难擅改宜但于视学之前致斋一日至期加币一乐设而不作余仍其旧

上曰尊先师当以礼成化初既有所举今惟加币用太牢改分献为分奠其余仪物俱从永乐年例行

○十月戊申礼部奏去岁

宪宗皇帝神主升祔

懿祖皇帝神主奉祧而岁暮之祫当合毁庙之正而祭之安奉于

德宗皇帝室内以俟后殿之成今者始行岁暮祫祭宜遣官祭告至期更奏祫祭事宜行翰林院改撰祝文及令太常寺至期陈设

懿祖皇帝御座于

太庙正殿之左

熙祖皇帝之上衣冠等物同时陈设祭毕仍旧安奉著为常典从之

○弘治十六年八月癸卯吏部尚书马文昇言臣伏闻宣德间有旨

仁祖忌辰诸司悉免奏事自

太祖至

仁宗生忌俱辍朝一日其后不知始于何时

仁祖忌辰照常奏事惟

太祖至

宪宗忌辰百官浅淡服色黑角带朝廷亦出视朝鸣钟鼓奏事与亲王及文武一品官病故辍朝事例反有不同且与古礼未合又与

宣宗敕旨有违臣切思之自

仁宗至

宪宗世有远近服有隆杀臣愚欲自

仁祖忌辰至

英宗睿皇帝生辰日照旧视朝鸣钟鼓百官浅淡服色黑角带奏事若遇

宪宗皇帝

孝穆皇太后忌日

皇上于

奉先等殿祭祀毕回宫不出视朝著浅淡服进素膳渊默以居不预他事或如

宣宗圣旨自

太祖至

宪宗生忌照例俱辍朝一日若遇

宪宗皇帝

孝穆皇太后忌日仍如臣前所拟而行

上令礼部稽考古礼详议以闻礼部谓古礼经传所载忌日谓亲死之日则死日为忌而非谓生辰也其曰忌日不用不以此日为他事也曰忌日不乐是不可举吉事也是则此日当专意于哀思父母其余一切事务皆当不举也文升所奏固为有见但奉有

先朝事例迄今见行不敢更易伏乞

圣明裁断

上曰

列圣忌辰已有旨浅淡服色视事矣

定乐

○弘治九年二月壬子太常寺奏释奠先师孔子已准用天子之礼增为八佾之舞惟乐器之数尚用诸侯之乐似为未称请增文庙乐器人数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礼部因请行移所司如数置造仍通行天下并南京国子监一体遵行

上曰文庙飨祀用天子之礼而舞已加八佾乐器乃尚仍诸侯之旧则尊崇未至而情文亦有未备所言良是即如拟行之以副服崇奉先师之意

弘治十五年六月乙丑礼部覆奏吏部尚书马文升访名儒以正雅乐事谓我

太祖皇帝尝命儒臣考正八音修造乐器重定乐章其乐歌之词多自裁定但迨今百三十余年乐音不复校正中间容有舛讹当厘正者近闻

皇上命太常寺知音官于内府造大祀乐器以纯金为钟以西玉为磬其敬

天尊

祖之意至矣但是尧舜作乐以来钟必用青铜磬必用灵璧石若用纯金西玉为钟磬恐其声不可合众音而不足以感格神明且今大常之官恐亦不足以当制器口律之任请如文升所言特敕礼部移文天下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口口犬亩有精晓音乐者以礼起送赴京礼部仍会同太常寺再加讲论以求至然后相与造乐器正乐音庶

圣祖所定之乐可复于今日可传于后世矣

上嘉纳之

兴学

○弘治元年三月癸酉

上视学行释奠礼御彝伦堂授经于祭酒司业赐之坐讲明日祭酒费闇率学官监生上表谢恩

上御奉天殿受之赐祭酒司业并三氏子孙及学官监生袭衣宝钞等物有口口明日祭酒复率学官监 谢恩

上赐敕勉励之曰朕惟自古帝王本纲常以致治必以学校为首务焉学校所以明

人伦也孔子述经垂教莫先乎此我

祖宗奄有寰宇建学育材文教诞敷治化旁洽肆朕继统之初聿遵成宪择日视学祇谒先师孔子退即彝伦堂听讲经书因以劝励师生夫治本于道道载于经书所当讲明而体行者舍纲常何以哉朕躬行图治惟古帝王是期尔师生其亦以古之贤才自励于经必究精微之奥于纲常伦理必尽其允蹈之功蕴之为德行措之为事业大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修政立事罔俾济济之咏专美有周则我明治化将兴唐虞于变时雍休匹矣钦哉故谕

○弘治八年十月庚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近年小民罔知礼义风俗日浇子弟其父弟殴其兄恬不为异窥其所由社学久废人不读书以致于斯宜修举社学慎选教读之人凡民弟子俱令入社学读孝经小学并大诰俾知孝弟之道与当代之法礼部覆奏修举社学已有著令请仍行各提学官举行无致废弛从之

○弘治十七年五月壬寅礼部覆奏监察御史何天衢去各处儒学生员多虚糜廪禄其起送岁贡者或虚应故事请令巡按监察御史会同提学官三年一次通考在学生员列为上中下三等廪膳不谙文理者追粮为民其每岁应贡生员不许以衰老残疾者起送违者治罪

上曰今后各处提学官敢有仍循情姑息将衰老残疾并不堪教养之人滥容在学及起送充贡者一体参究黜罢

崇儒

○弘治三年五月己卯命河南孟县建唐昌黎伯韩愈祠春秋致祭并修理坟墓从知县巫俨奏也

○弘治六年十一月乙卯巡抚河南都御史徐恪奏宋范文正公仲淹并其子忠宣公纯仁墓皆在河南府城东南万安山下属傍近寺僧领祀事元末裔孙国俊及廷方自苏再至展扫时守臣郭文鼐等闻之乃为春秋致祭迨入国朝守土之臣袭而行之然未经奏请秩在祀典臣按仲淹为人刚大清纯学问得于圣贤论说本于仁义勋业德望之盛一时罕见异时大儒朱熹亦谓杰出之才为一流人物后之君子有志世用者莫不以为冠冕比之纯仁世济忠直秉道不回今其丘垄依然而岁时香火之奉顾于山僧野寺是赖此岂

圣明崇贤励士之意哉

皇上即位以来嘉奖直言内外皆向风而趋固将比休隆古不屑乎庆历之朝然宋史所称感激论事奋不顾身为一时士大夫风节之倡如仲淹者亦宜表章显白以助清化且仲淹肄业从政之地如苏州庆阳等处既皆有祀其体魄所藏之处不可独缺乞命河南府于墓所建祠春秋致祭以子纯仁配享永载祀典以风晓士类

上以崇祀先贤事关风化命所司议行之

○弘治九年二月丁卯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冯俊奏故翰林学士承宋濂当

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抱道隐处应徵而出日侍左右启沃之功居多命辅储贰导
迪之迹尤著当时大述作多经其手笔大议论咸赖以赞画

太祖独以真儒目之后致仕以孙慎坐法谪四川茂州比至夔州卒距今百有余年
沉沦幽壤闻者追悼乞敕礼部集议复其旧官显加赠谥仍命有司春秋祭于葬所礼部
议谓濂一代儒宗今不敢别议赠谥请仍依原学士承旨职事令有司就于葬新祠堂内
春秋祭祀从之

○十二月己卯刑科给事中杨廉上疏言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谥文清薛瑄
蚤岁闻讲性理诸书即焚其所为诗文一意于宋诸儒之学晚年造诣益高进退之际
大节尤伟所著读书录皆积年致思之所得有益学者乞行山西平阳府建祠赐额有司
每岁春秋祀之仍下山东章丘县取所刻读书录板本于国子监俾六儒诸生皆得摹印
玩味倘

圣明万几之暇幸赐览观则于

圣学不无小补礼部覆奉

上曰薛瑄以性理之学继宋诸儒后实我朝名儒卿等奏欲建祠秩祀并刊行集悉
准行其祠额特名正学

○弘治十三年二月庚子宋儒程颐十八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继祖以二程祠堂
日久倾坏兼逼近繁河恐致冲损乞赐地改建又守坟人役有司不肯全给并宋时原给
赡坟地土多被人据占内亦有为繁河所渰没产去而税存者乞赐处分以称

圣朝崇重先贤之意礼部覆奏请行令河南有司如继祖所奏

上曰河南程氏有功于道学甚大继祖所奏宜令所司量处以称朕追崇先贤之意

○弘治十七年闰四月丁卯以重建阙里文庙成特命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往祭赐之敕曰比因阙里文庙毁于回禄爰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兹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师道德万世之所宗鼎新庙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礼特委辅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将事务期圣灵昭格以副朕隆师重道之怀事毕即星驰回京钦哉故敕

○丁亥

上御制重建阙里孔子庙碑文曰朕惟古之圣贤功德及人天下后世立庙以祀者多矣然内而京师外而郡邑及其故乡靡不有庙自天子至于郡邑长吏通得祀之而致其严且敬则惟孔子为然盖孔子天纵之圣生当周季圣贤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历考上古以来圣人之君天下者曰尧曰舜曰禹汤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论定为六经以垂法后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则治违之则否盖有不能易者真万世帝王之师也故自汉祖过鲁之祀之后多为之立庙沿及唐宋英明愿治之君屡作益遵而信之孔子之庙遂遍天下爵号王公礼视诸侯而加隆焉虽金元入主中国纲常扫地之时亦未尝或废盖天理民彝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

圣祖高皇帝以至神大圣汎扫胡元植纲常于沦斁之余武功方戢即遣人诣阙里祀孔子风示天下规度可谓宏远矣

列圣相承益严祀事先后一轨暨我

皇考宪宗纯皇帝诏增庙之舞佾为八笾豆为十二礼乐尽同于天子褒崇之典至是盖无以加我朝百有余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阙里有庙建自前代规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毁于火朕闻之惕然特赐山东巡抚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财庀工为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上毕巡抚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监察御史陈璘以其状来上宏深壮丽视旧规有加朕怀乃慰既遣内閣辅臣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往告后具颠末为文俾勒之庙碑用照我

祖宗以来尊师重道之意并系之诗曰圣人之生天岂偶然命之大君俾赞化权二帝三皇君焉克圣继天立极道形于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荡荡浑乎难名周政不纲道随时坠孔子圣人而不得位乃稽群圣乃定六经万世之师于焉足徵自汉而下数千余岁褒典代加有隆无替于皇我

祖居正体元六经是师卓尔化原

列圣相承先后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轨庙貌载崇祀事孔裡经言典训弥谨弥敦俗化成治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万世

大明孝宗敬皇帝宝训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接大臣

○弘治十年三月甲子经筵毕

上遣太监韦恭至内閣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御榻前

上出各衙门题奏本曰与先生辈商量溥等每本拟定批辞乃录与片纸以进

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略无疑滞有山西巡抚官本

上曰此欲提问一副总兵何如溥等对曰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礼部本拟口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因取本阅之则曰是只须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

上曰就此商量岂不好又指余本曰此皆常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因命左右而退盖自即位以来宣召顾问实自此始云

○弘治十三年五月丙辰命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提督三千营惠安伯张伟提

督神营溥仍提督团营新宦伯谭祐罢提督团营专提督神机营是日

上复召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至平台出兵部推举各官疏逐名访问面赐裁决仍命司礼监具纸笔亲手书敕付兵部行之

○弘治十七年六月辛巳有自虏中逃回者报虏有异谋内阁具揭帖请会同司礼监及兵部尚书照成化年例于左顺门译审是日

上朝退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至暖阁

上曰虏情谲诈可密切译审大通事且勿使近前又曰边关粮草须与刘大夏说用心整理皆应曰喏健奏曰京营总兵须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陈韶王镛辈已退二三人矣健曰须用曾经战阵者

上曰未必要经战阵但要有谋略耳东阳曰

圣谕甚当有谋略与经战阵者须兼用乃可耳但京营官军有名无实前年选听征一万及再选一万便不能及数矣

上曰军士须管军官抚恤不可剥削东阳对曰诚如

圣谕但近年官军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钱使用外卫轮班皆过期不至正为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军士皆不做工内官监自有匠人东阳对曰

皇上明见朝廷养军本以拱卫京畿岂为工役今后工程乞为减省养其锐气庶缓急有济

上曰然又曰坝上强盗十分猖獗可令刘大夏设法擒捕北山又有靠山王者据险为恶辇毂近地不可不除此患东阳曰昨兵部奏差指挥三人领官军五百正谓坝上强盗而一应诸贼并在其中矣

上曰先生辈是腹心大臣有事须说如昨日所进揭帖不说时如何得知健等皆喏而退于是引自虏中回者审之皆能汉语一人云闻有议者欲内犯三人云朵颜卫头目阿儿乞蛮领三百人往北虏通和小王子与一小女寄养似有诱引入寇之迹各具揭帖以闻

○弘治十七年七月癸巳命工部左侍郎李燧大理寺右少卿吴一贯通政司左参议从兰经略边关燧等陛辞日

上朝退召至暖阁面谕曰边关重事尔等往须用心整理官军少处即为增补官员不职者奏来处治务图经久不可虚应故事敕内该载不尽者听尔并便宜行事各赐白金二十两彩段二表里钞二千贯而出

○甲午时内阁奉旨拟差户部右侍郎顾佐

上召大学士刘健等指佐名曰是尝差干事力量颇弱恐不能了此健等对曰户部尚书秦纮行取尚未至左侍郎王俨可用但见署印故臣等拟差右侍郎

上曰王俨既掌印须留管家当顾佐亦不必动凡有事三人商议乃得停当可再推

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户部又曰各关可止用一人恐官多民扰皆对曰各关相隔甚远非一人可了巡关监察御史亦是二人今若差郎中二人亦可耳退拟管仓户部右侍郎陈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实以进而内批特用左副都御史阎仲宇通政使司右参议熊伟各赐敕遣之

○癸卯

上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曰刘宇在大同尽用心近又虑及潮河川难守欲行令凿品字窖及以所制铁子炮送与备用亦是为国可量与恩典以励人心皆奏曰未知圣意是何恩典

上曰可与赏赐皆应曰诺

上又曰凿窖制炮是刘宇独奏今难独赏吴江陆訚亦皆用心防御辛苦可并赏且降敕奖励之又曰辽东张天祥事亦是大狱今欲令明白今天祥虽死张斌尚坐死罪昨张洪又诉冤抑健等皆对曰此事乃御史举奏法司会勘张洪诉本又该都察院覆奏令御史审勘矣

上袖出东厂缉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访其情如此当时御史王献臣止凭一指挥告诱杀情词吴一贯等亦不曾亲诣止凭参政甯举等勘报事多不实今欲将一干人犯提解来京令三法司锦衣卫于午门前会问方见端的因以揭帖付健云将去整理健等退复言都察院本既以批出东厂揭帖又不可施行须待会勘至日再议次日太监陈宽萧敬等于左顺门传旨令为施行健等再奏曰臣等非敢故违但成命已出猝然改命恐非事体且此事干证皆在彼处恐劳人动众耳

上曰此乃大狱虽千人亦须来若事不明白边将谁肯效死赏罚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情实若果系朴杀贪功启衅岂可纵之若果被诬须为伸雪

○弘治十七年八月丙子早朝毕

上起立召吏部尚书马文升左侍郎焦芳左都御史戴珊右都御史史琳退至暖阁前面谕曰明年春天下官员朝觐卿等宜预先访察务秉至公以行黜陟御史开报贤否揭帖不可尽信往年尝有奏扰者卿等仍须用心斟酌期于至当

上又谓文升曰卿听得否盖以文升年老重听又复申谕之文升对曰

陛下留心政务

宗社苍生之福也

上命左右扶文升下阶而出自是每有政务时召诸大臣面谕因事论事从容详悉动数十百言不能悉记蒙延接者皆感激旧励宣召之际下至群臣百执事莫不倾耳注目以为一代之盛典云

○弘治十八年二月戊辰

上早朝毕召户兵工三部臣于奉天门面谕之曰方今生齿渐繁而民间户口及军伍匠役日就耗损此皆官司不能抚恤暨清理无方以致逃亡流移脱漏埋没其弊非一

尔该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虚文可谓慢事矣宜各从长议处以闻

○四月辛未

上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曰户部覆奏处置流民事推起复侍郎何鑑何以不
会吏部健等对曰凡系本部承行事从前亦间有径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铨衡之职推举人才乃其职掌若使会推他日不称亦无后
词皆奏曰然则通行会议否

上曰处置流民是户部事不须再会惟所推官员须会吏部耳

上在位久益明习国事疊數百言动中节会有不能悉记者议事之召讫于是日
不阅月而

大渐之命至矣呜呼痛哉

○五月庚寅

上大渐晓刻遣司礼监太监戴义召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甚急至乾清宫
东暖阁御榻前

上燕服坐龙床御榻上健等入至床上榻前叩头问安

上曰热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布拭舌既乃曰朕嗣

祖宗大统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岁乃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

皇上偶违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观

圣体神气充溢万寿无疆幸宽以调理

上自序即位始末甚详欲有所纪录于是太监扶安季璋捧纸及砚执朱笔跪于
榻前陈宽萧敬季荣跪于床下

上命义书于片纸曰朕昔侍

太皇太后宫闱及长家

先皇厚恩选配昌国公张峦女为后于弘治四年九月二

○十四日诞生皇子 册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年已长成主器婚配不可久虚礼
宜择配可于今年举行皆逐句宣授间有改易粲然成章书记

上执健手又曰先生辈辅导辛苦朕备知之又曰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先生辈可常
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健等皆饮泣对曰

东宫天性睿智今年尽勤学望

皇上宽心少虑以膺万福语久

王音渐清及复告谕若不忍释前后数百言不能悉记谨识其大者如此时距
升遐仅一日而

圣谕谆切神思不乱盖

圣性之涵养有素故始终之际一得其正云

优大臣

○弘治一年四月辛丑命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免午朝凡大风雨雪日早朝亦免之以恕屡疏衰老乞致仕也

○弘治四年正月乙未户部尚书李敏乞归养疾

上曰古者人君之待臣下病则予告至于大臣又命医赐药恩礼尤厚盖以君臣一体其情有不容已者卿今有疾宜在任调理不必求去太医院即遣医往视之

○弘治五年五月辛巳致仕太子少保礼部尚书邹干上疏言浙西水旱相仍民穷盜起请行蠲恤之政

上曰邹干虽致仕年老尚能为国忧民忠爱可嘉浙江布政司其具羊酒彩段即其家慰劳之

○八月己亥内阁大学士丘浚复上疏乞致仕

上曰朕擢卿重任当勉图尽职岂可累以疾求退今后凡大风并雨雪日俱免早朝

○弘治十一年七月癸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徐溥复以老疾乞致仕

上曰卿宿望重臣方隆倚任而屡以疾辞情甚恳切特兹俞允仍赐给驿遣官一员送回有司月给米五石岁拔夫八名应用复官其一子为中书舍人

○弘治十五年十一月丁丑赐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玉带各一束大红织金衣三袭詹事兼学士等官吴宽等各带一束大红衣三袭三品以下各视品级递加服色以东宫讲读劳也

○弘治十六年二月乙巳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大红蟒衣各一袭内阁之赐蟒衣自此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掌国子监事礼部右侍郎谢铎奏臣祖母赵氏守节四十余年未蒙旌表而歿请以本身应得诰命移为旌表之恩礼部覆奏

上曰赵氏准与旌表铎应得诰命仍给之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辛未吏部尚书马文升乞致仕

上曰卿耆宿重臣方隆委任累乞休致已有旨不允考察在途正宜尽心供职不必固辞大寒暑风雨免朝参

慎用人

○弘治元年三月乙丑命吏兵二部各疏两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堂上官及在外镇守巡抚三司知府并分守守备官俱大书职名注其年籍历任略节粘于文华殿壁以便观览自是以后二部每季各具揭帖以进有升迁或事故去任者则揭去旧名以新除者补之

○七月辛卯兵部郎中陆容言近御马监太监李良等乞升都指挥王钦梁宏为都督佥事臣曾论其不可未蒙俞允续因科道论谏将钦等革职大小臣僚无不称快然不立法以为善后计则异日小人贪冒干进近臣招权窃柄其乞升传升之途又将有甚于

今者乞将臣先以所言著为定令凡贤才之屈在下位者照旧荐举群小之营求乞升者如法禁革所司不能奉公守法致有滥进者听言官指实糾之以尊国体以正百官下吏兵二部覆奏今后文武大小官员有缺须从本部铨选推举果有大材屈在下僚听在廷大臣及在外抚按等官荐用更不许营求升职其内外书办等官有缺亦不许奏乞量升违者参送法司不分原官有无俱发为民并坐举者以罪若本部容情不参致有滥进听言官糾劾

上是其言命今后一应人员不许营求内外权要冒滥升职违者重罪之

○弘治十七年五月丙午敕吏部都察院曰三年一次朝覲考察天下诸司官员甄别贤否明示黜陟此

祖宗法古图治之盛典也比年以来考察之后群议籍籍奏诉纷纭盖因巡抚巡按官员开报考语多不得实而尔等询访稽察亦欠周详勤敏有为廉直自持者或被屈抑贪黩无状夤缘结纳者或得苟为以致人无劝惩士风日坏夫生民之休戚系于有司之贤否有司之不得其人则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叹之声上干和气即今四方灾异迭见水旱相仍率由此朕方□畏□戒□正庶官在京群僚已有所处其在外诸司官员明年正旦适当朝覲考察之期宜预行各巡抚巡按官将所属司府州县等衙门官员或才行卓异政绩彰闻或贪酷害民老懦不职等项逐一从公开报尔等仍广询博访备细参详明白具奏黜陟若抚按官员仍前徇情率意开报不公指实参究并示黜罚尔等受兹重托宜精白一心秉持公道毋或有所偏徇务俾贤否精别黜陟大明庶几泽被生民上回天意尔等其钦承之

储材

○弘治元年十二月丁巳兵部覆议礼科给事中王纶兵部郎中陆容言请令公侯伯都督应袭子孙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俱入国子监读书皆为朝廷储养将材之意然都督以下子孙已有例作养于武学惟公侯伯驸马子孙宜如其言令国子监依监生读书作课讲书习礼成法行各家专官教之每岁间月一赴监考校文事间月一赴教场操练武艺若在闲公侯伯驸马读书并欲乞

圣明每季御武英殿则请自

圣裁

上曰公侯驸马伯子孙令读书习礼将来朝廷庶几得世臣之用宣悉如所奏行在闲公侯伯驸马随操其仍议处以闻御殿询访朕自处置

○弘治六年四月甲辰大学士徐溥等言比给事中徐旦建议欲选新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惟庶吉士之选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每科选用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吏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出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关乎气运而储才于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

士一途凡华国之文与辅世之佐咸有赖于斯然而或选或否则有才者未必皆选而所选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岁则是已成之才或弃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有成请自今已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待新进士分拨各衙门办事之后俾其中有志学古者各录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论策诗赋序记之类限十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内赴礼部呈献礼部阅试讫编号封送翰林院考订其中词藻文理有可取者按号行取本部仍将各人试卷记号糊名封送照例于东阁前出题考试其所试之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以预选若其词意钩棘而诡僻者不在取例中间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过人资质虽无宿构文字能于此一月之间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许投试若果笔路颇通其学可进亦在备选之数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辈如此则所选者多是已夷之才有所论撰便堪供事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如是则预列者无徇私之弊不预者息造言之谤臣等皆出此途引进后贤储之馆阁以报国厚恩乃其职也疏入

上纳之命今后内閣仍同吏礼二部考选

明赏罚

○弘治元年二月己亥兵部奏凡擒获妖言者自成化十四年奏准以后止给赏不升然例前得升者至今世袭则过于冗滥例后有功者全不得升又无以示劝宜量为斟酌其已升者承袭时人文到部并优给曾经减革者须斟当时所获如情罪深重已正典刑者准承袭一辈以后照例减革其罪不至死者止还原旧职役不得承袭继今报功者亦宜论其所获情犯重轻以为升赏应袭者俱照前例

上曰擒捕妖言本以止乱但人利升官多肆媒蘖未免滥及无辜不可不禁承袭者照今拟行以后擒获妖言者止照十四年给赏

○弘治二年五月壬戌修筑卢沟桥成内官监太监李汤乞陞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吏部尚书王恕言官匠营造乃其职分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筑堤并无升官事例至十九年以后修筑卢沟桥决口恭顺夫人大慈恩寺殿宇始滥升匠官并钦天监太医院等衙门官日增月益大坏名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罢去识者以为太平盛事今一旦复滥升如旧人其谓何比者营

先帝山陵所役军匠至四万人亦未有升职者此役较之

山陵不及三分之一顾欲妄滥升官甚失轻重之序<江侃>修城等役今方并兴若俱照例其为冗滥又复如前日矣岂不为新政之累

上从其言命给赏有差

○弘治十年二月庚寅巡抚凤阳等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刘镒河南罗山县人前在州四年积预备仓粮余十万石后致仕适连岁荒歉州民赖仓粮存济者甚众请略加旌异

上曰镒虽致仕余惠在民其仍进阶奉政大夫以劝为民牧者

选将材

○弘治元年三月戊子兵部会官议上监察御史陈璧所奏选将实兵事谓两京坐营把总等官及群臣原保举将材官共五百六十余员分为三等一等百二十一员二等二百九十五员三等六十八员今皆缺随才具奏任用宜黜退者八十四员请令带俵复原职

上曰各官虽已经评议至举用时仍令官推选毋得滥授

○弘治十五年八月丙寅吏科给事中李禄奏今之将帅多出阙阅兵事武艺无所师资一旦付以重柄恐不胜任乞择文职大臣通兵书者专任教养之责下兵部以武臣子弟内有武学外有府卫州县学各有师儒训诲又以部官宪臣提督阅试但恐奉行者未至不必更设官专理

上是之止令提调等官严以教之务得真才不可视为故事

惜人才

○弘治六年正月己丑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县等官年老有疾并罢软不谨贪酷才力不及者共一千四百员又杂职一千一百三十五员请如例罢黜并调用

上曰诸考退官俱照旧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陈老疾等项实迹以闻毋虚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尚书王恕等各开具上请且言府州以下官勤慎尽职者固多贪鄙无用者不少贪鄙无用者留一日则民受一日之殃若必待三年而后黜之于彼则固当感激于民则未免怨嗟昔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殃民误事官虽年浅亦不可不黜也

上曰人才难得事贵得实人贵改过

祖宗爱惜人才凡百官考满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称者俱令复职必待九年然后黜降今或因一人无根之言而遂革其积勤所得之官使之泯默不敢伸理是岂治世所宜有尔等皆因袭旧弊不能改正今姑从所开具者处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满六十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谨在升任之先及见任不谨罢软无为非本官访有实迹或有巡抚巡按只是一处开报并其余官员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贪酷显著俱留治事今后朝覲之年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属巡抚巡按考方面年终具奏行下该衙门立案待来朝日从公详审考察如有不公许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后有失当者方许指名纠劾

○弘治八年三月庚子巡抚山东都御史熊羽口虫巡按御史王槐奉例考察请黜老疾不谨并有疾罢软等官沂州知州孙昌等九员吏部覆请如所奏命老疾不谨者准致仕闲住其有疾未老并罢软者仍查到任年月久近以闻吏部因具上各官历年月

上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办事人才能否须历任稍久方见今后有如此奏黜者本部其酌量再奏

○四月壬戌六科十三道各上疏言我朝朝覲考察其法最为精尽盖委之巡抚巡按俾报其贪否又参之布按二司及直隶州郡之长俾究其实吏部都察院又迹其岁报殿最以为朝覲去留之据如有不当者则朝野得以非之科道得以劾之其不才者岂容幸免而才能者亦岂致冤抑近弘治六年朝覲吏部既会都察院考察继奉

圣旨今后三年朝覲先期行文布按二司考合属巡抚巡按考方面年终具奏行部院立案待来朝日从公详审考察如有不公许其伸理臣等伏读明诏诚有以知

皇上爱惜人才慎重黜陟之意但人心巧伪所宜深虑如止委二司考合属则恐未足以尽访察之公如部院将所奏立案施行复恐致泄漏疏虞之弊如许考退者复恣行伸理攻讦则群邪横议之门何以塞之明年朝覲又当考察乞一依弘治三年以前故事而加之以至公至密行之天下幸甚吏部及都察院因奉旨会议覆奏

上曰人才固不可轻进尤不可轻退苟不得其真所损多矣今后考察黜退官员务从公询访必得实迹不可轻信偏听以致枉人

○弘治九年正月戊申吏科都给事中季源监察御史吴裕等上疏言近日吏部考黜不职官员有漏网者如府尹冀绮及按察使等官赵鹤龄等十人之不谨知府乔缙等二人之老疾亦宜黜退吏部复会都察院具各官历年考语以闻

上以各官考语无不谨贪酷字俱留办事

○弘治十年七月庚子巡抚山东都御史熊翀及巡按御史王一言奉例考察老疾不谨等官按察司副使廖中等三十八员命老疾者致仕素行不谨冠带闲住有疾并罢软者吏部仍查其到任年月久近闻奏吏部奏上

上曰人才能否须历任稍久方见到任未及二年者仍留办事今后各处有奏来黜退者尔吏部仍酌量覆奏于是吏部复奏留兗州府检校蒋义等四员从之

杜幸进

○弘治元年六月戊午降提督勇士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王钦梁宏为都指挥佥事先是钦宏因太监李良乞升前职科道官交章劾奏已得百钦等职领禁兵难同其余成命已定不可复易至是科道官复上奏以为天下治乱之机在于人主之好恶好恶之端在于谨始伏惟

皇上登崇俊又广开言路可谓有其始矣夫何王钦梁宏奔竞无耻百计营谋以骤得擢用则于维新之政未免有伤且禁兵重任都督重职必文武兼备德器老成者方可委付今钦宏皆鄙俗武夫岂堪是任伏望收回成命以杜幸进之门则名器不滥矣

上曰朝廷用人多是推举王钦等既不应骤升革去都督仍令照旧管事

○弘治三年十二月癸酉匠官杜宏等四十人先以贩宝石等罪为科道所劾发边远充军为民或调卫至是复假托求复用兵部执不可

上曰杜宏等造作奇巧多盜内府库物又滥升官职罪宜死已从轻处治今复敢营求取用不许

○弘治四年二月辛亥吏部左侍郎彭韶言比多有无功之人夤缘请谒授以千百户等官甚至有乞恩承袭都指挥者不特武职文职亦有之或以修城微劳而升匠官或以传奉罢革而迁良医又有中书考满超升三级者伏望

陛下重视名器爱惜廩祿勿为小官为可与勿谓杂流为无害严加杜绝口口甬与厘正庶几少救其弊

上曰爵位名器国家所重诚不宜太滥今尔所言朕已知之矣

求言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

上即作颁诏于天下曰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害许直言无隐文武官员贪暴奸都者许指陈实迹糾劾

○弘治元年三月辛卯寿州知州刘概奏谓国之言犹身之脉言路通则天下安塞则天下危凡默默固宠者乃佞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古之有天下圣不讳愚存不讳亡而汲汲以求言者为是故也臣愿凡百缺失利病许诸人皆得直言至于台谏之职宜加宠重听其弹劾糾察或有小过宜优容以壮直气复时御便殿召博通经术之士讲论当世之务盖直言不讳之路广则骨鲠謇谔之士充满班行尽忠如趋利论政如诉冤有过必知有谗必见上下情洽而朝廷清明矣

上纳之

○弘治十年三月辛亥礼部奏迩者山西陕西天鸣地震星陨京师去冬烜燠无雪火灾叠见今春狂风阴霾日精无光山东以南亢阳为虐二麦无成请通行内外诸司省躬思咎勉尽职务仍遣大臣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及在外诸司各祷于封内山川

上曰两京文武群臣并科道官宣体朕心同加修省事有当言者直言无隐在外镇巡三司等官令一体遵行其在京大小不职科道官具实奏闻在外者巡按御史具实奏处

○弘治十一年十月丁亥以清宁宫灾敕谕文武群臣朕惟天道人事相为流通感应之机捷于影响甚可畏也迩者

上天示戒灾异频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宁宫灾中夜达旦朕心惊惧寝食靡宁虑有愆违上十和气循省数日莫究所由兹特斋心竭诚遣官祭告

天地

太庙

社稷山川尔文武群臣有官守言责皆与朕共天职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涤污殚心效力毋得因循怠玩若罔闻知凡百司弊政奸贪显迹及一应军民利病皆直切指陈无有所隐以助朕励精之治答

上天仁爱之心绵国家亿万载隆长之作钦哉故谕

听言

○弘治元年闰正月庚午吏部右侍郎杨守陈言孟子曰 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夫尧舜之道一精于一执中尧舜之得于内者深询岳达听尧舜之资于外者博

陛下俨然端拱朗诵经书未尝降一睿问儒臣亦肃然进退略陈训诂未尝进一详说则理欲危微之辨何由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由而尽臣恐得于内者未如尧舜之深也今

陛下朝时之所接见者惟大臣之风仪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状小官远臣之才貌何由识之退朝之所阅览者惟百官之题奏至于诸司之条例群吏之情弊何见之宫中之听信者惟内臣之词说至于千官百职之正论六军万姓之烦言何由闻之臣恐资于外者未如尧舜之博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旧制仍开大小经筵以讲学常御早午二朝以听政其大经筵及早朝即如旧仪若小讲则必择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进讲凡所未明曲加解喻而于义理政事兴亡治乱必一一讲之精而无疑乃可行之笃而无懈凡经史及

祖宗典训百官题奏皆聚之文华后殿日轮内阁大臣一人讲官二人居前殿之右厢或有奇奥即今解对

陛下必御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使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则其得于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则

陛下御文华门各堂上并六科皆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进揭帖略节至是口奏

陛下询其事情条例而裁决之凡镇巡方面及府卫正官有自任来见者皆条列地方之事略节口奏

陛下令诸司承旨而议行有辞赴任者随其地方职业而戒谕之若有大政则召内阁及府部大臣于文华殿会议必人人尽其谋事事求其当其余章疏止召内阁面议可否其各官奏对之余及辞见之际

陛下宜俯降词色而于时政人才民瘼土俗无一不询无一不知使贤才常集于目前视听不偏于左右则资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纲举矣若但如近世日讲视朝虚应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内监条旨批答则未有本不立而未能茂纲不举而目能张者也

上曰所言皆朝廷切务朕当举行

○弘治二年四月乙未兵科都给事中夏祚等言致仕都督同知袁彬近尝为其子都指挥勋奏乞任用科道交章劾奏已得旨令勋锦衣卫带俸不许管事今甫一岁彬复为辩希求进用乞斥绝之

上曰既汝等累有论列袁勋令带俸如故

○弘治四年十二月甲子内阁大学士丘浚言礼经有之事君必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此古昔明君贤相所以交相孚契于初进之始委任责成于既用之日卒能践其言以成治功也臣所进大学衍义补一书实自幼殚力竭神以成者今蒙

明主不弃进臣内閣預聞机务正臣书遭逢施用之日也请即是以先资而侑以臣一身自顶至踵以为九重之献此书凿凿乎皆古人已行之实事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其中所载虽皆前代之事而于今日急先要务尤加意焉臣年踰七十钟鸣漏尽所余无几时否则将有后时之悔请择书中切要之语今日可行者芟繁会缀以为奏章酌量先后次序陆续上献乞赐御札会同内閣二三儒臣斟酌处置拟为诏旨传出该部施行或有窒碍或姑留俟后时或发下再加研审臣决不敢护短求胜果于必行掠取一己虛名以误国家大计

上曰謨猷入告乃大臣职任卿究心当世之务久矣今将有言其即具疏以闻朕将采而行之

○弘治七年六月癸亥工部奏近有旨令各处访取善击造铜鼓者惟铜鼓出于西南夷所制非朝廷之上所宜用今各处灾伤方彻乐減膳之时岂宜复造制外之器以骇人心而累

圣德命已之

○弘治八年十月丁丑占城国王吉来奏其国累被安南侵地杀人不已因遣从子沙古性诣阙请命大臣往为讲解词甚哀下廷臣集议谓故事无遣大臣为外夷讲和者请下两广守臣移文安南谕令敦睦邻好返其侵地兼谕吉来抚绥人民脩饬武备为自立之计事定令两国各具实以闻议上

上意欲遣官大学士徐溥等言春秋传曰王者不治夷狄盖驭夷之法与治内不同安南虽奉正朔修职贡终是外夷恃险口固违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

列圣大度兼包不以为意若占城尤小而疏今若降敕遣官远至其国徒掉口舌难施威力海岛茫茫无从勘验彼岂能翻然改悔举数十年之利一旦弃之小必掩过饰非大或执迷抗令致亏国体贻患地方当此时何以为处若置而不问则损威愈多若问罪兴师则后患愈大况今国计之虛实何如兵马之强弱何如而欲费不赀之财涉不毛之地为无益之举尤不可也盖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号如故朝贡如故境土侵夺有无诚伪尚未可知情虽可矜理难尽许但令有司行文谕之足矣何必上壅

圣慮特为遣官况朝廷大事未有不询于群臣者今众口一辞以为未可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托若不为

皇上言之万一事有乖张死莫能赎所以不避烦渎者实为

宗社生民计非敢苟同于众也如时势可为事理无害臣等自当赞

皇上行之何敢故为此逆耳之言哉

上嘉纳之遂从众议

○十二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徐溥等奏近司礼监传示

圣谕递出祭三清乐章令臣等改补进呈臣等谨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无对尽天下之物不足以报其德惟诚意可以格之故礼以少为贵物以简为诚祭不过南郊时不过孟春牲不过一牛书曰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正此谓也汉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为天止一天岂有五帝况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说谓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时柱下史李耳当之是以人鬼而加于天之上理之所必无者也若夫乐器之清浊乐音之高下制度节奏毫厘之际不容少差差则反以召祸况制为时俗词曲以享神明亵尤甚以此获福又岂有是理哉我朝

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

太祖所亲定乐器乐章皆

太祖所亲制足以传之万世当此时岂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递出乐章虽云出于永乐大典盖是书之作博采兼收欲以尽天下之事初未闻以此施之朝廷见诸行事以为后世法也

陛下纯诚至孝嗣统守成一以

太祖为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以黩礼事

天臣等读儒书穷圣道道家邪妄之说未尝究心至于鄙亵词曲尤所不习不当以非道事

陛下所连日忧惶不敢奉命者实不愿

陛下为此举也近数月来凡奉中旨处分其合理者自常仰承德意不敢违越间于民情有干治体相碍亦不敢苟且应命以误

陛下未免封还执奏至再至三迹似违忤情实忠爱似此者多非但乐章一事而已疏入

上嘉纳之

○弘治十年二月甲戌内阁大学士徐溥等奏臣等伏睹

陛下临御之初讲学修德敬

天勤民无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为尧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来视朝渐迟臣等已尝屡言不敢渎论内殿奏事旧制每日二次若有紧急事情不时闻奏今止一次遂以为常批答之出动经累日各衙门题奏本或稽留数月或竟不发出事多壅滞不得即行且本朝

列圣时常面召儒臣咨议政事今朝参之外不得一望

天颜所以通达下情者惟在奏章又不以时断决其于政体实为有碍至于经筵日讲所以明义理是非之端陈古今治乱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于此今每岁进讲不过数日校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切闻人君之心必有系正士既疎则邪说得以乘间

而入向来颇闻有以修斋设醮烧丹炼药之说进者夫斋醮之事乃异端惑世求利之术圣主之所必禁至若烧炼之事其害尤惨盖金石之药性多酷烈一入肠腑为祸百端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遗神如有灵何不自保

天厌其伪亦已甚明况依方而炼计日而待所成者何丹所验者何药如其无效则圣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亲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

圣寿永享和平之福何假于彼异端之说哉唐相李绛有言忧先于事口以无忧事至而忧无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宴安口口前观之似乎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派叠出财穀耗竭兵马罢敝生民困穷日甚一日愁叹之声上干和气四方奏报灾异殆无虚月将然之患诚为可忧

陛下深居九重而言路之臣皆畏罪隐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

陛下言者伏愿

升下严早朝之节复奏事之期勤讲学之功优接下之礼远邪佞之人斥诬罔之说则

圣德日新圣政日理亿万年太平之业可保无虞矣奏入

上嘉纳之时李广以修炼服食之说进中外以为忧而不敢言者故溥等及之

○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五府六部等衙门奏近者钦天监奏彗星云南奏地震边方奏虏情

皇上因礼部之言下诏修省臣等会议条陈十八事曰早视朝勤听政汰冗员节财用省差遣处庄田清盐法申禁例修武备壮军威恤官军止织造恤边民停改造惜供应黜异端警骄惰防诈伪伏望

皇上一一体而行之

上曰卿等所言切中时弊早视朝勤听政朕自有处置汰冗员节财用省差遣处庄田清盐法止织造恤边民停改造黜异端各衙门查奏定夺其余俱准行

○弘治十七年五月乙卯内阁大学士李东阳还自阙里上疏言臣备员内阁叨任腹心左右辅导乃其常职比者钦承使命远涉川陆有所闻见不敢缄默谨披沥肝胆为

陛下言之臣自四月以来经过里河天津一遇天时亢旱风霾屡作夏麦枯死秋田未种运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缆之夫身无完衣荷金口眇之人面有菜色极目四望可为寒心临清安平等处盗贼纵横杀人劫财者在在而是传闻青州劫夺尤甚各该地方官员随捕随发各处回贼百十成群白昼公然出没无忌又闻南来人言淮扬诸府十分狼狈或掘食死人或贱卖生口流移抢掠各自逃生运粮官军般坝剥浅艰辛万倍人心惶惶无知所措以至江南浙东荒歉之地方数千里朝廷虽差官赈济减耗折粮折东补西得不偿失且民户消耗军伍空虚官军无旬月之储俸粮有累年之欠夫东南为财贼所出一岁之荒已至于此北地贫薄素无积蓄今年再歉则将何以堪之国家承平富庶百余年一时之荒已不堪处设有不测又将何以处之言及于斯可为痛哭臣本庸愚

生长都邑囊于成化年间省察原籍公干南京再经此地始知民生愁苦之状郡县凋敝之由以今校昔十倍于前则臣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有不得其详者仰惟

陛下聪明睿智卓冠群伦而居于九重之上深宫之内小臣百执事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尽细微幽隐之故岂得而尽闻之亦岂得而尽信之哉臣常访之道路询之官吏皆言粮草税课岁无尝额而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木植颜料凡百之物岁无虚月内府钱粮交纳使用更无纪极京城修造前后相仍做工匠士累力陪钱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室田连州县徵科过度请乞无献亲王之国供亿之费每至二三十万修斋挂袍开山取矿作无益以害有益者间复有之加以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嗟怨交作天灾叠降固有由然他如游手之徒号称皇亲名目附搭盐船声言各处马头起盖店房网罗商税缘国家建都于北仰给南方商买警疑大非细故织造内官纵使群小采打闸河官吏赶捉买卖居民骚扰动地又臣所目击者在途如此则彼可知若此之类未易枚举臣闻天下之患常在于上下之情不通今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是皆始于容隐而成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而蒙蔽之祸甚深大坏极弊皆由于此臣既尽知而不尽言恐

陛下终不得而知也臣窃以为今日之民生疲毙已深而国家之匮乏已极若事事而蠲之则不可尽免时时而赈之则不可胜给臣请以所见喻之节用度如闸河然节一分则上有一分之益广储蓄如源泉然积一分则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圣心一转移之间而已臣在山东伏闻

陛下以灾异屡见戒饬群臣痛加修省又特降纶音令各衙门开查弊政远近欢动歌颂

圣明以为太平之几端在于此臣窃念往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府贵戚每为掣肘如去年户部等衙门后府等衙门今年兵部等衙门会奏事件及吏兵二部查奏传奉乞恩各一本皆经时阅岁不赐施行臣恐今次所开又成故纸如

圣谕所谓虚应故事者则民情何时而慰天变何时而弭乎伏望

陛下廓离照之明奋乾纲之断查照前项节次奉本催督今次开具事情凡民情时弊有当兴当革者详加采择期在必行尤望躬行节俭力省浮费惜无名之官赏停无益之工作以先天下以慰生民则变歉成丰化灾为福可以延

宗社万万年无疆之休矣臣燦理无状辅导罔功凡臣所陈弊政皆臣之责除别疏自劾外谨具此以闻

上曰卿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事当行者所司查议明白开具闻奏褒忠节

○弘治二年十二月辛卯致仕应天府府尹于冕奏乞赠谥其父谦并移祠宇于祖莹赐与祠额祭文事下礼部覆奏谓古今忠义之臣能为国家建大议决大事而成非常之功者生则有旌擢之恩没则有褒恤之典非特酬其一时之功实以为后来人臣之劝

也故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当正统十四年虏寇犯顺中外危惧而能奋其忠义卫安

宗社一时修武备靖疆域之功固多其间斥和议立团营立功尤大已用言者准令立祠致祭今冕奏年老无嗣恐后颓废乞悯其情恳令有司移杭民所建祠宇于坟所赐与祠额祭文加增一祭春秋行礼仍如诏书例给夫守视复其杂徭

上曰谦能安

社稷以遏寇略其定国捍患之绩大矣中罹权奸之害

先帝已尝诏雪优加褒恤然不使之庙食于后犹未足为国效忠者劝其祠额可赐曰旌功加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谥忠愍

○弘治三年十月辛亥直隶安庆府知府徐杰等奏郡治东有祠祀元封幽国公谥忠宣余阙而守臣韩建不与焉臣考余阙所著大节堂记有曰宗正郎中韩建守安庆其政清靖盜来攻者十有一次大小百余战皆败之阙在道闻城陷比至乃完问诸故老皆曰韩君完我郡治西至怀宁瀕山大湖赖建以为根本而无叛意东至于池及姑孰数郡赖建以为藩屏而无死伤之祸阙至与建并力歼之盜乃去因名其厅事曰大节堂复考元史并阙死节本末皆言总官韩建举家被杀建方卧疾骂贼不屈贼执之以去不知所终臣窃以为建在当时力攻固守其大节如被执之际病不可为且骂贼求死其不屈如此且建守于前阙继于后实为一体而建精忠大节与阙亦相颉颃阙在先朝久列祀典建独漠然似非表忠劝德之义礼部覆奏谓宜于阙祠内增设建神主一位祔享令本府岁时一体致祭从之

○弘治五年十二月辛丑礼部覆奏户科给事中王玺所陈褒忠节事课宋季四川合州守臣王坚张珏当北虏猖獗时先后保障有功坚后迁宁远节度使益励臣节珏迁制置使城陷竟不屈而死乞建祠秩祀以彰忠节请下所司覆实于本州乡贤祠祔祭从之

○弘治六年三月己巳故广西布政司参议马铉征吉田猺獞为贼所杀其子效才上疏乞赠父官并量加录用吏部覆奏

上曰国家于死事之臣必加褒恤其遏敌御寇死于锋刃者尤可悯悼焉铉可特赠布政司右参政赐以诰命遣官谕祭仍令其子效才为国子监生以为后劝

○弘治七年三月辛亥刑科给事中林霄成化中奉诏使暹罗歿于其国至是其子菲援例乞读书国子监以自效

上曰以死勤事古人所恤林霄奉使歿于万里外情亦可悯其子菲奏欲送监读书非寻常滥乞恩泽者比特允之

○弘治九年十二月己丑巡抚甘肃都御史许进等言故伏羌伯毛忠自永乐至成化间躬历行阵累立奇功由百户历升指挥都督充参将副总兵镇守甘肃尝于镇番古浪等处擒斩番夷凉州城外征剿达贼锡封伯爵后叛贼满四等作乱忠统军征剿与侄孙毛铠等奋勇先登一门三人同死锋镝臣尝闻其凉州之战与敌昼夜相持矢尽力疲

士卒皆谓必死而忠感激谕众殊死血战卒全师而还西贼叹服降者甚众至于石城之战尤能奋勇夺险身死之后贼亦剿平向日随战老卒备悉其情每时言及无不流涕凡遇调发出境皆相聚叩灵乞庇今见

圣朝赐立忠义坊表无不欢呼称叹独庙祀一事未蒙举行乞于甘州城东建祠一所仍以忠义为名行令所司春秋致祭庶死者得以慰安生者有所激劝礼部覆奏

上曰毛忠既有功于甘州又一门三人同死锋镝可即其地建祠祀之其祠额可名武勇

○弘治十年九月丁未巡按四川监察御史荣华以蜀漠北地王谌为国死节无愧于昭烈之胤乞今仍旧封号春秋陪享于昭烈之庙从之

○弘治十二年正月庚寅浙江钱塘县民岳华奏其十三世祖宋武穆王飞墓田在杭州西湖者为僧永言等所侵占礼部请移文究治禁约

上曰飞在宋室忠烈可嘉墓田准令有司究治理之

○弘治十五年四月乙巳广东布政司左布政使周孟言宋丞相文天祥当胡元侵扰君臣播迁致仕家居应诏勤王开督府而召英雄集乡兵以图兴复一时慕忠效义之士赵时赏等四十余人亦皆奔走助顺上下一心具载史册今天祥已秩祀典而时赏等未获表章乞下江西庐陵县为天祥建忠义庙配诸贤于左右有司岁春秋致祭庶以为事君者劝礼部覆奏从之

○辛未国子监监生裴春奏宋丞相江万里立朝为奸相贾似道所忌出知福州遂致仕家居尝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责后元兵陷饶州万里及其子镐并左右数人俱不忍负国竟投止水池以死乞下有司秩于祀典以为节义之劝礼部覆奏请令江西巡抚等官立祀于饶州府本府官春秋致祭从之

○七月乙酉广东布政司左参议刘信尝讨黎贼死于锋镝未死之先已升广西右参政至是事闻命加赠嘉议大夫赐诰命遣官谕祭仍录其子景宗为国子监生并给驿归其丧于四川南溪县

○弘治十六年四月壬寅先是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王哲言吉安府庐陵县旧有忠节祠祀宋名臣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文天祥我朝祭酒李时勉侍讲刘球知府刘子辅窃见郡人钟同由进士任监察御史当景泰时潜移国本率先倡义乞复

皇储遂下之狱备受刑惨以死及

英庙复辟追赠大理寺左寺丞

宪庙登极复官其子赐谥恭愍惟祀典尚缺乞敕有司同祀于忠节祠以慰忠魂下礼部议以为同坚守名义忠节可嘉祔祭之举良是顾立祠致祭所以慰忠魂而励后此外有徇情滥收者宜令各布政司官查核应否具奏裁处命钟同准祔祭各处乡贤祠有徇情滥收者咸具实以闻

报功

○弘治六年二月甲寅吏部奏诏查访开国功臣常遇春玄孙复李文忠玄孙睿邓愈五世孙炳汤和六世孙绍宗皆其的派奏上

上曰报功之典古今所重我

皇祖佐命元勋皆已配享庙庭独其子孙乃泯灭无闻朕用恻然特下诏求之今既得复等可令为世袭指挥使各铨注附近祖莹卫分以便祭祀

○弘治十二年七月戊寅录开国功臣前诚意伯刘基九世孙瑜为浙江处州卫指挥使仍世袭从给事中吴仕伟言也

表节义

○弘治四年五月甲申巡抚云南都御史王诏奏昔者元运既终惟云南遗孽梁王弗庭

高皇帝不欲勤兵远征洪武五年遣翰林待制王伟往谕之不听明年竟被害至八年复遣刑部尚书吴云往谕以天命大义俾图归顺时梁王使其徒铁知院等二十余人使漠北为我军所获械至京

上释之命与云偕至云南沙塘口铁知院等谋曰吾属使不达中道被执罪必不免乃百万说云欲令胡服辫发作为元使又逼令易制书诒梁王云誓死弗从铁知院等知不可夺杀之梁王闻其事遣人具棺收云骸骨殡给孤寺臣惟云仗节死义与待制王伟后先相望正统间祎以子孙请于朝获赐赠谥秩祭显名天下云在永乐间虽曾蒙恩归葬于江夏之金口且录其子黻为交趾知县后子孙湮微复无人为举乞依唐张巡许远双节故事请加云赠谥与祎同享一祠庶于风化有关人心知励礼部议以为宜

上曰吴云死节既同王祎准复赠资政大夫刑部尚书谥忠节改祠额为二忠祠

○弘治六年七月戊申广东归善县民吴宗益及其弟宗义皆好施频出私财助有司赈济得授其父冠带宗义卒其子璋又能承父志岁歉以白金千余两送官赈贷更舍私地为义冢设义学三延师以训乡人子弟岁时资给之水乡民无屋者与之船病者授药死者给棺望仙诸桥观泽道路多所修筑守臣疏上其事

上曰旌别淑慝所以使民知为善而不为恶也故古之士有一节一行者无不褒表于世吴宗益等既有善可嘉宜特旌为孝义之门俾民皆知所劝

○九月丁酉云南孟琏长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罗死其妻招囊猛年二十五守节二十八年无玷云南都指挥使司奏其事礼部覆奏以为宜出常例不俟核实即与旌表以顺夷情

上曰朕以天下为家方思弘名教以变夷俗其有趋于礼义者乌不可加奖励孟琏刁派罗妻招囊猛贞节既可嘉宜即令所司显其门闾庶使远夷益知向化

○弘治七年八月辛巳云南蒙化府土官知府左铭奏称祖母张氏自其祖父刚死后守节无玷乞赐旌表以励夷俗下云南布政司核勘如所奏礼部仍议行风宪官核实

上曰夷方节妇诚所难得张氏守节实迹所司既已勘实即与旌表以励其俗不必

再核

○弘治十三年正月己卯江西吉安府知府张本奏永新县有谭节妇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妇从其家俱匿县学中兵至杀其舅姑与夫执妇欲污之妇哭骂不从遂并其子皆死血渍于礼殿间八砖上宛然妇人抱婴儿状沙磨火煅其状益显请修葺旧祠春秋致祭以励风俗礼部覆奏从之赐祠额曰贞烈

○五月乙卯旌表浙江宁海县故民王三苟之妻陈氏贞烈之墓初陈年十五归三苟生二男一女侨居临海正统五年三苟采薪归猝罹虎患陈持门柱追虎至山前夺击之虎逸去乃负三苟归而死乡里哀之为助钱以葬陈孀居寒馁乡豪郭子素逼欲娶之陈给以俟撤灵几乃可因设祭哀恸复给其二男各以事出竟抱幼女趋姜岩潭上置女潭侧遂投潭中死守臣高其行为修墓立祠至是县以白于巡按监察御史吴一贯阅实具疏以闻

上嘉之故有是命

○八月甲午广东按察司佥事徐纮奏臣谨按宋史载杨太后赴海以歿今其故趾在新会县西南七十里夫宋社稷将迁天下莫能救太后以一妇人乃能以身殉国提二弱子信任二三大臣托孤寄命为宗社计卒与国俱存亡其功烈明著如此今世子匹夫匹妇有一节一行之懿者犹蒙朝廷嘉奖或录用其子孙或表异门闾或为立庙致祭矧如太后者而可泯灭不祀乎先年按察司佥事陶鲁奏立大忠祠以祀其臣信国公文天祥丞相陆秀夫太傅张世杰已蒙俞允近布政司右布政使刘大夏始议立庙于大忠祠之上以祀太后而事不果乞下所司秩之祀典从之

○弘治十八年三月乙未协守延绥副总兵曹雄言故山东布政司左参政李仓及故刑部员外郎孔琦历官清谨身歿之后妻子不能自存乞量加优恤以励臣节命陕西西安府岁给食米赡其家

正风俗

○弘治元年闰正月庚辰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等言近年风俗奢僭深害治道请申明

太祖旧制通行在京巡城各在外巡按御史究治命出榜禁约违者治之

○弘治二年四月丙辰僧录司左善世周吉祥等奏比寿州僧告知州刘概擅拆毁寺观乞治概罪且请令天下诸僧道司免行拆毁礼部覆奏概所行非妄宜坐吉祥等以故违禁例阻挠新政之罪

上曰近年僧道不守清规伤败风化及私创寺观费耗钱粮者甚多朝廷累有禁约周吉祥何为辄便奏扰法当究治姑贷之

○弘治十年七月戊申先是巡视东城监察御史程文以郑村坝军余刘普善妄称天仙玉女托梦于己令盖造殿宇各处男女听其诱惑争趋礼拜布施钱物请赐禁治命都察院揭榜严禁之既捕获都察院请治以左道惑众之罪

上曰普善辈左道惑众有坏风俗即宜禁止但愚民无知姑从轻处治悉杖而遣之斥异端

○弘治元年正月乙丑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等言岳镇济渎等祠庙皆有前太监陈喜及奸人邓常恩所造石函周遭有符篆中贮泥金书道经及金银钱宝石五穀似为魇镇之术者又有

先帝遣陈喜致祭祀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石本庙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灾伤则致祭岳镇海渎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分遣朝廷以往未闻用外官撰文内臣往祭之况石函魇镇世无此理今常恩等已正宪典其石函石碑尚存于宁以妖术惑人自言得聚宝盆于桃花洞知州程观信之事闻俱坐斩既遇赦宁发戍边远都察院以天下妄言惑众如宁者尚多请出榜禁约故有是命

○弘治十七年二月戊申时有旨朝阳门外建延寿塔命内阁撰敕令太监李荣李兴督其事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言臣等仰惟

陛下圣明不意有此举措闻命惊惶夜不能寐窃念佛老鬼神之事无益于世有损于民臣等已尝累陈不敢多渎今举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人主信佛者无如梁武帝而饥死台城宗社倾覆信道者无如宋徽宗而身被拘囚毙于虏地本欲求福反以致祸史册所载非臣等所敢妄言在

祖宗朝僧道有定员寺观有定额不过姑存其教未尝妨政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尧舜周孔之道而已令寺观相望僧道成群斋醮不时赏赉无算竭天下之财疲天下之力势穷理极无以复加夫以

天纵圣明洞见物理乃空府藏而不惜竭民膏而不恤者盖为其能祈福消灾庇民护国也近年来灾异迭见南畿浙江湖广陕西诸处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处盗贼纵横广西土官侵占地方四川番夷扰害边境达贼在套复图寇掠祸患之多难以枚举不知其所祈者何福所消者何灾护国庇民

先帝圣德恐不能无损乞令所在有司毁之凡函中所贮者各令进缴以灭其迹抑以杜将来之渐从之

○十一月甲申妖僧继晓伏诛晓湖广江夏县人姓黄氏成化中以星命之术因太监梁芳以进大见亲幸赏赉甚厚赐太监蔡忠第以居后移居都督马俊宅请赐额于门曰辅教寺屡进邪说有人所不得闻言升国师因以创寺请遂许购民居百余家以成之所居前后多寘妇女群小多附之求进及回湖广以黄帕裹其一臂谓尝经

御手所执也至是刑部拟晓罪死妻子流二千里以尝经赦请发为民大理寺审允有旨令科道官看详都给事中陈璫监察御史魏璋等交奏晓罪大恶极刑部所拟不当并请正芳引进邪人之罪

上命斩晓于市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芳既充军贴贷死命南京守备官重杖之八十仍充役刑部大理寺令自陈状于是尚乔新等请罪诏堂上官俸一月该司属官两月

○弘治六年十月辛未先是诏取番僧领占竹等礼部及科道交章劾之不听工科给事中柴昇复极论其蠹政惑世之害乞正其罪以雪众愤既而科道等官论列不已上曰领占竹妄诞欺罔夤缘来京其罢行取之命

○弘治十二年二月戊申严左道惑众之禁先是解州吏李其功何在今日者造为延寿之名上惑

圣听而

陛下信其游说辄与施行尝闻尧舜之寿皆过百岁当时未有僧道未有塔寺不知谁与延之

陛下德合天道政协民心则和气致祥

圣子神孙自可享万万岁无疆之寿何假于僧道塔寺之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国家之福延

君上之寿则臣等虽家出资财身就工役亦且为之何暇与之校论是非称量利害但决知其无是理尔

祖宗朝间有塔寺之举但当时官有余财民有余力虽终无益亦未大损今内库急缺段匹太仓银数渐少光禄寺行价累年赊欠各边粮草所在空虚灾伤地方饿死盈途逃亡相继赈济官员束手无措尤为窘急而塔寺之费动以数万若省修建之财为赈济之用即可以活数百万生灵之命岂非祈福延寿一大功德哉且民之病远在天下

陛下恐不得而闻军之病近在目前乃

陛下所亲见今班操官军岁少一岁正以各项工役累力陪钱宁犯官刑苟逃性命朝廷屈法容恕差官催督尚未肯来若又闻此大役则今岁春班到者益少堂堂京营无人操备设有不测

陛下谁与守哉臣等每思弊政之来不能力救惭惧交并今事关撰述若苟为承顺以上累

圣聪下妨治化则臣等身自坏之误国之罪虽万死不足赎矣伏望

陛下大奋乾刚特收成命将前项塔寺即为停止其敕书免令臣等拟撰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时府部大臣及科道等官亦交章请罢其役

上曰卿等言是其即停止之

大明孝宗敬皇帝宝训卷之二终

大明孝宗敬皇帝宝训卷之三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仁政

○弘治三年五月丙寅山西潞州卫并沁州守御千户所屯田被水灾不及三分例

不免粮

上以其民饥困方发仓赈济不可复徵特免之

九月丙辰巡抚顺天等府都御史徐怀奏顺天府先年赈济粮银例当追徵还官但今年虽颇收而民犹不足若一概追徵必有逼勒之苦乞令衣食稍给之家徵十之五其次徵三之一极贫者暂为停徵庶小民可以苏息

上曰赈济所以拯民民尚不给又复追徵是重困之其即如拟行务使贫民稍得少^少见恤以俟来年再议

○弘治六年十一月庚申顺天府尹黄杰言畿内地方水旱相因贫民流移来京城者以万计昼夜露多转沟壑乞收入養济院全活必众实发政施仁之首事也户部议以在京養济院狭小岂能容此例应给粮遣还但隆寒之时恐在道失所宜命顺天府籍其名于官大者人给粮三斗小者半之俟春暖仍送回俾所在官司赈济从之

○弘治十二年七月戊寅故事军官卒无嗣者其母给俸五石母亡妻存给米二石金吾左卫千户舍人王宗未袭卒子玺优给亦卒宗妻李氏乞给米兵部议宗及玺俱未袭官于宗不得称故官妻于玺不得称故官母但守节年久又系优给舍人之母请月给米一石终其身从之

○九月壬戌应天府上元县老人周斌奏京城中人之家凡有死亡多无葬地不免火焚其骼寡贫难者遂至委弃沟壑道路秽气上干致生灾变切恐天下皆有此患乞行各处有司买地官为封记扁曰义冢如有无地无依之人亡者令所在邻保相助置为衣棺葬于其内庶骼寡贫难者不至死无所归工部覆奏谓先是监察御史王相言京城之外原有漏泽园被人占种乞差官筑立墙垣明揭门额该管衙门各委吏役人等看守本部已奉旨查理欲行南京工部并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旧有漏泽园者重增修饰无者即于本处城外选择空地创造或名漏泽园或名义冢葬埋无地无依之人使死有所归庶免致伤和气

上曰小民贫难孤鳏死无所归朕甚悯念所议是其亟行天下各该衙门一体举行不许虚应故事

○弘治十五年四月壬寅朔命顺天府赈恤都城内外民之孤寡残疾及贫难无依者从户部奏也

○七月辛卯命延绥镇巡等官于沿边各卫设立養济院漏泽园各一所从工部左侍郎李懿请也

○弘治十六年十月乙未户部言湖广山东苏松等处灾伤不减于浙江淮扬等处乞敕各巡抚巡按官各令所属将预备仓粮并在库官钱及赃罚纸价盐引等项银两自今冬至来年麦熟止按月验口给赈仍停止远年逋欠不急物料以苏民困

上从之命即敕各巡抚巡按官用心赈恤无致失所

○弘治十八年五月丁亥先是

上以久旱忧切于心欲降敕谕颁<六十见>恤十五事一内外重囚情可矜疑者令问刑衙门奏谳一内外缉获强盗妖言奸细多有贪功罔利及戮翻之徒诬陷重罪令问刑衙门从公研审如有冤枉即与辦理一监追赃物囚犯有年久家产尽绝者查奏发落一做工未满囚犯例该发遣者俱免做工一京营官军俱免做工不急工程悉皆停止外卫上班违限官军五月内到者俱免罚班问罪一逃亡匠役俱许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以前灾伤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罚工一京边骑操及各处孳牧寄養马疋倒失亏欠买补追陪未完者量为宽免一各处税粮并額办坐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民拖欠者量为<六十见>免一各衙门科派物件具奏減免一各处角口羊纳钱粮内外管事人员需索使用以致上纳不敷重复徵角口羊令该部申明禁治一近来冗食数多该部查议裁減一各处钦赏庄田有自收子粒管庄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窜今后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运送马槽马桩等物劳扰军民悉皆停止令在京造用一各王府及镇守等官贡献方物劳扰道路除旧例外悉皆停止一各处盜賊有因饥寒失业啸聚为非者所司出榜晓谕许其自首免罪一内外府州县養濟院令户部及巡抚巡按官申明旧例乞食贫民严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视草会

上不豫不果颁

今上追念

先帝遗志乃载入登极诏及恭上

两宫尊号诏內行之

恤民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辰內閣大学士刘吉等言迩者玄象示戒妖星出于天津考之載籍妖星见为兵为饥为水旱死亡之徵今天下连年风雨不调南直隶河南山西陝西旱北直隶蝗虫四川湖广皆薄收倘明年再似今年閏无豐稔之乐盜賊萌窃发之机中原有事河道阻塞京城百万生灵必致惊惶祸乱之作亦不难也惟望

皇上深思

祖宗创业之艰难今日守成之不易兢兢业业常如即位之初奢侈用度一切减省游观玩乐一切不行左右諛言一切勿听异端经教一切勿作惟留心經史讲求治道以古二帝三王自期庶几人心欢悦

天意可回臣等又思近来工役繁兴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止用木桥往来亦便何必动众改造见今天气极寒军士不得休息又如江西磁器內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南海子墙垣自有海户可以修筑今劳动军士将及经年未见毕工其他差官勘事等项尤为繁琐不能悉言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是亦弭灾修省之一端也

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等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其令金山口沙河桥南海子及王府做工官军人等俱与休

息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庶副朕畏天恤民之意

○弘治四年八月庚戌工部尚书贾俊言苏松浙江近被水患民不聊生而顷者织造假之令至于再三其数不下数万以疮痍未起之民加烦重不堪之役诚可悯惜乞暂令停免

上曰诸府既有水灾今次所派假疋罗纱姑令停织俟明年秋熟后陆续织造供用

○弘治八年正月癸丑初永乐间因征比虏获羊万余令顺天府所属州县分牧岁办羊毛价银九百六十余两输司设监供用谓之长生羊毛弘治间府尹黄杰言岁久羊已无存牧养人户坐是亦多逃绝其价皆见存户陪纳民甚苦之已得旨除豁不复追徵至是司设监复以前令为言事下所司看详工部具前旨以请

上曰羊亡毛存是无名之徵也况已有前旨其悉除之

○弘治九年六月庚寅浙江山阴萧山二县同日大雨山崩水涌漂庐舍二千余间死者三百余人事闻

上命量免被灾人户徭役其渰没人口者给米二石漂损庐舍者二石

○弘治十年九月乙巳时山东济兗青登莱五府水灾青济二府虫灾蓬萊黃二县瘟疫命所司赈恤之溺死人口之家给米二石漂流房屋头畜之家一石渰死之家量给之其死亡尽绝及贫不能葬者给以掩埋之费

○弘治十二年八月乙卯工部覆奏监察御史张纶所言乞将畿内坐派物料量派各处及罢不急工作夫畿内之民固当爱惜但在外州县出办亦不为少已派者再难更改待后凡有派办另为斟酌处置况工作不息派办不止内府各该衙门年例成造虽有常规而数目渐加近年愈甚虽本部多方经画终是不敷乞行内外衙门凡有得已工程不许奏请兴造及年例合用木植颜料大要以分数为率畿内府分比之在外量为从轻庶畿民得遂安養之业

上曰畿内重地百姓尤宜优恤凡百物料准如议从轻坐派

○弘治十三年二月壬寅有盗八十余人剽劫襄阳安陆等府州民不宁居兵部以闻

上曰逆贼啸聚流劫赤子何辜宜令所司尽心督捕期于必获不可视常玩愒违者以失机罪罪之

○弘治十四年闰七月戊戌南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处以水灾害户部请令所司各举行荒政以恤民患

上曰各处既灾伤重大人民艰苦其速敕巡抚巡按官用心赈恤毋致失所

○十一月癸巳吏部尚书马文升言直隶山东河南等处灾请行恤典并简命臣僚以便宜赈济因严捕盜贼停止科差以苏民困以固邦本

上曰地方灾伤人民艰窘诚如卿所言该部即推能干堂上官二员会同各该巡抚等官用心赈恤毋致失所其余灾伤地方奏内开具未尽者仍通查以闻户部覆奏谓刑

部左侍郎何鉴大理寺右寺丞吴一贯可分任其事又凤阳等府山西等处亦报灾伤乃文升奏所未及者并请量行恤典

上从之命鉴一贯各奉敕以行其余有灾处行令各巡抚等官加意设法赈恤毋得虚应故事

○弘治十六年四月癸丑礼部以辽东火灾之异请加脩省

上曰辽东灾异非常即敕镇巡等官痛加脩省利弊可兴革者具实以闻被火之家尽心赈恤毋致失所

○弘治十七年正月癸亥江西南昌新淦二县火焚南昌军民居一百五十五家新淦焚公署四所军民居一千余家镇巡等官以闻

上曰江西灾异非常镇巡等官其痛加脩省抚安军民以靖地方

○弘治十八年四月戊寅户部奉旨会吏部推处置流民官仍谓侍郎何鉴可用并议上合行事宜谓流民安土重迁若一概发遣人情不堪宜令移文原籍查各军匠见有人应当而户丁不缺者仍许寓彼而以军匠为籍依例帮贴倘原籍丁尽无人应役者即将附籍应之人顶补若军系远方及烟瘴卫分以水土不服为辞者编发附近卫所

上从之命鉴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以行赐之敕曰湖广荆襄郧阳德安黄州及河南南阳开封河南汝宁陕西汉中西安口洛等府州县地土空旷各处逃亡流移脱漏埋没等项人民多往彼处潜住先年因无名籍管束致生事端尝专差官处置安集方得宁妥经今年久陆续流移潜住比昔尤多惟恐又成将来之患今特命尔前去会同各该抚治巡抚都御史督同抚民守巡等官查照先年都御史原杰等节次奏准及今户部议准事理从长计处设法清查先出榜晓谕令未经附籍情愿还乡及系军匠等役在逃者发回复业着伍着役若住成家业不愿还乡及虽系军匠等籍自愿仍当祖遗户役不失者俱给与户由编入里甲量<八十见>户役以示优恤仍行移原籍官司查考贯址的实若不肯附籍又不还乡仍前躲避潜住者照例编发充军先年附籍人户或有朋比影射者一体清查改正其地里广远去处或添设官司管束或该增置里社及一应可兴可革事宜敕内该载未尽者悉听尔便宜处置专设抚民参议副使等官有闇茸不胜任者具奏罢黜或起送别用并其余司府州县官员俱听选择差委若有推奸避事欺公玩法及巡捕等项人员乘机挟诈惊扰地方势豪顽猾之徒隐蔽流民阻挠公法者俱从究治应奏请者指实参奏尔受兹重托务在计虑周密处置得宜使民有定居籍无漏报毋或循常袭故徒具虚文有孤委任故敕

恤军士

○弘治七年十二月己卯敕甘肃镇巡等官赈恤甘凉等处边军之被寇掠者敕曰甘州地方孤悬河外四邻胡虏屏蔽关中捍御西域非他镇比所在卫所军士止靠孳牧度日近闻虏酋小王子人马潜住贺兰山后节入甘凉永昌庄浪等处抢掠去岁六七月间抢去头畜十万之上今岁九月前后又二次入境抢掠头畜约十万有余人口不知其

数其全家掳去者官军阵亡者亦多以此军士之家十分艰难不能存生必湏赈恤安養方保无虞敕至尔等即从公计议行令彼处分巡收粮布按二司官员将被贼抢掠之家尽数查出逐一研审中间若系十分艰难者支给官库钱粮量加赈济果有无牛具种子者亦量给与务令得所毋致逃移处置毕日通将赈济过贫军姓名并用过钱粮等项数目造册奏缴以凭查考尔等其钦承之故敕

○弘治十年二月癸酉初户部主事邓明奏天津等八卫官军岁采秋青草殊为未便命给事中甯举同户部委官查勘具奏大意谓采草官军岁费行粮八千石而其家又自有余丁津贴之费所采草岁止百四十万束且多饁地恶草马不堪食鬻之三十束止得银六七分徒费无益宜自今岁始令官军各回原卫直以草场地二千八百八十余顷给民耕种亩徵租银三分岁以十月角口羊部俟官军该关草时每束给银伍厘令买草饲马户部覆奏谓其言可行且请令今所给民地如遇水旱照本处民田灾减免而通州崇教鸣玉花园草场地亦令委官丈量拨付居民佃种亩徵银四分以充草价其原设官攢人等尽行裁革得旨兴济等县草场既获草不多徒费人力若令民佃种收租以为饲马之助则军既得休民亦得養而饲马亦得实惠是一举而三得矣并所拟通州一带草场事宜俱俱准行

○弘治十二年十月丙寅兵部尚书马文升等奏近年兴作太繁军士疲于工役凋敝日甚而南京武职<六十见>衣太袖清谈恣肆武备日弛请禁止之

上曰军士疲惫武备废弛诚如卿等所言此后团营官军再不许奏拨上工各营提督并南京守备等官务加抚恤操练毋得因循怠忽

○弘治十三年三月丁巳巡抚宣府都御史雍泰奏边军贫不能娶者多亦有既娶而典卖者乞命所司给与钱财令聘娶收赎户部覆奏宜行所司核实奏报给与聘财典卖者官为收赎从之

○弘治十四年四月辛亥辽东镇夷堡火官军人等死者七百二十人伤者四十七人料草束器械燔毁无余守臣以闻兵部请修德政以弭灾异并敕各守臣尽抚绥防御之道

上曰各边灾变非常其敕镇巡等官痛加修省抚恤军民整饬边备毋视常怠玩

○弘治十五年七月丁酉河南宣武等卫京操官军以本地灾伤乞如例放回兵部言其灾不甚重不宜放免

上曰京操军甚艰苦各营提督官务为存恤仍严禁把总号头官毋得私役违者重罪之

○弘治十六年六月己酉兵部请优恤直隶及河南山东各卫所官军

上曰京操官军实为艰苦兵部即通行内外该管官司严禁役占<六十见>恤家口务使得沾实惠毋虚应故事

○弘治十八年三月辛亥河南陈州卫军士奏诉不支月粮已踰二年

上曰卫所军士艰窘特甚所资者惟此月粮何为二年之上不得支领其令巡抚官查究以闻

○己酉兵部奉旨议上处置军伍事宜谓律例窝藏逃军者充军今未闻有充发之人邻里不首者问罪今未见行连坐之法以故清角口羊虽多不获实用及到营卫其毙尤多且律例逃军十名以上该管官递减俸级而今逃亡之军何止于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该管官递降一级而今降级之例惟行于属职辇毂之下且如此况四方乎今欲清查天下之军伍必须推究利毙之源流

上曰军伍逃亡数多实由统领人员掊克凌轹及有司邻里人等容隐埋没毙病多端所致兵部即备查减俸级充军等项律例申明禁约其清军官有虚应故事者每年终仍从公核实以闻

重农

○弘治元年二月癸卯户部尚书李敏言天下之劳苦者莫如农夫今

皇上躬耕耤田若不亲见其事则稼穡之艰难何由而知乞敕礼部于耕耤仪注内增上中下农夫各十人服常服执农器引见行礼然后令其终亩或赐食赐布以慰其劳尤见重农之意

上曰朕正欲观农夫艰苦其终亩庶人只常服从事仍人赐布一匹

荒政

○弘治三年二月甲午户部以水旱灾请免直隶淮安府弘治二年分秋粮米九万六千七百余石草二十六万七千三百四十余包扬州府米豆共四万八千五百四十余石草八万七千四百八十余包凤阳府米七万四千九百三十余石草一十五万四千一百余包湖广郧阳府夏税麦三千二百八十余石襄阳府麦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余石荊州府麦七千八百五十石郧阳及襄阳二卫麦共三千六百六十二石河南南阳府麦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余石丝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余两南阳卫所属三千户所并守御邓州唐县二千户所麦八千六百一十余石

上曰国赋固有定法然岁有丰凶凶岁义当损上益下若必欲一概取盈仓库则实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拟甚当朕意悉从之仍谕有司使贫民各沾实惠

○弘治四年正月乙未巡抚辽东都御史徐贯言辽东去岁被灾开原尤甚今春夏之交愈加难窘请运沈阳卫预备仓粮五千石辽阳定阳左等卫预备仓粮二万石输之开原以备赈济铁岭泛河懿路等处亦发仓赈之仍请减价粜辽阳海州等处预备仓粮三万石以纾目前之急俟岁稔籴补

上命如议行之

○弘治五年七月戊戌户部言旧例凡灾三分以下者税粮不免三分以上递减之比顺天府所属州县以旱岁核实数告间有不当免者但京畿民困尤宜加恤今年夏税请照数悉与蠲免从之

○弘治十六年九月丁丑南京守备太监傅容等奏应天及凤庐二府并滁和二州大旱灾重民穷盗发欲将南京户部所收水兑余米差官给账户部议请如奏

上命选部属及府州县正佐有风力者领其事务令饥窘军民均沾实惠毋纵下人夤缘作弊虚费钱粮

○弘治十七年二月丙午巡抚直隶都御史张缙以地方灾伤请以淮扬庐凤四府并徐州弘治十七年兑军粮米十五万五千石折收银两存留本处以备赈济俟二年后补还

上曰既地方灾重饥民死亡数多兑运粮米准如数存留此后亦不必补还
水利

○弘治二年五月庚甲河南守臣奏河决开封黄沙冈苏村野场至洛里堤莲池高门冈王马头红船湾六处又决埽头五处入沁河所经郡县多被害而汴梁尤甚

上曰黄河冲决民居荡析朕深愍念其即行巡抚官督所司役五万人脩筑务使河复故道不为民害以副朝廷拯灾恤患之意

○九月庚辰改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赐之敕曰近闻河南黄河泛溢自金龙等口分为二股流经北直隶山东地方入于张秋运河所过闸座间有渰没堤岸多被冲塌若不趁时预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溃决旁出有妨漕运所系非轻今以尔曾监督工程绩效著闻特改前职驰驿会同山东河南北直隶巡抚都御史督同三处分巡分守并知府等官自上源决口至于运河一带经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从长计议修筑^{距 镜-金}浚应改图者从便改图各照地方量起军民夫趁时兴工务要随在有益各为经久不可虚应故事仍湏禁约所司毋得指此妄加科派骚扰地方凡用工军夫皆湏扶恤周备毋令下人逼迫剥害违者轻则听尔量加惩治重则送各该按察司及问刑衙门问理尔为朝廷重臣受兹委托尤湏昼夜用心躬亲勤劳博采众长相机行事务使军民不扰工程易集斯为尔能事完之日尔即回京仍将修过缘由并用过工料数目造册奏缴以凭查考故敕

○弘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邓章言高邮湖为运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闸迄于张家镇凡三十余里其堤面故甃为风涛所啮屡修輒坏劳费无筭宜易以石庶几可久而新修康济河西岸亦须预为甃筑以免冲决之虞河之北闸仍宜北迁五里庶使舟行可尽避湖面之险事下工部请如所拟以淮扬庐凤等府赎罪米价并两淮运司余盐价银万八千两为买石之费工匠日食则移文仪淮批验盐引所并淮扬钞关劝借口船米给之事毕即止

上从之仍谕令甃筑期于坚固经久不得虚费物力
盐法

○弘治元年七月己丑命户部左侍郎李嗣工部右侍郎彭韶俱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清理盐法嗣两淮韶两浙俱赐之敕曰近闻运司盐课递年亏欠客口往往不肯报

中原其所以皆因始则买窝中纳多费资本及到支盐之处又被官赏官卖长芦夹带及官豪势要有力之家挨撑一时无盐支给守候年久只得借债买盐抵充官课照引发卖盘费又加数倍此客口受亏之毙也其盐课亏欠亦由各场灶丁多缺有司不即金补山场草荡多被豪势占据仓廒锅盘年久损坏不能修治灶丁艰窘无所赈恤而又总催人等倚恃豪滑客口到场勒要财物不然任其自买全不为理灶丁所煎盐课又强收私家潜卖与人或答应势要比较之际不过虚出通关申缴上司此盐课不完之弊也由是官盐不足私盐盛行加之运司姑息逢迎御史因循不理盐法既坏边储欲充难矣今特命尔督同巡盐御史并运司官亲历各场查盘清理禁革奸弊除官赏官卖长芦夹带已有诏条禁止外其余但有官豪势要顶名报中嘱托有司多买私盐装载大包强掣搀卖等毙悉照近日奏行事理逐一查出人拏问罪盐没入官不许容情纵放亏欠盐课务将总催人等责限杖并追完总催中间有积年豪滑不惧法度凌虐灶丁侵欺盐课者正身连当房家属牢固角口羊京问发充军家下房产并直钱物件悉准折易盐补课灶丁有缺督令有司金补山场草荡踏勘不许占据仓廒锅盘损坏措置物料修理灶丁艰窘设法赈济客口应给盐者即便给与不许所司刁蹬各该行盐地方有别省盐越界来卖及盐徒兴贩私盐者行令所在官司严加缉捕一应割剩并还官盐斤悉作正课挨次给与守支客口每年所收盐课务查见实数完足毋令似前虚出通关申缴此外有该载不尽之事听尔便宜处置军民职官有犯并运司各场官吏人等有贪婪作弊者除三品奏请其余就便拏问如律运司场官果有廉能守法公道行事者亦量加奖劝尔为朝廷大臣受兹委托必湏尽心竭力使盐法兴举奸弊革除口贾疏通边储给足斯为称任如或纤毫怠慢公道不废事窳名隳责亦难辞尔其钦承之故谕

○弘治十六年九月癸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璟上盐法事宜一谓各边开中盐引有多出课额之外口人无从关支者例令亲自具奏改与见年有盐之数仍令每引增银一钱五分于人情不便宜令运司将各年盐课查报在部今后止将实在之数开中先致额外透派其见今应透派者听运司改与勿令增价亲奏一谓旧例口人中盐至场未支而死者许妻子具奏行原籍及运司核实行方得代支余人不许而山狭辽东路远者待报又难今宜不拘故口妻子但系父母祖孙同居兄弟俱准代支仍免其具奏止于巡盐御史告行运司核实支给通行各处巡盐御史如例行之一谓先是漕运衙门议拟漕运官军回船每人许带食盐不及五十斤者勿罪遂致私贩公行盐法阻坏今宜罢前例运各场收盐课官吏总催禾口亩和泥土者请问发附近卫所充军分管官不辨验者连坐一谓旧例南京诸司食盐分派仪真淮安二批验所仪真者便而淮安者远隔数湖独为艰险今后乞将淮安批验所盐令纲甲船户装至仪真总贮以待诸司支领户部覆奏从之

兵政

○弘治元年六月戊辰命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提督团营操练先是鸿胪寺右

少卿李燧奏京营操练旧以文武大臣协同提督顷年以来止用武职总兵而文臣不与乞与文职大臣内简命一员往任其事或遇有警即同征剿则文武相资而戎务有备矣事下廷议列銜以请

上命文升莅其事赐之敕曰朕惟国家费粮赏以養军士无非为卫国安民之计先因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官军有名无实占役数多曾命内外官员会同清理拣选精壮官军十二万分为十二营操练每营用内外官各一员坐营管操既又重加拣选补换兹命尔同太监傅恭李良太傅兼太子太师保国公朱永太保兼太子太傅襄城侯李瑾通行提督务令各营官军时常操练马匹如法喂養器械必须整齐武艺必湏精熟使人人都可以临阵应敌折冲御侮不至如往时虛应故事乃为尽职然欲得其勇力在養其锐气尔等尤须加意抚恤不许该管官员科扰占役其坐营管操内外官并把总以下官敢有不遵号令者听尔等参奏拏问如役占军士五名以下者降一级五名以上者降二级马匹私借骑用及拨与骑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级五匹以上降二级俱仍发边远立功提督官若容情故纵或被人举发或朝廷缉访得出一体治罪军士缺伍听于三大营选拔其三大营太监总兵官仍自照旧操练所留官军以壮威武每月两次赴十二营与尔等会操试验遇有调发公同计议不得自分彼此尔等受朝廷简命宜竭忠尽诚持廉秉公以强兵卫民安夏攘夷为己任毋因循以度日毋姑息以循情毋举措乖方以贾怨惟兵强马壮武备脩举斯尔等之能不然惟尔弗任其欽承朕命毋怠故谕

○弘治三年六月己丑虏营大同境外将入寇又言入贡守臣以闻

上命新宁伯谭祐选军马万二千练习以待马步军各赐赉有差既而虏知有备遁去守臣因言本镇有急旧常调延绥游兵策应然待奏而后行恐缓不及事请预敕延绥守臣自今如遇虏势紧急先发后闻

上曰延绥大同接境宜互相应援今后果值虏势紧急准先调发然后奏闻所司其预敕延绥守臣知之

○弘治十三年六月乙未

上谕兵部臣曰京营军士缺伍数多尔等累奏查选尚未举行其计处以闻兵部尚书马文升等奏谓臣等窃惟京营军马拱护宸极张皇国威內防奸宄外服四夷兵政之大莫切于此历年既久不能无弊团营军士一十二万逃亡事故者固多而各营未补者亦众本部尝以秋班未选累 <趾 镜-金> 上陈值工作迭兴各供差役未遂施行兹者北虏寇边上廩

圣慮特降纶音即今已命本部右侍郎杨謐并科道官通行查选三大营军士以备领马以实营伍俟点选毕通行取送团营以补原少之数仍候秋班官军到日奏请内外官员再行查选

上曰待秋班官军到日仍会官查选务使营伍充足毋虛应故事

○弘治十五年五月己亥大同守臣奏虏拥众在边诸将所调宣府延绥游击兵存

留策应宣府守臣亦奏本镇有警欲将调去大同官军掣回战守而延绥守臣又奏本镇人马不敷要将前调去大同宁夏游奇等兵各准一半放回兵部覆奏谓各边贼情缓急难以遥度请各行大同宣府延绥宁夏镇巡等官审时度势设策周防前项官军可掣则掣可调则调勿怀嫉妒致误边计

上是之命各边镇巡官遇有别镇徵调即督发应援不许托故占诿致误事机

○十二月壬寅先是巡抚宁夏都御史王珣请发陕西军民五万于花马池增修营堡调腹里一卫官军防守别命监察御史一人巡视都御史史琳亦请于韦州增设一卫发庆阳等卫官军及新募之兵一万人使常驻其地户员外郎徐键时督粮宁夏亦请于花马池兴武营之中设一营移兵住守仍增设兵备副使一员或移环庆兵备副使往镇之事皆下总制尚书秦纮勘报至是纮奏前地止可脩堡以便驻劄增墩以备瞭望调兵设官皆不可且近于花马池之西垦田一万顷募人屯种以渐徵之每一顷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坚城以为家将使食足而兵强矣兵部请如纮议

上从之仍命纮如近日敕旨用心计处及时脩筑免贻后患不许虚应故事

○弘治十七年七月壬辰

上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暖阁出大同镇巡官本言虏贼掘墩杀军延绥游奇兵累调未至乞为增兵补马情词甚急

上曰我边墩台贼乃敢空掘墩军皆我赤子乃敢杀伤彼杀者苦何可言朕当与做主京营已选听征二万湏再选一万整理齐备定委领军名目即日启行健等对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诚

宗社之福京军亦湏整点但未宜轻动

上屡申前谕健对曰大同亦不曾请兵

上指其奏曰臣等拘于新例不敢上请天兵东阳对曰用兵事湏令兵部议处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自开例请兵湏是朝廷行之耳迁奏曰边事固急京师尤重居重驭轻亦湏内顾家常

上犹未释东阳曰近日北虏与朵颜交通潮河川古北口地方甚为可虑今闻贼在大同稍远欲往东行正不知何处侵犯若彼声西击东而我军出大同未免顾彼失此湏少待其定徐议所向耳

上曰此说固是今亦未敢出军但湏预备停当待报乃行免致临期失措皆对曰

圣虑甚当退乃拟选京军三万令兵部推委领军官以闻

上复召兵部尚书刘大夏

面谕出师之意大夏力言京军不可轻动与内阁议同师乃不出

马政

○弘治二年八月辛卯太仆寺卿王霁言马政十事一国初设行太仆寺及苑马寺于边方当时每寺马不下二三万匹未尝仰给京师自正统后马政日弛边方用马不仰

给于京师必买括于民间今太仆所储马价有限边方仰给无穷谓宜行陕西辽东山西各巡抚官严督苑马寺行太仆寺如意牧養以复旧制仍设法收买种马以图蕃息庶各边有马而京储不致妄费一金吾左等七十四卫所旧制牧马皆有草场地土当时各卫马以万计凡有征操多取给焉近年马政大坏所存十无二三宜行分管寺丞等官随卫所大小给与数群兼同旧马如法牧養若卫所不听约束参奏住俸年终照例决罚庶官军知警而旧政可复一顺天府所属二十七州县寄養备用马匹其人户丁多者或得空闲力乏者强令牧養所以膘壮马匹渐致瘦损物故宜令分管寺丞等官审定上中下户上户或養马三四匹中户次之下户或二户共養一匹贫难者优免给俵之际仍视县之大小为差庶人心悦服而每年一审法令可久一各处孳牧新收者少物故者多上下相蒙彼此姑息亦坐分管寺丞权轻故耳谓宜稍加优借各州县掌印并管马官贪墨废事者许年终奏请住俸仍具贤否揭帖报吏部他日据以黜陟其寺丞中间才行超卓者但过二考一体旌擢庶委任重而人知所警劝一顺天所属皆有备用孳牧之马请选留其良者以备征操汰其老病漂沙者别用仍三年一选庶马得实用民免赔偿之苦一国初令马甲養马余户助以刍豆后各家轮養致用心不专马多物故宜命所司择殷实之家为马甲余户以刍豆助之如马瘦损专责之马甲其倒死者马甲偿其七余户偿其三庶责任专而人知惧一各府州县凡使客经过輒令民以官马迎送马毙则责民赔偿深为可悯宜行所司严加禁约有借用者提问参奏庶上下知所爱惜而马无亏耗一法司赃罚官马其良马多为权豪減价买去老病者乃寄養于民至倒死亦要追陪请今后止许卖其老弱瘦损者价送内府供用庶不累及贫民一南北直隶陕西辽东等处俱有牧马草场岁月渐远多为豪右侵占请两京各委科道官陕西等处各行巡按御史阅实原额四至树封墩植榆柳立界至以专牧放如侵占之家已成水陆田地卒难更改者令照例起租遇有倒死量支津贴一孳牧马匹贵乎适均各府所属州县有马多而人户少者劳逸不均宜行分管寺丞候来年同各属正官并管马官酌量以马多地方派与马少地方领養下兵部覆奏从之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户兵二部覆议监察御史王绍所奏禁口茶以通番马事谓洪武永乐间茶马之法三年一次官运保宁府等处茶于西宁等茶马司易马后此例不行仍取汉中等处民纳茶及巡获私充用岁遣行人等官巡视成化始专差监察御史当时易马岁以万计加之寺监所牧足给边用近年来十不及一盖缘私茶之禁不行而召口报中之弊复有以启之请自今停开中之例严私贩之禁仍以民间所纳并巡获私茶与番马及时互市陕西苑马寺比年马政废弛尤宜择人整理庶几马渐蕃盛而边方足用

上曰茶马备边重事所差御史务用心巡理足先年之数此后勿再召口中茶其苑马寺牧马事宜兵部即议处来奏

○丙辰兵部尚书刘大夏等奉旨议上在外寺监牧马事宜谓近年各卿佐贰缺多

用谪逐及有过累者府卫下寮多易视之故各官自待亦轻政务因以废弛宜稍更其制今后各行太仆苑马寺官缺少卿则于布按二司参议佥事内推补卿则于参政副使及本寺少卿内推补如职务修举则视太仆卿佐升任其监苑庶官亦请于北人素知牧马者任之则官皆得人而政可举矣

上从之命自后寺监官如有成效一体不次擢用

○辛丑升南京太常寺卿杨一清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赐之敕曰陕西设立寺监衙门职专牧马先年边方所用马匹全藉于此近来官不得人马政废弛殆尽今特命尔前去彼处督同行太仆寺苑马寺官专理马政尔湏查照兵部奏准事理考究国初成法亲历各监苑督委都布按三司能干官员踏看牧马草场果有侵占者即令退还查照养马军人果有逃亡者即令拨补见在种儿骡马实在若干设法增添务足原额倒死亏折马驹随宜追补量为分豁布置已定责令该管官员用心牧養官军骑操之数亦令该管官员如法点视比较毋致倒失亏欠尔仍不时往交提调稽考各寺监等官有闕葺不职者尔即具奏黜罢或起送别用另选才能以充任使其有尽心职务功绩昭著者具奏旌擢其西宁等处各茶马司茶易番马甚济国用近来亦渐亏耗今并以付尔尔湏一新旧规务令茶课充盈私贩息绝番人乐归官市番马实充厩牧凡牧马易马事宜利有当兴弊有当革敕内该载未尽者悉听尔便宜区处事体重大者奏来定夺巡抚巡按等衙门不得干预尔职寺监官员惟尔所统不许各衙门凌轹都布按三司而下官员但事关马政俱听尔约束委用敢有故违侵挠及权豪势要之人欺公玩法沮坏马政应拏问者径自拏问应奏请者指实参奏夫废墮既久之后更新兴举责任实重且艰朝廷以尔才望素优志存体国特兹命尔湏不憚勤劳悉心经理务俾马匹蕃息边方足以复国初之盛以济戎务之急尚有显擢以旌尔能如或绩效彰有孤委任责亦难逭尔惟钦哉故谕

○弘治十七年二月辛丑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奏狭西苑监多缺城堡官无寓所卒无营聚马亦露牧原野遂至耗损今相度各监苑地势其长乐广宁等十四营旧无城堡宜创筑开城黑水十八营城堡湮废宜增修仍各于其内置厩以養马连屋以聚卒建衙以寓官兵部覆奏

上从之即令一清及时提督整理务期完固

脩省

○弘治元年四月壬戌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言

天寿山雷电风雹各

陵楼殿厨亭并各监厅屋瓦兽角击碎甚多臣等以为灾不于他所而于

祖宗陵寝之地不于他时而于

茂陵工完之初伏望

陛下延访名德讲求治理诘致灾之由究弭灾之道仍敕两京文武群臣同加脩省

上曰天示灾异朕当循省脩德文武群臣亦当奉法脩职使政平人和冤抑得伸用回天意毋或怠玩自罹宪典有口委任

○弘治三年十二月辛亥以彗星见敕谕文武群臣曰朕嗣承

祖宗大统三年于兹虽夙夜孜孜勉图化理而绩效未著心恒歉然兹者上天垂戒彗星见于天津朕甚忧之循省咎徵莫测所自岂朕德凉薄行事乖违天特示异以警之欵抑亦政多缺失军民困苦朕与尔文武群臣交脩之道未至而惠泽不下敷欵惟事关朕躬者朕已斋沐告天省已脩德期消变异而尔等食朕之禄实同休戚不可不痛加警省今各宜脩举职业毋或因循懈惰慎持节操毋或背公徇私凡军民利病时政得失可以兴革张弛者尔文武大臣并科道官仍条奏来闻务在切实可行于国有益庶几上下协尽交脩之道而人心欣慰天意可回矣其勉之慎之

○乙卯腊节以脩省免宴

○壬戌六部等衙门尚书等官王恕等以星变奉诏言经筵讲学乞不问寒暑各寺观斋醮西天厂诵经供应费财害民元宵灯火筵宴及保圣等夫人岁祀乞各裁减停止畜養狮子等兽饲以生羊有伤仁心甚为无益续进番僧刊印番经既费民财又伤礼教乞放遣停止增设松潘巡抚大臣京通仓监守内臣添差催儱匱匹部属织造内臣俱为民病乞取回京南海子等处脩造工役光禄寺岁用柴炭采办乞暂停止各处地方灾伤外卫京操军士上班违限者乞宥其罪南北风土异宜逃亡军士该清角口羊原卫者乞互易编发顺天等府寄養马岁二万匹乞减其半仍量收马价以纾民困京营骑操马乞照旧例岁止给草料两月夏四月止给料一半畿内皇庄并公侯等庄田乞每亩止令纳细粮五升或粗粮一斗各处仓库耗粮亏欠乞量免追陪守支三年以上者石追一升二年以下者石追升半法司问刑乞令止依律例不许妄加参语罗织人罪所司缉访妖言强盗人命重情多有冤抑乞令法司各与辦理不许拘于成案畏祸不辩枷号罪人或致死亡乞暂宥之止间应得罪名盐法壅塞口人不至乞为<足 镜-金>通镇守等官头目数多乞照例查革光禄寺军厨千名锦衣卫近选看宝幼丁五十名俱乞革退着役

上曰经筵讲学朕当自勉供应品物今已裁减元宵灯火筵宴即今罢之保圣夫人等祭祀太常寺查议来奏狮子等兽止餚生肉不用活羊看守人役减半番僧除原存留外余查数闻奏各处添设内官及织造官员俱不动军厨并尚宝监幼丁问刑参语亦仍旧军厨月粮各减二年其余如议行之

○弘治四年正月癸未以脩省免赐上元节宴

○辛卯以脩省免庆成宴赐分献陪祀及该宴官胙

○弘治六年八月乙亥礼部尚书倪岳等言日者雷电交作雨雹骤至大如弹丸小如栗枣平地壅积人皆惊骇如此灾异不于他所而于京畿之内不于他时而于秋成之际春秋书大雨雹传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书大言为灾也况今年自春及秋亢旱为灾蝗虫大作而河南山东并直隶大名等府俱各霪雨过时河流溃溢田禾渰没人

民不免流移实在臣等不职所致然窃念

上天仁爱所以儆告于

皇上者亦未必无意伏望仰答天心益加寅畏深求致灾之由如恤民矣而或征求之未息<宐见>刑矣而或枉抑之未伸节财矣而或侈费之未除任贤矣而或幸门之未杜

圣学勤矣而或未免于作辍言路辟矣而或未尽于听纳或谗邪肆行或群小冗进凡此有违乎天意无一不可以致灾仍敕两京文武群臣协力祗承痛加脩省庶天意可回和气相应

上曰卿等言是弭灾之道朕当自行文武群臣各宜痛加脩省勉图职务用回天意毋视常怠玩

○弘治六年十二月庚辰

上以灾异叠见命礼部谕各处镇巡军民有司等官痛加脩省惩戒贪暴赈恤困穷防御贼寇抚安军民以弭灾变

○弘治十四年七月甲寅江西南城县夜空中有火开而复合流光下坠长十丈余隐隐有声毁军民庐舍三千二百余间仓库穀三万九千二百余石男妇死者三十三人守臣以闻

上曰江西火灾异常其令镇巡等官痛加脩省用心赈恤勿视常怠玩

○弘治十四年八月戊申时直隶池州宁国安庆太口口府大水蛟起渰死人畜漂流房屋冲没田亩巡抚等官以闻且引咎自责礼部覆议谓畿辅之地灾变若此非独抚按等官之责抑臣等实有罪焉乞通敕群臣痛加修省兴利革旣以纾民困尤望

陛下益尽敬天之实以弭灾变

上曰畿辅重地灾变非常朕心祇惧尔两京文武群臣其同加修省勉尽职业以回天意勿忽

○弘治十七年五月戊申先是吏部奉诏陈革弊事宜内请戒饬两京各衙门并在外抚按三司等衙门官员令痛加脩省以消灾变有旨令再查议停当以闻吏部覆奏谓祖宗以来凡遇灾异屡行戒饬之典伏乞循而行之

上曰在京及在外官员已尝有旨戒饬矣尔等职总百僚有不职者具实奏闻毋徒事虚文

节财用

○弘治二年七月癸酉工部尚书贾俊等因灾异言八事 各王府郡王及郡县主等建造府第例俱给价今宗室日蕃将有不胜其给者况各府自有禄米庄田请此后房价视原数止给其半一各王府第舍仪仗非甚敝坏者请令自行修葺不许轻奏劳费财力一内府各监局近来派办物料较之常数有加至五六倍者请敕所司撙节减省一近来营造颇多此后在京内外衙门凡仓库城池桥梁道路损坏有必不得已者请量加修

葺其墙垣廨舍当脩筑者各衙门自行区画一本部旧设尹儿榜杨村南北掘河五厂岁办芦苇供用属武功卫委官管理近来奸弊滋多请止令本部管闸主事代领一天下军卫岁造军器请令巡按分巡分守官检括果有贮积多余处所自弘治三年为始停免二年其支过物料贮库俗后来成造之用一各监局军民匠多通同识字人等作弊妄开见役者作逃数往往行勾扰害请此后犯者均治以罪一灾伤处所其住坐及轮班匠失班者自弘治二年七月为始请容令自首住坐者送原衙门收充轮班者免其罚役

上从其议仍令移文内外衙门务为樽节财费减省工役以苏民困

○弘治三年六月己亥礼部覆奏户科给事中郑宗仁等所陈节供应一事谓四时节令宴赏及斋醮等费日增于前宜从节省命尚膳监光禄寺供应止照弘治元年例行以后增加者悉从减省

○弘治五年二月庚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文言顷者司礼监传出帖子令甘肃二处守臣如所降图式织彩妆绒毼曳撒数百事窃惟古之哲王有惜百金之费者今织造材物非一方所能办集而募工创肆所费不赀矧陕西岁歉民病星变地震之异往往有之正省身脩行之日可更以华靡为事乎夫朝廷之事必由有司而达于天下今帖子出于内监则工部之设似为无用宜暂停所织以其价银振业饥民或第织十数事则一方之民可以少安工部覆奏谓文言可从命减所织之半

○弘治六年十月丙寅命免造明年上元灯火工部奏各处灾伤故也

○弘治十五年九月戊子光禄具内外官员人等每日酒饭及西华门等处所畜鸟兽料食数目以闻

上即其~~距 镜-金~~逐节御批其上凡一百二十余事有仍旧者有减半者有停止者有减十之三四者有事完停止者有事完仍旧者西华门鹰犬不堪者纵放之御马监山猴食减半乾明门虎去之杂鸽等食减三之一山羊及绵羯羊减半送外羊房杂兔尽放之南海子中猫之不堪者亦纵放之西安门大鸽送杂鸽房食亦减三之一其仍旧存養者食亦量减之

○十月癸卯工部奏近太监李兴请办元宵灯火物料有旨令减半造用民已受赐但今

上天示戒如尽赐停免亦修省之一端也从之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工部奏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隶多灾伤两广云贵四川福建以军兴供亿且各处造作频繁民不堪命乞将今年修理器皿明年成造烟火等物料暂且停免候年丰仍旧派办

上曰各处灾伤重大人民艰窘派办修理器皿烟火等料物俱暂停免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寅户部议覆吏部尚书马文升所奏恤民困事谓光禄寺厨料近年会派数多今后乞减十分之二其功用库黄白蜡茶叶之类亦请减免

上曰岁荒民贫朕实痛心各衙门支用物料务从节约不许滥派妄费

谨贡献

○弘治元年八月戊戌巡抚甘肃都御史罗明言甘肃镇守分守内外官近因有传奉不次之擢竟尚贡献各遣人于所属边卫派取方物名以采办其实扣除军士月粮马价或巧取番人犬马珍奇等物以充又起膳乳等房金派厨役造办酥油口物及起运之时沿途骚扰不可胜言

皇上嗣登大宝已有停免之诏柰何守臣不体

圣心仍蹈旧辙兼年例进贡未蒙停免乞一切罢之以苏边困

上曰甘肃边地艰难进贡事俱遵诏例停免礼部移文使知之

○弘治二年四月辛丑初湖广无岁进鱼鲊例成化七年镇守太监始进之二千五百斤后增至二万一百二十二斤用船至十一二艘至是礼部以巡抚等恤灾之奏请止令有司减数进献

上命镇守内官造办如成化七年之数船止用二艘科扰需索为害者罪之

却珍异

○弘治元年七月戊子巡按云南监察御史何悌言

陛下即位以来节冗费去珍玩又诏天下毋得违例贡献今镇守太监王举欲贡金厢宝石帽顶不宜受之以玷新政

上曰进贡事举已禁止何得妄为礼部即谕止之仍通行各镇守官毋得违犯

○十月庚戌代王以海青来献内阁大学士刘吉等以为不当受

上深纳之与王书曰朕以凉德嗣承大统深惟

祖宗创业之难夙夜忧勤惟恐弗堪负荷所赖亲王宗室勉竭忠荩匡辅不逮庶少缺失兹者叔祖遣人以海青来献固出盛意但海青为物不过以供田猎之用朕万几之暇惟留心经史讲求政治盘游田猎何敢经意况前诏书已有止贡之例叔祖何不察而有此举乎诗不云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礼记云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今特归还所献海青专书以报或有忠言谠论时政裨益是所望也惟叔祖亮之

○弘治五年九月壬申虎刺撒国回回怕鲁湾等从海道至京贡玻璃玛瑙等方物上却之命给口粮脚力遣还

○弘治十七年正月甲申南京吏科给事中陈伯献奏近闻福建寻访鵠鵠竹鸡白画眉紫山鹕等禽鸟今四方灾异叠见水旱相仍乃求此珍异之物恐非盛德事乞停止以苏民困

上曰此等禽鸟未尝行文往取给事中既有此奏其即停止之

恤刑

○弘治四年二月己巳敕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朕惟刑以辅治用之贵得其平刑平则善有所劝恶有所惩而人心服天道和不平则不足以劝善惩恶而人心不服天道乖违灾变之来诚有不能免焉曩因天道示异曾敕天下诸司审录重囚发遣过情可矜

疑及准辩者奚翅数十百人虽曰勿拘成案原问官亦不坐罪此特广仁爱之意欲全民命尔其间实有讯鞫不真失入于罪者然亦有无可矜疑而强为出脱者要之皆非大中至正之道兹当万物发生之时朕体

天地好生之德以为刑者民命所系与其<六十见>之于终孰若谨之于始故特戒敕尔等各加敬慎仍行南京三法司及天下问刑衙门今后问刑之际务必存心以仁恕持法以公平察辞辨色详审其情罪所当重者重之以惩恶毋务姑息而不顾纵恶长奸之非罪所当轻者轻之以宥过毋事苛刻而致有抑郁称冤之叹其或证验无凭情隐难明者尤当加意推究毋或传致于一时而冀不坐罪于他日如此庶不背古圣人钦恤之训而于朕刑期无刑之治亦有裨益焉尔等其钦承之毋忽故谕

○弘治五年七月壬午刑部尚书彭韶等以鸿胪寺少卿李燧请删定问刑条例议曰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情无穷故有情轻罪重亦有情重罪轻往往取自

上裁斟酌损益著为事例盖此例行于在京法司者多而行于在外者少故在外问刑多至轻重失宜宜选属官汇萃前后奏准事例分类编集会官裁定成编通行内外与大明律兼用庶事例有定情罪无遗从之

○弘治七年三月丁酉礼科都给事中吕献等言每岁初夏例纵释系囚笞杖轻犯多从宥免徒流以下减等发落重囚情可矜疑者具奏定夺正所以长民命而寿国脉也但此例独行两京而未及天下乞敕三法司议拟南北直隶则巡按官督同诸郡邑官各布政司则镇巡官会同三司官各准两京例每于四月审囚庶狴狱有称平之讼桎梏无横死之冤户科给事中王纶亦以为言谓近年在外官多有贪酷不仁图小利而故勘平民逞私忿而非法凌虐有因考讯而死者则搜求细事诿曰因公因久禁而死者则虚补文移号为有病乞敕法司申明条例情可矜疑者即为平反不拘成案仍行天下问刑官不许仍蹈前非如有致死者虽曰因公亦必原其情之轻重脱或有病亦必究其事之大小如或任情故违即以其罪罪之

上命法司议处闻奏法司议谓旧例在外罪囚五年一差官审录今欲不拘此例每年四月以后各处抚按等官会审八月以里类奏其有酷刑官请降调边远法外刑人至死者除名为民

上曰酷刑官员其令巡抚等官严加访察依法问拟奏来处治不许轻纵会审差官仍照旧例行

○弘治九年八月己亥管理遵化铁冶工部主事王铉奏炒铁囚犯皆罪不至死而经递官夫人等多方凌虐逼取财物卒至丧生请严加禁止其贫乏无依者多毙于冻馁请月给口粮三斗工部覆奏

上曰囚犯罪不至死而防夫人等乃以求索故毙之甚非朝廷好生之意其依拟行之

○弘治十三年二月庚寅三法司奉诏看详历年问刑条例定经久可行者条具奏

请

上以狱事至重下诸司大臣同议之议上二百七十九条请通行天下永为常法

上从之内禁滥报边功私骑官马黄船贩鬻私货漕船附带势要货物及镇守等官头目非奏带者不得报功皇城守卫官旗故纵直军十名以上降级六条命再议以闻众复奏谓此六条禁例乃累朝所定且

皇上即位之初尝申明者今不可轻变以挠成法从之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午兵科给事中潘铎奏故事每岁会审录重囚率以一日竣事然人命至重今该审之囚众多如拘以一日则不得从容详审衔冤地下者能保其必无乎昔我

太宗文皇帝因刑部等衙门大辟囚三百余人复实请决乃召府部及六科谕之曰三百余人未必皆得其情若有不实则死者衔冤尔等更审之一日不尽则二日二日虽十日何害此我

祖宗好生之仁万世所当遵也乞令今后会审不必拘以一日务在从容研审使无冤枉法司覆奏从之

正法

○弘治元年闰正月丁卯初太监梁芳等以献珍玩得宠一时后宫器用以珍宝相尚京师上下亦然物价腾踊一珠至数十金市者皆乘以取富于是指挥使张纪指挥佥事任义千户冯宇沈达百户杨春所镇抚徐昌袁凯与贾人冯谦王通李祥王智夏线儿等日求采供献至是言官劾奏下狱

上曰纪等交结内侍进献珍玩盗支内府财物数多虽遇赦难依常例纪义宇达俱发辽东铁岭卫春等六人发口外开平卫俱永远充军昌凯革职调永宁卫

○九月癸亥民有吕景山等四人坐窃盗拒捕杀人罪死以遇赦下法司议都御史马文升等奏诏书强盗不宥所以戒凶强而律窃盗拒捕杀人与强盗等情犯颇重而幸遇沾恩释之则失于太轻诛之则似乎太重请宥其死而遣之戍边

上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律所以惩奸诏书所以赦过景山等窃盗罪虽可原而拒捕杀人实出于故与过不同不当以诏例免其依律诛之

○十一月己巳时有盗入贡夷人马者捕获

上命依榜例外决户部尚书李敏言盗马之人律止徒罪决夷人已去无所示信乞令所司械系群盗湏之岁月待夷人再来杀之未晚若三岁之后夷人不至则亦姑依律治之庶信可全而刑不滥

上曰朝廷法令布于象魏所以示大信于天下盗夷马者寘之极刑已有成宪今群盗故犯处死何疑乃欲计夷人在否而变更其法于信安在敏为大臣不知大体巧言諫阻法当究治姑宥之

○乙亥南京刑部郎中邹儒为广西洛容驿丞儒以骑马误入旧内西右门为守

备官所奏刑部问拟赎徒还职得旨降边远叙用吏部拟降云南姚州知州

上曰

太祖旧内之门邹儒骑马擅入本当重治姑从轻降边远叙用例该授以杂职尔等何为輒拟知州显有市恩要誉之意其具实回奏吏部以旧例降杂职者御批有杂职字邹儒因无杂职字故拟知州具奏分析得旨尔等职掌铨选边远叙用者即系杂职何为不审及令陈状又不输服本当逮问姑宥之堂上官仍各罚俸一月文选司官各二月吏部乃拟降儒驿丞从之

○弘治二年九月辛酉户部奏今岁各皇亲公侯驸马伯等庄田乞照附近民田被灾分数为收租之数不许过取厉民

上曰皇亲及公侯等官岁有常禄岂可复与百姓争利奏中所拟悉准施行如有过取者必论以法

○弘治三年闰九月己丑内阁大学士刘吉等奏南京刑部问拟铜铳者

圣意以为发落似轻臣等再三口论又检大明律盗军器条内开若盗应禁军器者与私有罪同及私藏应禁军器条内开凡民间私有火筒火炮之类应禁军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今石荣盗铜铳刑部依常人盗仓库钱粮问拟绞罪做工五年满日着役已是加重李景春李景和赵鉴乃知情接买之人刑部依弃毁军器律论又称比附律条可见不是正律亦为加重臣等以为此等囚人情犯深重宜再加重以戒将来以此拟将石荣四人枷号两月满日押发广西烟瘴地面永远充军荷蒙俞允事已施行臣等又思去岁南京盗库之人与此不同彼系偷盗内府财物律该处斩况又有偷盗十数次者及放火烧毁官库以致城内远近人心惊疑情犯尤重所以择其甚者处决人心皆服仰惟

皇上圣德<六十见>仁凡事遵守

祖宗法度而行今此数人律不该死法司拟断明白臣等止可斟酌加重示戒岂敢故违

祖宗之制不体

皇上爱民钦恤之仁輒便重拟处决若杀之不当致伤天地之和感召水旱兵戈之灾咎将何逭其石荣等发落止依前拟为是奏上从之

○弘治六年十一月庚申荆庶人见瀟之杀都昌王见潭也内使宋贵实预谋已而避之法司拟贵为从不加功应赎杖徒送司礼监发遣后以弓箭玉山事再犯不应依律勿论奏上有旨令覆问法司仍从前拟且谓贵罪犯深重事出非常非有司所敢擅议

上以宋贵导助见瀟戕害同气岂可谓从不加功前已失刑再犯他罪亦不可例以勿论特命斩之而诘法司以失刑于是刑部大理寺皆上章待罪命而各罚其属官俸一月

○弘治七年二月辛酉巡按河南监察御史徐昇奏山陕人孙腾霄等三十人三五

为群道遇丐者以衣食诱之为佣随其所至令守舍给炊爨腾霄等游行市门视有富巨家輒持货与之贸易论直高卑则以言激其怒相毆骂随号咷而去夜则杀丐者昇至其门群哭之扬言欲讼于官其人惧出财物以求角口羊乃复昇去焚之名曰贩苦恼子前后杀数十人乞重其罪都察院覆奏

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为货殖奸巧横出所杀者至数十人罪难轻贷其为首者凌迟处死为从者斩并枭首示众仍榜示天下知之

○弘治九年二月丙寅宁府钟陵王覲锥有罪革岁禄三之一先是新建民凌胜自宫以入王府王令至淮安买妾李氏至王独嬖之宫中呼为李妃妃陈氏遂失宠有妾李氏者生子三岁淮安李氏妒之譖于王杖之百拳其两手而绝其饮食令诸宫守之其子饿死于别室李氏悲啼则又杖之百夜欲自尽守者恐罪及己乃群聚而逃又有南昌卫军余谢祖为王行货于外买一舞女为妾因纳之王女病复还之祖祖妻不能容则又纳于王亦在守者之列事觉镇巡等官具实以闻

上以王滥收妾媵致令嫉妒不和丑声外彰又饿死幼男有失父道本当重治姑从轻革禄米三之一仍赐敕切责之祖杖一百并家属发边卫充军八十发原籍当差宫人逃者给亲完聚

○三月庚子锦衣卫都指挥佥事陈云先以马纪事违例受词下狱法司覆奏云在卫时有民人刘福张铎相毆福自杀幼女以害铎又逼其母自尽既而恐铎称冤因属云捕之铎自刎不殊乃擒其姊夫赵达诬以为盜禁锢于狱云罪应赎杖还职

上以云骫法受囑久禁平人难居近侍发原卫带俸差操

○闰三月乙丑浙江杭州前卫指挥佥事王楷督捕盜贼收有罪者数人为爪牙道遇三人同舟贩薪诬以为盜掠几死遂执往他民家诈取银数十两角口羊官名盜赃时又克其三之一未几贩薪者死巡按监察御史冯<王已>奏之楷恐重得罪乃赂吏人窜贩薪者名姓盜籍中因诬奏<王已>求赎事下后巡按御史吴瀚讯验狱上坐楷监守自盗例应口外为民并劾指挥使成杰知情不举按察使阎仲宇失于觉察

上以楷贪酷害民逼死无辜情犯深重命追葬理银给死者之家并妻子发边卫永远充军仲宇与杰姑免究

○四月丁亥妖僧张金峰不知何许人初游方至陕西朝邑县以药饵符水惑众县官逐之乃往终南山聚徒数十人自称释迦佛出世其徒行安行兴等各有名号裂布帛为旗祭以婴孩刻日为二十四诸天大会诱男妇烧香啖以狂药令自起拜舞欲归则咒虎当路不能去有雷柏川者不肯饮药乘夜逃归亦不敢首官等行道负薪炭者多被逼胁不从则见杀或支角口羊之悬于树前后被杀者凡若干人民居被毁者凡若干家守臣调兵捕之金峰与行兴等拒捕死守臣以闻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狱罪应凌迟处死

上命再审无冤即依律处决以柏川知情不首并家属械发口外充军守臣捕贼有功赐敕劳之

革奸弊

○弘治九年九月丁未兵部奏京城九门守视军士每门原设二百余户指挥千百户领之后添设守门内官数多军士多被私役存者不过羸弱五六十人各铺栎声不闻器械亦各敝坏不可陈列且城河之水来自西湖常湧盈满亦可助险比因滨湖之家引水灌田以致浅涸乞令本部及工部各差官一员通查九门器械守卫修废补缺仍委本部点城官一一点阅若军士失伍数多守门官俱逮问其指挥少军三十名千户以上者调外卫差操仍乞定守门内官员数不得增设军伴除正数外有私役罢斥之并禁西湖滨河人家不得引水灌溉违者治罪

上曰京城门禁事体甚重但承平既久积弊多端因循玩愒不可不及时整备守门内官每门不得过四员余悉如所拟而行

○弘治十七年二月庚申监察御史王士昭奏京城设铺甲火夫以防火盗比年以来为势豪所役财匮于供应力疲于奔走乞下所司痛革其弊兵部覆奏

上曰京城火甲实多负累艰苦敢有仍前借倩私役需索科扰者法司具实以闻

○闰四月庚辰司礼监太监陈<宐见>传旨近来内外衙门弊政多端军民受害以致上干和气深切朕怀紧要革弊事宜各衙门便查议明白开具以闻

○弘治十八年二月甲子先是有旨差科道官查御马监军旗勇士之诡冒者太监甯瑾奏止之

上为改命司礼监太监一员同瑾等查处给事中张弘至以为言兵部以执奏请如初旨

上曰查理禁兵诚为重事尔等既有此奏可仍差堂上官一员同原差科道官从实清查具奏处置

禁请托

○弘治元年二月丙辰太监覃昌传旨谕在京诸司朝廷政事

祖宗俱有成宪今后府部等衙门务湧遵守毋得互相嘱托有亏公道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若容隐不奏者事发俱治以重罪

恤远人

○弘治元年八月己未迤北伯颜猛可王遣使臣知院桶哈等来朝贡方物赐宴并狐裘金织衣彩段及回伯颜猛可王彩段等物正使桶哈既被赐其副使满脱干未得大通事杨铭为之乞恩

上复命以狐裘金织衣各一事与之

○弘治二年五月甲戌锦衣卫夷匠阮清等其先安南人永乐中以能制火铳短枪神箭及刻丝袞龙袍服收充军匠月给米一石后以例减五斗至是清等自是夷人无家不赡诏仍与一石

○弘治三年四月癸卯礼部覆议琉球国中山王尚真所奏一谓本国来贡人员近止许二十五人赴京物多人少恐致疏失宜更增五人以顺其情一谓本国贡船抵岸所在有司止给口粮百五十名其余多未得给亦宜增给二十名议上从之

○弘治五年九月癸酉朝鲜国陪臣韩堰以来贡病卒于馆

上愍其远来客死命有司给棺致祭仍传送其丧以归

○弘治七年九月壬子朝鲜国海南夷十一人以捕鱼为飓风漂其舟至福建漳州府时无译者莫知其所自来福建守臣送至京大通事译审乃得其实

上命给之衣食候其国进贡陪臣还日归之

○弘治八年二月甲戌广西上思州头目黄政賚弘治七年冬至节表笺过期始至且不由本布政司类进礼部请治其罪

上曰思州去京师道里甚远进表笺过期兼不由布政司类进不为无罪但念其远人其特宥之

○弘治十六年十月辛丑先是琉球国王遣使人吴诗等乘舟之满刺加国遇风舟覆诗等一百五十二人漂至海南登岸为逻卒所获广东守臣以闻

上命送诗等于福建守臣处给粮飬候本国进贡使臣去日归之

驭夷狄

○弘治元年六月丁酉兵科给事中夏祚等以北虏将入贡上<距 镜-金>言今逆虏外称纳贡而内蓄奸谋恐译字通事官并虏中走回人等贪其贿赂以中国事情告之为害非浅乞敕兵部榜谕从之兵部尚书余子俊复奏以为虏使来京中间未必无人恐彼窥知所奏全文以为待之欠厚而伤其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师军民不许欺侮且听其公平贸易为便已得旨祚等遂劾子俊柔懦不振故违前旨偏执自用

上曰虏情叵测固宜防范而开市贸易亦是旧例但毋令私交漏泄事情而已即行禁约所司其知之

○弘治四年七月壬寅甘肃镇守等官奏罕东等卫头目刺麻朵儿只等劫西番咂阿族部落掠其头畜以归事下兵部覆奏谓罕东劫掠西番越我边境不知畏忌渐不可长请敕镇巡等官遣人往谕罕东等从违利害并以此意遍告西番诸族自今更不得构怨启衅

上曰罕东劫掠西番越我边境不可不为之制其如议行之

○弘治六年四月乙亥土鲁番速坛阿黑麻率兵夜袭哈密城哈密死者百余人窜降者各半安顺王狭巴及其都督阿木郎据大土刺以守大土刺华言大土台也围之三日不能得阿木郎遣调乜克瓦刺二部兵为援皆败土鲁番遂杀阿木郎竟执狭巴以去令其酋长牙兰据哈密移书甘肃守臣谓本国既献哈密城池阿木郎复潜导野乜克力人马至其国中抄掠朝廷所赐衣币亦被克减故为此报复之举狭巴亦遣人奏其事是时土鲁番贡使撒刺巴失等二十七人还未出境写亦满速儿等三十九人尚在京师于

是甘肃镇巡等官奏言阿木郎之祸因其自取但阿黑麻往年擅自兴师攻破哈密朝廷曲加恩赉正宜感恩效顺纵阿木郎有过当姑念哈密恢复未久止可具奏请治其罪乃敢擅攻城池所移番文僭称伪号言涉不逊乞命将选兵剿除酋长牙兰等直抵土鲁番擒斩阿黑麻取狭巴回卫若欲姑事包容则请降敕遣使赉谕阿黑麻令送回狭巴当宥其罪事下兵部集廷臣议谓哈密乃

太宗创建为中国藩屏狭

皇上所锡封有兴灭继绝之义今既被劫去不宜置之不问守臣所画二策前策乃讨罪之举请姑俟徐图后策为柔远之方时势所宜谕而不从加兵未晚今土鲁番贡使在京师速为发遣与还未出境者令甘肃守臣就彼拘留仍请敕本番贡使择三二人赉示阿黑麻谕以祸福俟其回报上请仍移文守臣各操练所部军马以备缓急及谕赤斤罕东等卫头目使互相应援若哈密夷众挈家来奔即送苦峪令都督奄克李刺管束量给粮种耕种以俟克复毋再散布肃州坐耗边储重贻后患其贡使写亦满速儿等见在京者亦令通事谕以拘留之意奏入

上曰阿黑麻包藏祸心已非一日朝廷念哈密乃

祖宗所立欲继其绝曲为<六十见>贷今阿黑麻屡恶不悛悖逆天道妄自尊大奸情尽露本当兴师剿除尔群臣既如此处置悉准所议写敕切责并敕甘肃镇巡等官严督沿边城堡将士用心堤备然边方事重兵难遥度尔等仍会举文武大臣二人领敕亲临其地会同镇巡等官酌量事势讲求安内制外方略来上以为经久之计赐阿黑麻敕曰比得甘肃镇巡等官具奏知哈密都督阿木郎两次引领野也克力人马枪尔部下牛羊等畜又克落尔赏赐以致尔亲领部落将哈密城池占据杀死阿木郎掳去狭巴以报彼引虏劫掠之讎阿木郎固有罪矣然彼小人愚蠢无知尔乃大家世族识道理晓逆顺岂可为此当念阿木郎为朝廷官职受命守城将其作恶情由遣人具奏或赴憩甘肃守臣俾为转达朝廷必有大法度治之追还所掠头畜慰安既死亡魂尔乃擅兴动众公肆杀戮将献还城池仍复占据同宗骨肉自行系累如此所为信义安在奏至廷议文武群臣莫不扼腕忿怒咸谓

祖宗待迤西番夷恩德如天百年以来未有一族一人敢行悖逆今土鲁番父子一次虏哈密王母一次杀罕慎朝廷以不治治之曲为含容尚不知悔今又杀阿木郎掳狭巴屡恶不悛罪在不赦逆天悖理非人所为若不兴兵问罪何以压服天下番夷合辞请发大兵出关征剿并起集尔仇家敌国直抵巢穴明正尔罪然后牢闭关门显绝贡路使诸番再不得朝廷赏赐通中国货财西番一带必皆归怨于尔无地容身朝廷念尔土鲁番自祖父以来时来朝贡已非一世尔今虽有占城杀人之罪而前亦有归城还印之功不忍轻绝特降敕谕使尔知之我国家富有四海哈密之在中国有之不加益无之不加损但念我

祖宗受

天明命为万邦华夷主永乐初年立哈密之祖脱脱为忠顺王八九十年传位数世一旦乃为尔所害略不动心岂上天立君之意哉且朝廷之待哈密亦如待土鲁番土鲁番设若不幸亦如哈密为人所灭绝朝廷亦坐视而不顾乎尔宜知此意敕书到日即释放狭巴送还哈密旧城俾其照旧管理朕不念旧恶听尔遣使通贡如故呜呼天道昭然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尔其改过自新毋自作孽保尔先人之业为尔子孙之计其尚思之毋贻后悔故谕

○弘治七年八月甲申大通事锦衣卫带俸指挥金事王英奏速坛阿黑麻复劫夺哈密城池臣闻罕东左卫居哈密之南野也乞里居哈密之东北皆其唇齿之地皆与阿黑麻有讎是其四邻亲信皆有离心今宜降敕旌劳罕东赤斤蒙古使之尽心图报毋为阿黑麻所诱密约合攻以除土鲁番之患是以夷攻夷也又迤西各国进贡皆藉互市图利今各国使臣在边但下令不许进贡则各国沮其得利之路必与阿黑麻为讎不能久占哈密矣章下兵部覆奏谓以夷攻夷虽驭戎一计但夷性不常或借幸而成功彼必恃功邀索何以应之为国远谋当捐近效宜但如前会议侍郎张海所处事宜敕谕甘州守臣整兵操练仍传谕罕东赤斤诸番皆養威蓄锐以俟调遣不可轻率贻侮庶得安攘之道

上曰中国驭戎当存大体其如兵部议行之

○弘治十七年正月庚寅巡抚贵州都御史刘洪奏所属上苗族类渐蕃混处无别乞以百家姓编为字号赐之汉姓兵部覆请

上曰华夏自有定分可随其土俗称呼定与姓氏不必用百家姓

大明孝宗敬皇帝宝训卷之三